

濒死经历

[美] 玛丽萨·圣·克莱尔 著 MARISA ST CLAIR
凌红 韩洪波 译

● 西方神秘文化丛书

珠海出版社

● 西方神秘文化丛书

濒死经历

玛丽萨·圣·克莱尔 著
凌 红 韩洪波 译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可怕的巨大冒险.....	1
第一章 天堂史话	10
第二章 初入仙林	34
第三章 活生生的鬼魂	64
第四章 初现光明	99
第五章 劫后复生	127
第六章 地狱神游	154
第七章 明 证	184
第八章 濒死经历研究	218
第九章 最后的敌人	236

引言

可怕的巨大冒险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书中调侃地称死亡为“尚未被发现的国度……去那儿的旅行者均一去不返”。死亡一直是一块神秘的领地，除了虔诚的信仰，无可挽回；死亡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领域，是我们的一切恐惧之源头。

只要一想到死，就会引起最令人恐惧的话题，它撩人心魄，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永远不会有答案。死亡就是一切都结束了吗？你就永远消失了吗？是彻底湮没，还是一场梦，亦或是一场永无终结的噩梦？我们每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有没有灵魂？一旦肉体消失，灵魂必须进入那未知、赤裸、恐惧和孤独的境界。那么死后的生活究竟如何呢？我们会被虎视眈眈地时刻准备吞噬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备受折磨的恶魔抓住吗？还是会有天使来迎接我们，引领我们进入永恒的快乐王国？

自从人类生存以来，就没有找到过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神秘主义、宗教或神话会给我们提供些许的暗示和线索。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上千人经历过死亡后，又活了过来，

他们告诉了我们死亡的情形。濒死经历现象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因为先进的复生技术使更多的人得以起死回生。逐渐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勇敢的医生发现：尽管涉及的个体的社会地位、种族、年龄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他们的濒死经历却惊人的一致。显然，濒死经历不仅对于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有着重要意义，对科学研究，对所有活着的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濒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通常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生动而意义深远的一次经历，但必须记住，只有那些临幊上证明已经死亡的人才会有这种经历。他们的大脑已经没有一点活动的痕迹，但他们仍然能够以比常人更为敏锐的听觉、视觉和嗅觉来感知。但他们是如何感知的呢？那些大脑已经死亡的人又是如何体验这些的呢？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怎么能来到另一个房间或大楼，观察那里的情形，后来又极其精确详尽地报告听到的别人的谈话呢？

许多处于不同情形之下的人都体验过濒死经历，如那些身患癌症、爱滋病或心脏病，正日渐走向死亡的病人，那些遭遇突发事故的健康人等等。很多人都声称有过濒死经历，而他们信仰不同，或根本没有信仰，有些甚至本是顽固的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他们原先声称绝不相信有死后之说，反对有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灵魂之说。甚至有些是孩童，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濒死经历。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和雷蒙德·穆迪等先驱医生对濒死经历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以来，濒死经历开始广受媒体关注，许多电视节目和报刊杂志都在关注这一课题。为了出名露脸，很多人都会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从

前他们怕人取笑，现在他们不再担心人们会说他们是疯子；与人分享这种经历时，也不会感到孤独。

随着医务人员开始摆脱受职业界嘲笑的阴影，开始与向他们报告濒死经历的病人分享其故事时，似乎这已经不再是鲜见的经历了。虽然没有人精确地知道多少人有过濒死经历，但要说有记录的病例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却绝对不为过。

显然，对濒死经历的研究绝对重要，对于如今物欲横流，正蹒跚地迈向新千年的社会而言，更是如此。人们惧怕未来，又蔑视过去。但濒死经历并不是 20 世纪末所特有的，也不是孤立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坚持不懈地探求，寻找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濒死经历？

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濒死经历。虽然报告的濒死经历案例很多，仔细地分析还是可以将这些经历分成几个明显的阶段（当然其中有许多变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所有的阶段，或经历相同的顺序，但一般而言，濒死经历有以下几个明显的阶段：

- 突然感觉平和宁静，痛苦不复存在。
- 脱离肉体，飘然而去，从全新的视角（通常是从上方）看问题。情感上得到解脱。
- 飘向远方，通常到另一房间或大楼，去观察那里的情形。

- 常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拖进黑暗的隧道，但光明就在前面，感觉越发轻盈，越来越快乐，充满爱意。
- 在隧道出口处碰到某个人，常常是已经死去的亲戚或朋友，但有时也可能是宗教人物或“人形光影”。
- 此人把他带到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内，那里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碰见已故的亲人，甚至上帝。有人还称看到过闪着金光的城市。
- 接着可能是回顾一生，有人说他们的一生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他们会看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了解他们来到地球上的目的。这并不是裁判性质的，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无限的爱意和理解之中。
- 被告知要返回地球，通常是因为时辰未到，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们会请求留下来，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他们发现自己又返回凡胎，活了过来，有了意识。

绝大多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认为他们“活回来”之后，生活得更好了。他们认为确实有灵魂存在，肉体并不太重要，没有死亡之说。一般的人会变得较少追求物质的东西，转而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且有趣的是，有些人变得更加信仰宗教。还有些人甚至能够先知先觉，似乎只要双手合十就能治愈伤痛。

正如 J. M. 巴里的主人翁彼得·潘所说，“死亡是一场可怕的重大冒险。”濒死经历揭示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个人体验，即踏入死亡的门槛。

每天有 1400 万人去世，但又有多少人能说出些关于死亡的理念呢？西方观念倾向于将这些事情认为是病态的，也是过去谈话的禁忌之一，就像性一样（如今已经成为平常的话题），但死亡是最后的禁忌，仍然能让人尴尬无比。在任何社交场合

谈论死亡都是最不适宜的。但 20 年来，这一现象有了微妙的改变，人们已经可以面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我们发现了濒死经历这一话题。

由于医院里频繁地使用复杂的抢救复生技术，那些过去可能无可救药的人得以重返人间。有许多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大脑活动也已经终止数分钟的病人又活了过来。许多从死亡边缘返回的人都有一大堆故事要讲：当那些医生在努力抢救那些显然已经没有生命可言的肢体时，他们自己却进入了冒险乐园。

濒死经历改变了数千人的生活，绝大多数是过得更好了。经历了死亡的人都称他们脱离了贫病交加的肉体，得以自由飞翔，最终到达极乐世界，受到至尊的爱的迎候。乔是一位英国人，他就有过濒死经历，他说：

我相信死后会进天堂，但时候未到，我又被送了回来。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它比你小时候等待圣诞节的来临要令人激动得多，也不是开赛车或做爱所能比拟的。我所进入的是极乐世界。色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就像爱过无数次。我遇到了可能是上帝的人，在他旁边我很满足。但事与愿违，我记得他让我回去时，我哭碎了心。我拼命祈求能够留下来，但突然间，我又返回到肉体凡胎。有好多天，我都打不起精神，因为我又回到了这一沉重、灰暗和枯燥的世界，而我本来可以死去的。人们说死是一件可怕的事，那是在开玩笑，是吧？如果现在就能够选择，任何时候我都会选择死亡。

电影里的死亡

虽然有很多电影表现过超自然这一主题，但很少直接涉及死亡。即使是相当成功的德拉库拉电影，讲的也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的人的故事。

早期的电影中确实有涉及这一主题的，如由戴维·尼万担当主演、爱默里克·普莱斯伯格导演的《生死之间》。故事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尼万扮演的一位皇家空军军官在生死之间徘徊，而与此同时，天堂里正在进行有关其命运的审判（有来自同盟国的数百名代表参加审判，但显然没有轴心国，因为检查员认为这是背叛行为）。而他那位新近在汽车事故中归天的好朋友的诚恳辩护，表明当时尼万仍然活在人间（而且有了女朋友）。多数人认为这位空军军官的体验极为接近濒死经历，而不是一场梦幻。

20世纪40年代的另一部电影喜剧《布利斯精神》，编剧是纽尔·考赫德。莱克斯·哈里森和他的新娘受到他的前妻的幽灵的骚扰，阿卡蒂夫人热心地参与了对此事的调查，阿卡蒂夫人由玛格里特·拉瑟福德扮演。影片结束时，新娘和哈里森自己都加入了死人的行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将把后半生沉浸在孩子气的玩笑中。用现代的标准来说，这些故事可能过于肤浅，且具有双重含义，没有需要考虑的黑暗面或严肃的社会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卡蒂夫人对幽灵的理解揭示出人们对超科学的实际研究。

1989 年的电影《永远》(理查·德雷福斯主演)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飞行员在死后返回人间，干涉他的遗孀的恋爱。他死后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很像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们所描述的。令人心寒的是，电影拍摄结束后数月，扮演迎候他的天使的阿德莱·海普恩便过世了。

但关于死亡这一话题的最为成功的电影恐怕就是 1990 年的《人鬼情未了》一片了。片中帕特里克·萨亚被谋杀，必须学会如何才能在物质世界中被感知，以保护他的女朋友(由黛米·摩尔扮演)，谋杀者对他的女朋友心怀企图。主人公发现很难调节死后的生 活，但他从一个在地铁里游荡的鬼魂那里学会了如何利用意念操纵客观物体。影片中还有一个亮点是他与由哥德伯格扮演的灵媒的相遇，当作为灵媒的她发现自己在与死人打交道时，惊恐万分。

最后，已经死去的萨亚终于杀死了谋杀他的人，谋杀者的鬼魂立刻被魔鬼带走了。而黛米·摩尔在哥德伯格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她死去男友的灵魂，两人亲吻告别，后来他消失在光明之中，一边说着“我会看到你的”。影片有些令人潸然泪下，同时也恰到好处地添入了哥德伯格式喜剧。故事情节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但却让人感到死后的世界还是能给人快慰的。

有一些现代电影中间或涉及濒死经历这一主题，特别是 1991 年的《航班》一片，由朱莉·罗伯茨和凯夫·苏瑟兰扮演两位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故意进行濒死经历方面的科学实验，目的是为了了解另一个世界。他们带着一组人坚持进行这一极为危险的实验，轮流尝试死亡，每次活着回来后，都能讲出些故事。首先，他们报告飞过美丽的乡村，或回到他们长大的地方，但慢慢地他们发现了黑暗面，他们开始因回顾过去而痛苦

不堪。感谢濒死经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试图纠正错误时，他们发现精神和物质世界都进入了噩梦般的境地。

或许如今关于死亡的话题已经渐趋开放，因为有许多电影敢于涉及这一充满争论的主题。但无论如何，死亡仍然是制片商们轻易不敢涉及的雷池，因为对他们而言，票房收入才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人在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日常生活均变化极大，乔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濒死经历，他们的故事被传播，打动了其他人的心。这种经历包含的美丽、宁静和安然与起初看到的灰暗的尸体完全不同，它最终将消除死亡的阴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界成功地做到了无数牧师劳神费心也没有能够做到的事，即证明了人类灵魂的存在。为不惜一切让肉体存活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如今也证明了我们不仅有肉体，还有一些无法触摸到的无影无踪的自我，那就是灵魂，它能够单独地自由飞翔。

研究濒死经历的人与日俱增，目前已经有数千人，包括有健康专家、心理研究人员、牧师以及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也许有人不同意这是一项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项目，但有谁能够否认，还有什么比去了解与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不可避免的经历有关的信息更重要的呢？

本书旨在展示关于濒死经历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许多迄今未发表过的故事，有些故事是从那些不愿讲述的人那儿好不容易得来的，我们承诺不透露其姓名。虽然这些未经核实的情节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佐证，但我们希望它内在的诚恳和奇妙感能够给读者带来信息。

书中还有一些令人激动的证据，它们来自各种渠道，有些令人称奇，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难以解释的例证，您可以自己选择相信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死亡后的真相。

第一章

天堂史话

20世纪后期，濒死经历已经成为最常见的超自然现象，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濒死经历，一些要人，如伊丽莎白·泰勒也承认有过这种经历，丝毫不怕有人讥讽或谴责。

随着研究人员搜集的案例越来越多，濒死经历也似乎变得相对常见，因为急救技术在不断进步。过去只要呼吸和大脑活动停止即意味着死亡又夺走了一条生命，而如今即使是临幊上已经宣布死亡的病人，也可能复生，这些都是现代医学的成就。但如果认为濒死经历只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所独有的，那就错了。数世纪以前，就有假死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由于不够准确，或带有个人解释的色彩而略显含糊。

古希腊的金字塔文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书面记载，暗示着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有了濒死经历，但第一例被认可的案例还是一位叫做厄尔的士兵，他的故事是帕拉图（公元前427到347年）在他的《共和国》一书中所讲述的。厄尔显然已经被敌人杀死，躺在战场的尸堆里。但他的灵

魂与他死去的同胞的灵魂一起来到了另一个国度，接受判决。他周围的人都在选择他们的下一世，然后畅饮忘情河水，抹去关于前世的记忆。但厄尔却接到命令不得饮用河水，他重新获得了意识，不是很快，而是在他的葬礼上。

厄尔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了解到的典型的濒死经历很相似，比如，他脱离了肉体，进入了精神世界，在那儿接受裁决，他被告知应返回，然后就活了过来。但也有些显著的差别，特别是关于再生的部分（与虽然有些现代的濒死经历病例极为相似），那只是思维开阔的希腊人的一种信仰，特别受到神秘学派推崇，如帕拉图。忘情河显然只是希腊神话中的莱斯河的别称，河水将冲洗掉在尘世的一切记忆，为来生做准备。但这些希腊故事是否暗示着整个故事不是帕拉图凭空编造的呢？

因为厄尔的故事与如今所发现的濒死经历如此相像，不太可能是纯粹编造加工的。当然，为了吸引读者和听众，帕拉图很可能加上了些情节，也可能完全是厄尔所讲的故事，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但这种经历本身就隐含着较深的对古希腊文化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今的濒死经历的很多方面都印有深刻的美化过的情感和精神影响。

也许帕拉图只是在讲一个寓意明确的道德故事，鼓励人们活得更好些。虽然人们知道他偏爱象征主义，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他也许只是用了一次真实的濒死经历来作为这一劝诫故事的基础，他没有必要去杜撰。死亡、审判和再投胎是希腊的神秘派所认为的标准再生过程，智者在接受教化前必须经历死亡仪式。而这些仪式或许正是以厄尔等人的实际经历为蓝本的。

赶往天堂

“濒死经历”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约定俗成的，因而有时很难将濒死经历从历史记载中梳理出来。先前“临终幻觉”这一笼统的术语也曾频繁地被用来指代类似的现象。但在许多精神和宗教信仰中都包括有来到另一生存王国的内容，不仅仅是基督教。许多神话中都有上帝，有“令人悚然的地狱”等等。古埃及主宰阴府的奥西里斯每年冬天都进入地府，然后他的配偶伊西斯女神会来找他，在春天时再返回天庭，正好赶上给尼罗河放水。

还有些神话中也讲到那些“死而复生”的神们，包括希腊的俄迪浦斯和他的“另一半”欧律狄刻。这些神话中所含的理念是，神是死者的统治者，而死者均在阴府生活。同样，耶稣必须进入地狱去释放被囚禁的灵魂。在早期的基督教神话中，他还得到过女神的帮助，女神是以玛丽·麦格德琳的身份出现的。

虽然基督教的历史上充满着有过天堂经历的众神和圣人，但很少有故事详细描述我们所谓的濒死经历。惟一能算得上的可能就是圣保罗的经历。《科林斯第二段》第12章中以第三人称讲述了故事。他说：

14年前，我就知道有一个叫基督的人的存在，
(是否以肉体形式，我不知道，是否超越肉体，我也

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此人赶往第三重天……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天堂，听到那些无法道出的言辞的，作为一个男人，说出来就有违法律……我为他骄傲，但对自己却无法赞赏……

无论是谁，只要他曾经从天堂返回，讲述那里的故事，他就体验了濒死经历，而这些是最起码的要求。但经历那神秘之旅的真的是圣保罗自己吗？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字里行间分析，但确实有这种可能。他不承认这种经历的理由可能很简单，但出于诚实，他给了强烈的暗示，“但对自己却无法赞赏”，很明显，他不想有别于其他基督教徒，使人认为他是上帝特别挑选的。

令人着急的是，他没有详细地描述这种经历，但也许天堂之旅给他带来了某些关于未来的信息，无论是个人的、自然的、全球性的，都与现代的濒死经历相似，到了天堂，似乎就能预言未来。

圣保罗不愿谈起他的濒死经历并不奇怪：许多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常常发现很难与人分享，几十年间，他们都不愿谈起，生怕与人分享这种纯粹个人的体验会玷污它。也许圣保罗的感觉也一样，所以他只是给了些暗示。但是，那些后来者置他的沉默于不顾，借他之口大做文章，其后的 300 多年间，关于圣保罗的所见有数个版本。

卡罗尔·扎莱斯基博士是哈佛大学的宗教讲师，对基督教经典中所涉及的濒死经历有过广泛的研究。她的《超凡之旅》（1987 年）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圣保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故事的：

对于中世纪的读者来说，故事的闪光之处在于对其经历的生动描述，这种经历是死亡时才会有的，是人们临终前的感受。虽然保罗自己没有死，但他观察到了三个灵魂脱离肉体，见证了他们的死后旅程。正直者的灵魂与肉体同在，天使的光芒照耀着他，让他免受伤害，陪他进入天堂，把他引见给上帝。而邪恶者的灵魂则被天使毫不留情地拽离身体，他的兽性灵魂与邪恶为伍，将留在黑暗中遭受折磨煎熬。另一位邪恶的家伙经过天宇的七天考验后，护卫他的天使发现了证据，找到了他的罪恶的证据，把他带到了他曾经谋害或背叛的灵魂面前。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教会越发强调地狱的恐怖和现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圣会的要求，因果报应的理论成为布道中的常见话题。

瘟疫、饥饿不断、歇斯底里等表明邪恶和痛苦随处可见，但成千上万的人的贫困不堪的生活只是万劫不复的可怕生活的序曲，是炼狱。肯定有些人有过濒死经历，因为当人们要求看那些亡人时，看到的常常既有尸体也有昏迷者。至少他们知道这种恐惧并非无法逃避，而且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永恒的天堂。

有趣的是，在13世纪被列为异端的基督教和法国西南的天主教认为当前的人间就是地狱，而死后才是极乐世界，只有“死得其所”才能到达那里，最好是殉道者般焚烧升天（奇怪的是，这也是现代用心险恶的太阳神殿教所信仰的，它与法国的朗格多克区有着密切联系）。

卡特里派教徒的一种很有名的做法是培训自己经受审讯的

折磨，采用佛教的思维方法，即使是在倍受折磨时也能让精神脱离肉体，感受不到痛苦。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做法的成效，有些效果明显些，有些差些，总之都要经受恐怖的考验。但据说卡特里教派严格保守天堂的秘密，是不是这种保密的做法使他们去体验濒死经历，而不是像电影《航班》里的医学院的学生那样。或许卡特里教派就是这样在多数基督教徒仍执著地相信凤凰涅槃之说时，就已知悉天堂的快乐？

牢房摇晃时

与典型的濒死经历相仿的中世纪故事之一是生活在6世纪的高爾（现代法国）的一位圣人的故事，他就是隐士萨尔维斯（后来当了主教）。他患了一种奇怪的病，据说他已经死了，他的葬礼开始于夜幕降临时，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恢复了意识，并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

四天前，牢房开始摇晃（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了解此话的确切含义），我即刻失去了知觉，两位天使把我带到了天堂，我的脚下是肮脏的地球，还有太阳和月亮、星星和云彩。后来我被带到了一扇无比辉煌的大门内，门内的地板上闪着金银的光泽，真是无比敞亮。

这一天堂般的地方充满着诱人的香水味，桃源仙境般引人

入胜。接着有一个声音说：“把此人打回地球，因为教会需要他。”当然这与现代的某些濒死经历的例子极为相似，也有人说有个声音告诉他们返回尘世，因为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萨尔维斯，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作了抗争，他说：

天哪，上帝，求求您了，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东西呢，这不是欺骗我吗？让我留下吧，您今天已经为我揭开了面纱，却又让我返回令人憎恶的凡界，最后我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这里。

可怜的萨尔维斯想，如果他回到尘世，将变得衰老而羸弱，再也无法回到天堂。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发现年轻和体力不是进入死后生活的主要条件。他的故事一直流传了数个世纪，没有改变，或许是因为他是文人，为别人写作，就像牧师布道一样。无疑，自中世纪以来有记录的许多濒死经历都较为滞后，因为没有能够记录下来，或被家人分享。有些濒死经历故事淹没在神话和传说中，被误解或是完全忽略了。

进入魔幻洞穴

解释旧约中所隐含的信息问题在 12 世纪的作品《论圣帕特里克的炼狱》一书中已经有所体现，它是由修道院的一位道士编写的。它讲述的是一位骑士欧文的精神历险故事。欧文从国外的战场上返回爱尔兰，进入道涅尔郡的德尔湖边的圣洞中

请求原谅他的过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梦幻之所，圣帕特里克把它变成了朝圣地，可以看到各种景象。

骑士欧文夜里被困在洞中，进入了很深的隧道，这条隧道通向光明。有些道士企图说服他返回，但他不理他们，在经历了一阵地崩山摇之后，进入了阴府。他看到了地狱的煎熬，沿硫磺河到达一座桥，这座桥通向光明灿烂的世界。那儿有两位牧师领着他继续向前，告诉他上帝的真正王国所在。他们让他返回时观看教堂的仪式，并把他送了回去，虽然他极不愿意离开有滋有味的天堂。他返回后，国王建议他遵照修道院的秩序以便圆满完成他的宗教之旅，并特地为他在爱尔兰修造了一所新寺院。

很显然，修士讲述的欧文骑士的故事编造痕迹很深，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正如扎莱斯基博士所指出的，这一论文是他们学派的宣传品。但她坚信这一故事蕴含着强烈的唯心成分，是一段朝圣般的经历，也是把实际生活戏剧化的反映。她相信这个故事及其类似故事，甚至是那些经典的濒死经历，只反映了传统的前往另一世界的精神之旅，她不相信濒死经历真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

修士所埋设的陷阱使问题超出了扎莱斯基博士的想像，因为故事的地点很重要。但这一被认为是通向另一世界的端口的神秘洞穴在 18 世纪被毁坏了。圣帕特里克把它变成了朝圣之地，但旧的习俗却基本没有变化：信徒们被锁在洞中，去感受那些光明之幻觉，就像帕拉图时代的希腊神秘学派的理论一样。

洞穴曾被全世界认为是起源之地，也许因为它们向来都是黑暗的。那些追随者必须在迷宫中探索，而且有着切实的危险，如野兽等。但常常是恶意产生于人们的想像中，在黑暗中

进入噩梦的境地。

人为引导的幻觉

有时幻觉是在药物的催化下产生的，让他感到上帝在直接与他对话，也许（如在电影《航班》中）有人在进行实验，故意诱导，企图深入研究濒死经历，同时也进一步地了解另一世界的知识。

据说有些视蛇为神者（比如古代克里特山头科诺索的明诺亚人），鼓励其信徒被蛇咬伤，或喝毒液，目的是在进入另一世界前，能产生相应的幻觉。有一种危险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他们可能无法从刻意制造的濒死经历中返回人世，但话又说回来，这是必然的，是职业风险。

无疑，与古代神秘学派有关的各种秘密继续在玩着危险的游戏，企图引导和改变人们的意识状态。但对于普通的基督教徒，我们现在所谓的濒死经历已经与其它现象一起，被统称为“临终幻觉”。

遇到天使

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罗格博士在他所著的《从寂静世界

中返回：濒死经历研究》(1989年)一书中，讨论了真正的临终幻觉这一话题，他所作出的定义是：“垂死的人对生存的非常幻觉。”一般而言，这些幻觉都表现为垂死之人看到亲朋好友，听到他们说话，他们陪伴着他进入死后的生命。斯科特·罗格还比较了这些幻觉和现在的濒死经历的定义。他写道：

1. 垂死的病人进行观察时一般都很清醒，而从假死状态恢复后，不会报告发现了什么。

2. 幻觉是在目击者的意识仍在体内时发生的。

临终幻觉与典型的濒死经历相类似，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1. 病人经常看到其死去的朋友、亲戚或精神导师前来问候他们。

2. 病人会浏览到死后的生命，虽然没有真去那一世界走一遭，但有时垂死的人也会看到极其美丽的全景图。

或许多愁善感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乐于把临终幻觉描述成与天使的相遇（因而客观的研究人员一般不把这些计入濒死经历案例中），但有些案例还是被记录在案的。如有关可怜的小戴西·依莲娜·德莱顿的故事，她死于1854年，死时只有10岁。该书是她母亲写作的，书名为《S.H. 戴顿夫人回忆录》，讲的就是孩子的临终幻觉。

戴西患有严重的病毒性肠炎，她迷迷糊糊地似乎见到了基督，他告诉戴西死后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虽然遭受着身体的病痛折磨，但孩子似乎仍然有着清醒的时候，对前景也似乎充满乐观的情绪。

当她的假日学校老师来看她时说：“戴西，你很快就会渡过黑暗之河的。”孩子回答说：

没有河流，没有帘幕，此生和彼生甚至没有任何界线，就像一个是这里，一个是那里，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因为我看得见你们所有的人，同时也能在那儿看见他们。

戴西开始听到美妙的音乐，给邻居捎回了他们死去的儿子给他们的口信。他不是来探视她的来自另一世界的惟一的人物，她还看到了天使，开始她还不信，因为她们没有羽翼，后来她的哥哥来了，他是六个月前患腥红热去世的。戴顿夫人写道：

我坐在她旁边，她的手紧握着我。她抬头看着我，说：“亲爱的妈妈，我真希望你能看到阿里，他就站在你旁边。”我不自觉地左右张望，但戴西接着说，“他说你看不到他因为你的精神之眼是闭着的，但我能看到，因为我的身体只是用来容纳我的精神的，也就是命系一线而已。”然后我问：“他在说话吗？”“是的，刚才就在说话。”她回答道。我很疑惑，她是怎么和她哥哥交谈的，我问：“戴西，你是怎么和你哥说话的，我既没听到你说话，也没看到你的嘴唇动。”她微笑着回答，“我们只是用思想在交谈。”我进一步问她：“戴西，阿里什么模样，他穿着什么衣服？”“噢，不，他穿的不是我们所谓的衣服，好像是白色的，很美的东西，很精美，薄如蝉翼，闪闪发亮，洁白无瑕，没有一丝折皱，不可能是布料做的，但他穿着显得极为美丽。”他爸爸用了一句《圣经》中的话：“他穿着光明织成的衣物。”“没错，就是这

样的。”她回答说。

小戴西依在父亲的怀里去世了，等待着阿里来带她走。因为她完全知道后世之事，她很快就能进入崭新的世界，她死得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现代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了临终幻觉和平静地死亡之间的联系，见第二章）。戴顿夫人的结束语虽然简单，却让人震撼，“房间里出奇地安静，我们不会哭，为什么要哭呢？”

虽然我们无法说戴西的经历是否就是今天所谓的濒死经历，她似乎一半在阳间，另一半在阴间。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可以看到精神，因为她的生命已经极其脆弱。作为卫理公会教徒的后代，戴西在不知不觉中坚定了当时刚形成的卫理公会运动的信仰，她叙述了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帘幕，正是这道帘幕使得生者与死者不能相见，但显然只有死者才能撩开这道帘幕。

戴西的故事与典型的濒死经历极为相似：听到来自天堂的音乐、碰到她死去的哥哥阿里和基督，发现死者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相互交织，最后她在平静的快乐中死去，她全身心地欢迎死亡的到来，因为在她的临终幻觉中那一世界是那么美好。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孩子的话对于真实地评估濒死经历是否客观存在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而且，正是由于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医生所做的开拓性和充满同情的工作，医务人员正将经验和教训用于那些身患绝症的年轻人身上。

来自天堂的音乐

著名英国心理学家威廉·巴雷特（1925年去世）在他未能完稿的《临终幻觉》一书中，讲述了一系列临终时经历的真实故事。他写到了有些人在临终时会听到天堂的音乐，正像近年来有过濒死经历的人常常听到想像的甜美的音乐一样。

例如，当L夫人1881年去世时，她的所有朋友都听到了奇怪的音乐，只有一位除外，以下是那些主要的见证者的解释：

就在L夫人清晨2、3点钟死后不久，我听到窗外传来最为甜美的歌唱声，经过屋子后慢慢消失。屋里的所有人（L夫人的儿子除外）都听到了，医生仍然跟我们在一起，他和我一样走向窗口，向外看去，但外面没有人。夜晚明亮而美丽。歌声好像是几个声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优美无比的乐曲声逐渐消逝在远方。当时屋子里有两个人出去拿东西，在后面的楼梯上也听到了歌声，停下来问：“谁在那儿唱歌呢？”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屋后，是不可能听到屋前的窗外传来的歌声的。

医生也听到了无法解释的音乐，虽然他的视角极为不同：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大约午夜时他们来叫我，后来我一直在 L 夫人家，直到她两点半左右去世，就在此时，我们听到了一些优美的乐曲声，像是竖琴声，空中充满了这种音乐。我走到窗口向外看，想外面可能有什么人在，但什么也没看到，外面明亮而安静。奇怪的是，房间外面的人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他们当时正在屋后的楼梯上。

他们的叙述中有两点不一样：医生听到的是乐器演奏的，而其他人听到的则是歌声，而 L 夫人的儿子则什么也没有听到。这证实了所有人都热爱音乐，仁者见仁。但是，所有人（一个人除外）都认为这是个无法解释的现象，那就是音乐的本质。

“世界一隅”

许多人都认为濒死经历是单独的、戏剧性的、会改变生活的事件，但有些特征性现象也会单独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例如，玛德·格莱姆肖是位劳动阶层的妇女，来自英国东北部工业区利兹的贫民区，她 1975 年去世，当时已经 98 岁。她一辈子活得很艰难，嫁给了一个患有结核病的酒徒，经常失业，她每天都面临着一大家人无以果腹的难题。在她去世时，她的 11 个孩子中只有 3 个活着，孩童时的疾病夺去了爱丽丝、

比利和梅的生命；癫痫症夺走了克劳德的生命；莫莉在家时，因火灾被烧死；希尔达在 60 岁时死于心脏病，爱尔萨 72 岁时死于癌症。莉茜在 75 岁时，邻居发现她的头搁在煤气炉上，她已经去世 4 天了。

这一连串的悲剧对于生活在玛德时代下的社会背景中的妇女来说，实乃平常事，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心理开始适应，并显得安然。在她临死前，她对孙女莉萨说道（莉萨记下了这些话）：

我总是在梦中见到我那些活灵活现的孩子，别的似乎都见不到。我一辈子为梦所缠绕。我所记得的第一个奇怪的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 - 1918 年）。克劳德患上了癫痫，他们把他放在救护所，因为他命在旦夕。我尽量经常去看他，但我要照顾一大家人，家务老也做不完。一天下午，我坐在椅子上喝茶，准备打个盹，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克劳德，他就站在我面前，微笑地看着，很健康。我擦了擦眼睛，他仍在那儿。“妈妈，”他说，“别哭，我很好，也很高兴，但我现在要走了。我们会再见面的。”后来他就走了。我记不清是何时醒来的，但终于醒来了。一小时后，警察上门告诉我克劳德已经死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几年过去了，玛德落下了残疾，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躺椅上打盹。1970 年开始，她老是梦见“亲爱的小爱丽丝”来看她。

又看到小爱丽丝真是太好了，上帝保佑她。她死的时候我太想念她了，她死得太突然，我那时还很年轻，我以为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但我必须活下去支撑家庭。她在，昨天，她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就像以前一样，她坐在我的床沿上，亲吻我，就在这儿，我感觉到她的呼吸，她冲着我笑着说，“噢，妈妈，”许多年前她就是这样叫我的，“您老多了，累极了，您很快就会到我这儿来的，又会变得年轻而强壮，但现在还不行。我还会回来的。”

爱丽丝履行了她的诺言，大约每个月回来一次，探望她日渐衰老体弱的母亲。通常她一个人来，但有两次她带来了比利和梅，他们也是在童年时就去世了。他们的来访使玛德很高兴，但有一晚，爱丽丝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爱丽丝走了过来，眼睛盯着我看，显得很严肃，一直盯着我的脸，“妈妈，别紧张，您看我把谁带来了。”我觉得有点迷糊，接着莉茜出现了，脸色苍白而混乱。爱丽丝走上去，双手捧着她的脸，莉茜似乎放松了，开始微笑起来，冲我挥手。他们同时向后退去直到消失在一团雾中。我醒来后，哭了。那情形是如此美丽，我想摇醒莉茜，但她就是不应答。我知道爱丽丝来把她带走了，她死了。等大家知道时，可怜的孩子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她最后的时光过得很惨，就这样死了。

随着玛德自己临终时刻的到来，她那些死去的孩子更加频

繁地来访，有时甚至在她醒着时。虽然她脑子还清醒，她开始接受他们的存在，也希望其他来访者接受他们的存在。有一次，她大声说：“别站在爱丽丝前面，她穿着新大衣很漂亮。”在她悄无声息地从这一世界去另一世界时，显得快乐安详，再次变成了一位美丽女子。“真是太好了，他们都在这儿，他们是来接我的。”她快乐地叹息着，一会她似乎在屋子一角看到了更令她感兴趣的，“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来接我了，他们是那么年轻，听！这么好的音乐……”玛德微笑着结束了她充满苦难和艰辛的一生，如果没有这些精神世界的安慰，她会过得更为悲惨。

玛德的许多超常经历可以分为几大类，包括危机幻影（克劳德和后来的莉茜）数年一贯的临终幻觉，到她临终前达到了高潮，以及听到来自天国的音乐等。重要的是，玛德已经达到见怪不怪的程度，认为这种事情在其家庭成员和利兹的贫民窟的邻居中极为普遍。她说：

我们现在很少去想这件事。过世的孩子或其他人来看你时，你知道事情不太好，肯定是轮到你自己或是你的亲人了。仅我们街坊就发生过数十次这样的事情。我会和他们一起喝上几杯，听他们讲讲他们的梦，我都知道。我告诉他们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的时辰到了，他们就会来带走你的。

持怀疑态度者会说这是由于缺乏教育、生存环境恶劣、家庭的拖累、希望有所成就等综合因素造成的，是迷信发挥了玛德的想像，让她生动地梦见她那些死去的孩子。但除了这一点，她是个彻底的实际的女人，从来没有时间做什么白日梦。

此外，她的故事是许多她一无所知的典型现象的切实写照。即使她知道什么，她也绝不会对威廉·巴雷特爵士等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感兴趣，她只会认为巴雷特是闲来无事。

接受精神

类似玛德的故事中的情节对如今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认为反反复复的科学研究才是一切。但世界上有数千个家庭认为这种现象很平常，他们完全能够接受，认为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玛德之类的人永远不会写回忆录或答复心理研究协会的调查表，从来不想为人知晓，亦或记日记什么的。但对濒死经历的历史回顾及其有关现象中如果不包括这些证据，将是不完整的，玛德之类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精神世界的现实。玛德会可怜那些怀疑者的。

那些与垂死的人打交道者都会讲起临终幻觉，如看到死去的亲爱的人、天使的光芒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濒死经历，但医务专家对此却相当不屑。如玛德的医生就认为她的故事纯粹是药物反映或神思恍惚，但玛德在所有其它方面是明白清楚的，一直到去世都是如此。数百万人由于怕人耻笑，甚至怕被诊断为不正常，而不愿讲这些最为珍贵而微妙的经历。但所有这些都在改变，因为两位医生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他们便是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和雷蒙德·穆迪。

案例

不同的天堂观

多数宗教都把天堂看做是辉煌的所在，那儿没有痛苦、灾难和死亡。那里住着众神，一般认为在天上，凡人无法祈及。古埃及人甚至认为他们的神变成了星星，他们仍然能够俯视众生。

人们对天堂的想法总带有特定的社会色彩和喜好。比如，土著美洲人生活在“极乐猎园”，而那些古老的挪威勇士则生活在“瓦尔哈拉殿堂”（英烈祠），他们可在其间杀死敌人，而不必害怕受到伤害或损失。每天的拼杀结束后，都要列出英雄榜，吹响号角，大嚼烤猪，而这些都是由女勇士——瓦尔基里们为他们准备的。

希腊人的天堂则带有一丝怀疑色彩，首先，他们相信每个人最终都会来到幸福天堂，那里永远是春天，人人快乐无比，但这一观点后来经过加工，只有那些正直的人才能进入幸福天堂。

有些文化，如罗马人相信天堂在西方，即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有句过时的俚语“去西方（意思是去世）”就直接来自于古埃及。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崇尚神话中所说的“神圣群岛”，那是一块人间天堂，没有痛苦、悲伤，也没有死亡，它位于西方某地。有些早期的探险家误将英伦群岛作为人间天堂，但后

来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搞错了。

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对天堂的概念也较为模糊。一方面，他们知道那是基督和圣人们生活的地方（必须得到圣彼得的同意才能进入）；另一方面，他们又普遍认为只有到了宣判日灵魂才能安息，正直者才能真正复生。令人称奇的是，尽管基督教在后来的数世纪内把死后的地界划分得很明确，分成天堂、地狱、炼狱和地狱边缘，但这一模糊概念一直没有得到澄清。

不过，多数主要宗教都认为天堂分成好几层，好人会逐渐上升，越靠近上帝就越快乐。这些天堂般的世界住的都是天使，天使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祈祷一词，原意是信使。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天使也分等级，像中世纪的法庭一样，主管是米歇尔，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天使更加生活化，保护人们免受恶魔的伤害，这些恶魔专门伺机偷窃人们的灵魂。唯心论者也赞同多层次天堂的说法，他们认为至少有三重天（虽然也有人说有七重天），一重重递进，境界越崇高，越远离人间。

死后的肉体

死亡不可能像现代科学那样，有着明确的定义，让我们深信不疑。有些病理现象，如僵硬症患者有时几乎与死亡一样，但他却可能突然醒过来（掘墓后发现许多尸体有扭曲的现象，表明他们是被活埋的，最后是因为棺材内缺氧、没有食物、水或希望而死的。据说这样可怕地死去者许多都变成了吸血鬼）。

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生怕把人活埋了，所以他们在棺材周围装上呼吸管，安上响铃，还有些人要求只要尸体没有腐烂，就不得下葬。但有些尸体就是不腐烂，真是所谓的“金刚不化”之躯。

有些尸体既未作防腐处理，也未安葬在特别之处，但就是不腐烂，即使是死后数年也不腐烂，就像活着时一样，色彩自然，四肢还能活动，一点没有死亡之态，甚至还散发出花草的芳香。

据说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天主教圣徒身上，但这种说法可能会产生误导。这种不腐烂的记录确实来自于教堂，路德的伯纳代特就是尸体不烂的圣徒之一，但如果用它来说明只有圣徒的尸体才会不烂，又有许多反例，因为许多尸体不烂者生前并非圣徒，如中国的千年古尸以及 20 年代死于芝加哥的年轻妇女。有谁知道到底有多少躺在坟墓中的尸体仍然像他们去世的那天那样光鲜生动呢？

奇怪的是科学家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现象，因为尸体不腐烂的现象显然有违自然法则，对我们深信的东西构成了挑战。那么，死亡本身也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吗？

灵魂所见的天堂

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这样描述：他们进入了一个极其美丽的世界，充满光明和神圣的音乐，爱是无条件的。难怪他

们不愿意返回肉体，不愿再体会尘世生活的种种烦恼。但他们真的看到天堂了吗？

精神至上主义者认为人的精神必须通过所谓的“夏日乐园”，这是一个幸福圆梦的天地。它由意志操控，个人的环境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规定而产生，只要能够想到。“意念塑造”的说法就像是中了彩票的头奖，确有其严肃的内涵。

事实上，夏日乐园中的灵魂据说都曾在其极乐世界中被“判官”粗鲁地惊醒，判官随时会光临。没有苛刻的上帝或报复的天使，这些人会详细地回忆他或她自己的生活，了解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每一想法和行动对他人的影响。

正如英国唯心论者保罗·比尔德在他的书《续生存：有关死后意识继续生存的研究》（1980年）中所说，天才和伦理道德的精神沟通对死后的性质有着相同的看法，但强调夏日乐园只是天堂系列的第一步，将渐趋柔弱，更加精神化。但人们对更高的境界知之甚少，因为灵魂的旅程会离地球越来越远。

早期摩门教徒记载的濒死经历

在离纽约州的不远处，是诞生唯心主义学派的地方，那里的农场牧童约瑟夫·史密斯产生了幻觉，后来就成立了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派，也就是摩门教派（但教徒们自称圣摩门教）。最近对19世纪摩门教的档案的研究表明，早期的摩门教开创者对所谓的濒死经历了解得不少。

摩门教的首领赫伯·C. 金波尔记载了圣人朱德迪亚·M. 格兰特的故事：

他跟我说，赫伯兄弟，我已经连续两夜进入了精神世界，我最害怕的事情是返回凡胎肉体，尽管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他前往光明世界的途中，格兰特遇到了许多死去的亲人，但最明显的是他遇到了他的前妻，多波尔的记载如下：

他看见了他的妻子，她是第一个来到他身边的人，他还看见了许多他认识的人，但除了妻子卡洛琳以外，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她向他走来，他说她很漂亮，手里还抱着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死了），她说：“格兰特先生（这种称谓是当时夫妻之间常用的），这是小玛格丽特，那时狼吃了她，但并没有伤害她，这不，她好好地在这儿呢。”

与许多其它宗教和教派一样，摩门教也将濒死经历作为其信仰的真实性的证据，但对这一现象的更为广泛而客观的研究表明，任何宗教都有进入光明世界的说法，天堂是向所有人类开放的最终境地。

名人的经历

许多名人都有过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包括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和歌星玛丽亚·奥斯蒙。

80年代，伊丽莎白·泰勒被送进伦敦北部的惠灵顿医院接受急诊治疗，她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需要动大手术。处于麻醉状态下时，她感觉自己进了一条漆黑的隧道，向上面的光明处看时，她看到了死于飞机失事中的丈夫米歇尔·威尔丁。

感受到无边的爱意和放松后，她向他靠近，但他告诉她，她必须返回，因为她还不到死的时候。当她醒来以后告诉医生时，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她的幻觉。

时间更为接近的是，歌星玛丽亚·奥斯蒙在美国旅行时，和孩子一起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

突然，她感到有股强有力的力量让她赶快起来，立即赶到车的前面。她真这样做了，发现司机倒在了方向盘上。她迅速作出反应，将汽车安全地停到路边。

“虔诚的摩门！”她将这次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归因于天使的干预。“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肯定都已经死了。”她说。

第二章

初入仙林

医生是些大忙人，其职业要求他们采用切实的临床方法进行工作，与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病人不太可能告诉他们那些幻觉，因而如果是医生提到死后的精神证明时，便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不得不深入思考。

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盟军进入了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其中的情景让那些久经沙场和战争考验的士兵也噩梦连连。一位帮助过他们的医务工作者，年轻的伊丽莎白·库布勒来自瑞士，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曾待过的波兰集中营的恐怖。但这种火的洗礼对许多人来说有着极大的价值，因为它能让人们一次性消除对死亡及垂死的所有恐惧或厌恶感。她什么都看到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而也不必拒绝或回避。

伊丽莎白·库布勒后来嫁给了一位美国医生，移居美国，在芝加哥的比林斯医院当心理学副教授。她意识到现代医学关怀中有一个领域还是空白，特别是临终关怀。医学的进步使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能够相对少受些痛苦，减轻他们在最后

的日子里所受的煎熬，但医学界仍然将死亡看做死对头。医生们不惜成本抢救生命，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垂死的人也有着巨额金钱无法实现的愿望，他们需要人们的感情。现代的临终病床边常常是挤满了毫无人情味的医疗器械，医院环境嘈杂，许多人临死前是孤独的。没有人来庆贺生命，也没有人会想到死亡是每个人所必经的！库布勒-罗斯医生不怕面对死亡，也不怕花费时间在那些垂死的人身上，她把他们看成朋友。

当她开始在芝加哥的比林斯医院开设死亡与垂死研讨会时，她采用的方法很新颖，只要用一个词就可表达她的工作。这一词汇就是“死亡学”，来自希腊语 thanos（死亡）。但正如库布勒-罗斯医生所承认的，作为死亡学家，她的工作让人感觉低下，而且生活因此而改变。她起先是不可知论者，不相信有死后生活，对生活的精神层面没有任何概念，有些明显来源于她受到过的非人的经历，而这些显然可使百万人免受痛苦和死亡的折磨。但随着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观察垂死的人身上时，她的观点也改变了。

死亡时刻

在与身患绝症的病人（许多病人在患癌症数月后死亡）打交道时，库布勒-罗斯认识到死亡可分成几个明显的阶段。许多病人开始拒绝（“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对生命如此短暂感到愤怒，试图与医生、家人或上帝讨价还价，希望能够治愈

他们的疾病，或延长生命。这些反应完全能被全世界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所认可，但库布勒-罗斯医生有勇气提到其它不太能被接受的垂死者的反应，他们知道死亡已经迫在眉睫，她写道：

即使是最愤怒和最困难的病人在临死前，也会极为放松，感到宁静平和，即使是满身挂着治疗癌症用的金属器械，也会感到毫无痛苦。

（这不一定是指那些信仰上帝或相信有死后世界的人。）库布勒医生接着说：

死后一瞬间，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可思议的平和、永恒而宁静，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因为死亡常常是在愤怒、讨价还价或消沉状态下发生的。

当然，这一现象数世纪以来已经为那些关注垂死者所注意。许多护士可以讲出那些曾经与死亡抗争的人，突然间绝食的故事，“把脸转向墙壁”，然后平静地死去，脸上挂着微笑。还有些人，虽然他们仍然健康，却能说出他们的死亡日期和时间。

但是，现代医生对这些缺乏同情，医学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现象，直到出现库布勒-罗斯的著作。她开始认真地倾听垂死的人的话，这也给她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她注意到患有绝症的病人经常报告看到或听到死去的朋友和亲戚，而其他人是无法看到和听到的，这些精神的访问者的来到只有一个目的：欢迎或陪伴垂死的人来到另一世界，这些

是库布勒-罗斯医生的同事所忽略的，或最多只是将其作为待实现的愿望，她却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记住了他们所说的，后来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临终幻觉包括了那些刚刚死亡的人，这些人的死亡是故意不告诉病人的。即使是在小孩子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激动地说到家里人来看望他们，在孩子心中家人应该是活着的，而实际上已经死了一——有时只要数分钟，比如出了车祸（这一现象将在第七章中更详细地讨论）。

但有时，他们讲到的遇见“光明使者”并非来自临终，而是那些有过濒死经历，而此后又活了一段时间的人。

久违的兄弟

库布勒-罗斯在《关于死后的生命》（1991年）一书中还讲过一位12岁的女孩死了又被救过来的故事：女孩觉得可以与母亲分享她的体验，因为她参观了一处充满光明和爱意的所在，她根本不想返回，即使是回家，她认为她母亲可能会因为她宁肯愿死去而受到伤害。但在一段时间的极度痛苦之后，女孩最终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她讲述了她去的那个精彩的世界，她是如何遇到她的哥哥的，她哥哥还热情地拥抱了她。但这位小女孩无法理解，说：“但问题是我没有哥哥呀。”

她父亲突然泪如雨下，他承认说她确实曾经有过一位哥哥，但他在她出生前3个月去世了，而他们从来没有对她说起

过他的存在。但他确实来了，在欢迎她来到他的世界。

记录的案例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将在第七章更详细地讨论。他们激烈地争论无意识者创造的光明是否存在，是否只是希望实现某种夙愿。一个小女孩的愿望怎么可能遇上了她从来没见过的哥哥呢？

斯瓦兹太太的回归

一旦她开始以非医生的职业化方式倾听那些垂死的病人，库布勒-罗斯医生很快意识到现在所谓的濒死经历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却无法以不可知论者或科学的语汇来作严格的解释。但她很快自己也碰到了类似的不平常体验。

库布勒医生已经认识到死亡的过程包括有许多无法想像和非科学的因素，她鼓励她的病人在关于死亡和濒死的研讨会上将脱离肉体经历和濒死经历告诉她的同行们。她研究脱离肉体经历的一位主要对象是斯瓦兹太太，她向一群迷惑不清的听众讲述了脱离肉体、享受至高的自由的感觉，就像是蚕蛹破茧而出。但斯瓦兹太太在库布勒-罗斯医生自己精神世界的发展和后来的意识形成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甚至是有些怪异的作用。正如库布勒医生所说：

斯瓦兹太太两周后去世了，她被埋葬了……如果她不来看我，我肯定已经把她给忘了。

这位太太去世并被埋葬后 10 个月，库布勒 - 罗斯医生正在考虑如何向她的新伙伴说明她不能再跟他合作了。当她送他到电梯（回到办公室之前，在同一楼层上）口，她开始拼命想向他解释情况，抓住他说：“你得听我说。”

但他根本不听，这就让她更加想竭力解释。后来有件事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看到电梯旁边有位妇女，似乎有些面熟，身上还有些怪怪的东西。正如库布勒医生所说：

她浑身透明，但还不到你能看到她身后的东西的地步……

这时他的伙伴进了电梯，很快消失了，这时这位妇女说：“库布勒 - 罗斯医生，我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你的办公室好吗？只要两分钟时间。”库布勒医生仍然记不起这位妇女的名字！她同意带这位半透明的女人去办公室，同时在想，她是如何向那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说，她知道他们能够看见她看不见的东西。这会，她只能对自己说：“伊丽莎白，你看见了这位妇女，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段无比漫长的道路，一路上库布勒 - 罗斯医生都在想，我既是精神病医生，也是病人。后来她才意识到她努力不去想，这位不速之客正是死去的斯瓦兹太太回来了。

这次在办公室，鬼魂告诉她，她是回来感谢她（及她的同事）为她所做的一切的，也希望她不要放弃为垂死的人做点什么。但库布勒 - 罗斯医生正忙着“检查真实的病人”，摸着屋子里的实物，以证实她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实的、实在的，但这位妇女仍然在那儿，并且还在说话：

罗斯医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将帮助你，你会知道什么时间比较合适，但现在不要停下来，你能答应我吗？

库布勒-罗斯医生在快速地思考，告诉她的“不可置信”的客人，她所提到的同事已经搬走了，但如果她能留下个条，她会转告同事的。接着，医生办公室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鬼魂真的写了张纸条让她交给那个男同事，并且署上了斯瓦兹太太的名。一听到库布勒医生答应不放弃为垂死的人工作的承诺，斯瓦兹太太便消失了。库布勒-罗斯医生手头仍然留有这张条子。

这只是库布勒医生寻求精神真实的开端。她开始行医时，还是个持怀疑态度者，或者说是不相信的。但多年来，她经历过许多超乎自然的体验，证明显然存在着死后生活，而现在她已经是完全相信了。她得到了伟大的启蒙，但也遭受过巨大的个人伤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像是受着最高天庭的试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也体验了濒死经历，这些向她证明了她的病人所说的是真实的。

意义深远的死亡

1943年，美国陆军的一位20岁的士兵乔治·里奇，身患肺炎等重病去世。但就在他即将被送入太平间时，一位眼尖的勤务兵注意到死者的手臂在抽动。起初以为是他想像的，军医并

未发现任何活着的迹象。但心脏被注射了兴奋剂以后，里奇又活了过来，后来他完全恢复了过来，成了一名称职的医生，是弗吉尼亚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医生。

但就他的同事来说，总觉得里奇身上有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总是不停地说他死去的时候的经历，他说到进入特别亮堂的地方，感到无以言传的安静和兴奋。当然，他的医生同事一般不理会他讲的故事，必须作评论的时候，他们一般答曰那些只是幻觉（虽然事实是，里奇已经被临床诊断为死亡，怎么还可能有幻觉呢！）。尽管里奇医生多次谈到濒死经历，他的同行很少有人把它当真，但只有一个人，他对濒死经历为世人所理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就是雷蒙德·穆迪，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里奇医生誓不罢休地所谈到的关于他死去时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着手独自研究濒死经历。他很快发现，这远不是个别的幻觉或离奇的现象，濒死经历在那些受到过生命威胁、却又从死亡边缘返回的人中间很常见。

雷蒙德·穆迪搜集的濒死经历故事在 1975 年出版，书名是《后生命》。书的序言由库布勒-罗斯撰写，她向那些“思想开放的人”郑重推荐此书，她写道：“正是穆迪在本书中所描写的研究，使许多人茅塞顿开，也将证实我们 2000 年来一直被告知的，死后确实存在着生命……”

核心体验

所有雷蒙德·穆迪的被调查者都讲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故事，虽然他们每个人与死亡打交道的方式各不相同。穆迪分析过数百种濒死经历，并且意识到所谓的“核心体验”主要现象可以分成 15 种单独的因素，它们反反复复地不断出现……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向读者展示了“简明的理论上的完美”，或者说是“完整”的濒死经历，其顺序按照“濒死经历发生的典型阶段”排到。以下便是“理想”的濒死经历：

有一个人要死了，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他听到医生宣布他已经死了，开始听到不舒服的噪音，大声的号角声或鸣叫，同时他感到自己很快地通过一个长长的黑黑的隧道。

但这不过是濒死经历的初步阶段，接下去：

随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肉体，但仍然处于原先的环境中，他从远处看着自己的身体，像是旁观者，他从远处看着这一非同寻常的抢救过程，情感则处于剧变之中。

过了一会，他越发适应他这一奇怪状态，他仍然有肉体，但本质已经全然不同，与他留在后面的原先

的身体已经全然不同。

一旦脱离了肉体，其它事情就会接着发生：

有人过来迎接并帮助他，他看到了已经死去的亲戚和朋友的灵魂，这是些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充满爱意和温暖的灵魂，他们是光明的使者，他们询问他问题，不是用语言，让他评价自己的一生，领着他参观，给他播放全景式的一生的主要片断。

一生的回顾中可能包括有令人感到羞辱或混乱的片断，但那是在无条件的爱和理解下播放给他看的。光明使者并不裁决某个人，而是鼓励他或她自己判断。但接下去就是令人震惊的了：

此人发现自己接近了某种障碍或界线，这显然代表着此生和彼生的界限。但他发现自己必须返回尘世，他的死亡时间还不到。此时，他拒绝回头，因为他已经尝到了死后生活的味道，不想返回。他充满了幸福快乐、爱意和宁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回到肉体，又活了过来。

回到肉体凡胎后，那些体验过濒死的人发现很想与他人分享这种经历，但却很困难，因为他们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无与伦比的经历，而且他们知道别人会以为他们的故事很荒谬。尽管如此，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对死亡及来生的看法。

阶 段

雷蒙德·穆迪归纳了典型的濒死经历的 14 个阶段性特征，不过他还是谨慎地指出他的数百位被调查者没有一人经历了所有的阶段，最多经历了 12 个阶段。也没有哪一个经历是按顺序发生的，但“变化太大也较少见”，以下是他列出的主要阶段：

1. 难以言表：无法描述的体验，仅仅用言辞是不够的。正如有一位被调查者所说的：

我现在跟你谈这些仍然有些困难，因为我所知道的所有言辞都是三维的，当然，我们的世界也是三维的，但以下我要说的肯定不是……

2. 听见消息：许多人听到有人，通常是医生或护士，说他们已经死了。有一个人（来自近期英国的调查报告）解释说：

我听到一个恐怖的艰涩的声音从我的嗓子眼里冒出来，好像是别人的声音，突然间医生和护士从各个方向跑过来，开始抢救我。其中一个向后靠去，低声说“他走了，没有办法了”。过了好几秒钟我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坐起来，向他证明我没有

死，但我无法动弹，即使是眼皮都抬不起来。后来他们在我脸上盖上了床单，就走开了。

3. 宁静平和感：即使是那些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死去的人，过世的那一瞬间也是没有痛苦，是平和的（被调查者再次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这种体验）。有一位被轿车撞倒的妇女说：

车子撞了我时，我感到受了重重的一击，但却没有痛苦，只是觉得极为震惊。我被高高地抛到空中，但没有能够跌落下来，其实我肯定是跌下来了，并且被判断为已经死亡。我感觉升到了天空，越来越轻，惊慌离我而去，我感到平静而安宁，真好啊！

4. 噪音：有过濒死经历的人报告听到很多无法解释的声音。有些声音令人很不舒服，有些则相当美妙。那些令人不舒服的声音有持续不断的蜂鸣或铃声，打击声和撞击声，还有风在咆哮的声音。自穆迪医生开始研究以来，许多人讲到过在濒死经历中听到“搭扣被撕开的声音，织物被弄皱的声音”等，这些声音可以被认为是好听的，也可以认为是不舒服的，类似的“中性”声音还有铃声。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报告听到宗教音乐（也许是“天国的传统音乐”），不过一般会在较后面的阶段。有一位死于血液病的年轻人说：

我很快听到脑子里的嘀嗒声，我想可能要发生什么事了，它提醒我有人在拨动开关，也许是要关闭我的生命之钟，或是打开死亡之门。

穆迪的一位被调查者说：

我开始听到一种音乐，神圣的真正美妙的音乐。

5. 黑暗的隧道：那些经历濒死的人有时一边听到噪音，一边被很快拖入黑暗的空间，通常（并不是没有例外）被说成是隧道，偶尔也有人说这是烟囱或洞穴，或管道，甚至是下水道！也许活人通常会被漆黑的情形所吓着（城市居民初次碰到农村的夜间的漆黑时，也会感到害怕），而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却把这种黑暗看成是“欢迎”、“彻底的福佑”、“充填着天鹅绒”等，当然也有人对此感到害怕。总之，这一体验极为强烈。

一位美国妇女连续地讲述了她的这种体验：

我感到完全平和而安静，根本没有害怕，我发现自己在隧道中，一种圆形的隧道。就在我看过电视节目时光隧道后不久，电视里，人们通过这一隧道让时光倒流。不错，这就是我能想到的相似的情形。

一位英国妇女说：

像是突然间进入了黑暗，声音有些吓人，不过，请相信我，不是的，正好相反！黑暗就是条长长的隧道走廊，我以极快的速度通过它。我能听到很响的声音，像是风声，我飞过这一空间，很快乐，很幸福。

穆迪的一位被调查者则用了些特别具有煽动性的词语：

突然，我到了很深很黑的山谷。好像有条道，也像是条路，通过山谷，我走在路上，后来，等我好了以后，我意识到那不正是《圣经》中所说的死亡阴影谷吗，因为我到过那里。

6. 脱离肉体：任何濒死经历都有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正在这一时刻，他们意识到这是非同寻常的体验，那便是他们脱离肉体的那一刻。意识、思维、性格等以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形式突然被揭示出来。对于多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来说，这是巨大的完全令人称奇的展现，因为多数人认为肉体就是自己的全部。正如雷蒙德·穆迪所说：“对于许多人来说，要说服他们人可以以肉体以外的方式来生存是很难的，而肉体的生存方式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突然间发现自己能够脱离肉体生存，带给他们的冲击是无法想像的，人不可能这样，从来没有这样来看过物质世界，在体验过濒死经历以前，他们总是以交织着逃避和恐惧的心理来看待死亡。但尽管脱离肉体的意义巨大而富有戏剧性，多数人的描述与一位妇女说的很相似，她说：“完全自然、比存在于肉体更自然……”（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脱离肉体经历极为常见，甚至可以人为引导，结果令人称奇）。

垂死的人可以看到人们试图抢救他的肉体，或陪着他坐在救护车里去医院，而这些通常是小说经常描写的！但丝毫没有恐惧感或参与感。正如穆迪医生的一位女性被调查者所说的：

我看不见他们（医务人员）按击我的胸部，搓揉我

的手臂和腿，我想，他们费的什么劲啊，我没事的。

这些人会觉得他或她是在看电影，或是他们根本不想去那儿，正如一位青年所说的：

我挂在身体之上，呈灰白色，像是被遗弃的，还有点可怜，又像是其他人的身体。但那种感觉很快过去了，我又感到自己是位旅行者，感觉有点堵，直到我被一种强烈的舒适福佑感包围后，那种堵得慌的感觉才消失。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掉脱离肉体时，感觉像是到了不该到的地方的那一刻。

一位 8 岁的男孩曾经有过脱离肉体的经历，他后来是这样讲述的：

我觉得体内像是有魔鬼，觉得内部要脱离我，我感觉自己像个木偶，我的身体僵硬了，而我脱离了身体。

一般来说，看到自己的身体是令人惊奇的：

孩子，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副模样，你知道，我只习惯于看照片中的自己或镜子里的自己，而那些都是平面的。但突然间，我能看到自己的身体了，我肯定能够看见，而且是全方位的，从五英尺以外。过了好一会，我才认出自己。

在脱离肉体的经历中，人们的特征性感觉是“轻盈、自由和幸福”，发现自己悬浮在空中、漂浮或飞行。有些人感觉到比在地球上时轻，而有些人则说“只有思想和意志”。很快可以发现那些坚固的东西构成不了障碍，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就像鬼一样，没错，就是鬼！（就像帕特里克·萨亚在电影《人鬼情未了》一片中所塑造的人物，他们数次穿墙而过，真他妈的。）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他无所不在，并且几乎是在瞬间完成，能够准确地观察场景，这是他后来的报告所反映的。似乎没有了肉体这一躯壳，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也就是说，此人已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了。

7. 遇到其他人：根据濒死经历的证据，没有哪个人是独自死去的。去世的亲戚和朋友的灵魂会来保护和引导新的死者，正如第一章所述的，我们在上面也讲到一个小女孩遇到了她“从没见过”的哥哥。这些灵魂带给他们完全的宁静和快乐感（虽然快乐后来会因为他们必须返回人间而消失）。

这些“迎候的人”常常是感觉到的，而不是看到的，虽然他们是如此真实，死去的人会怀疑其他人为什么把他们给忘了。这些引导的灵魂放射着光芒，用爱和光明包围了死者。

一位 20 岁的妇女说：

我站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病态的脸感到讨厌，突然我看到了新面孔，我不必转过头去看他们，当我一想起他们，他们就在那儿。那是我的教父，本，他已经去世 10 年了。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坦白地说，比跟我的父母关系还好，他死的时候我伤心欲绝，真不想再说了，但他就在那儿，闪着光芒，他笑着，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真是有趣，我说的结束，对他而

言，显然只是开始！本什么也没说，他也不必说什么。

我知道他是在那儿等我的，照顾我的，告诉我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我知道与本在一起，什么都错了，我不会受到伤害，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8. 光明使者：穆迪医生讲述了他的被调查者是如何叙述遇到光明使者之事的，没有人“怀疑那是真正的使者，光明的使者”。后来的研究发现对光明的解释带有个性化的色彩，事实上，近期的案例中仅把它简单地称为光明（穆迪医生的发现与后来的研究发现的差异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穆迪医生指出对光明使者的解释带有“宗教背景、与个人的信仰相关联”。这一点很重要，正如后来的评论人员所说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也有过濒死经历，他们都试图捕捉住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解析。例如，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从不掩饰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他的濒死经历也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以此来证明他的宗教的有效性，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濒死经历是“天堂”所不欢迎的名称和教义。但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无条件的爱。

但显然，每个人对光明使者的解释中都带有爱、善良和公正的色彩。显然，对于基督教徒而言，他就是基督；而犹太人则报告看到了天使；一位现代异教徒认为光明使者是古埃及大帝之光。所有这些人都体验了同样的无条件的爱，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

不管这一实体被认为是谁，它都以非语言的心灵感应的形式来说明问题，这又是一种让许多人难以表述的体验。有一位女孩说：

使者飞进了我的灵魂，我感到充满了爱和完全的理解，因为那是你在肉体状态下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你和真实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障碍，我说不清。你想，一个小孩在一个巨大的超市里迷失了，人群突然分开，你看见了妈妈，张开手臂，脸上带着微笑。我想描述的有点与此类似，但仍然不足以表达清楚实际的情况。

使者可能会问，此人是准备死，还是活，并会加上一句“你这么长的一生中都做了些什么？”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以胁迫或裁决的方式问的，问题的要点在于让个人考虑一下他或她的一生对别人的作用或帮助，以及是否有具体的任务要完成。穆迪医生的一位被调查者是这样讲述其遭遇的：

不过，从光明对我说话的那刻开始，我感觉就很好，安全而充满爱意。其中的爱是无法想像，也是难以言传的。真是个有趣的人！而且很有幽默感，没错！

9. 回顾：相遇只是第一个阶段，因为遇到光明使者的真正目的是回顾一生，回顾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及其得失；对他人的影响（常常是在第一次时），也被点明。有一个人将他的一生回顾说成是“一系列的图片，就像是幻灯片。就像有人在我面前放幻灯片，很快地闪过”。

穆迪医生指出，虽然回顾只能凭记忆讲述，它也有其“不同于其它正常类型的记忆的特点”。同时，它也极为生动迅速，

有着明确的类别和重点。有些人讲的是看到了，也完全理解了，整个记录和信息只要闭上眼就能看到。每一个出现的场景都会立即被完全记住和理解，与此相关的感情也会被深入回想起来。

有一位妇女清晰地记住了在回顾她的一生过程中的细小环节：

有趣，我现在沉浸在记忆中，但在光明使者的陪伴下，我毫不尴尬地都看了下来。有些事是我认为根本不值得记住的……在一次晚宴上我是如何打断别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没有把另一位客人希望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还有我是如何经常说患了感冒，或背疼，这样就不用去上班，而实际上我不过是喝多了酒，醒不过来……还有许多小事，但加起来，就足以让你认不出自己。但光明使者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评判我。我的印象是他爱我，不管我做了什么，但希望我是真正的我。

10. 界限：当然，这些都是濒死经历的案例，我们了解它们的惟一理由是有关的人并没有死，而是又活了过来，讲述了这种体验。许多人都讲到碰到边界、界限或障碍物等，而这也是他们的濒死经历结束的时刻，他们知道必须返回。

界限有许多形式：迷雾、栅栏或墙、一条线（看到的或纯粹感觉到的）水等等。尽管只是个人的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或许图像本身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有一位妇女告诉穆迪医生她乘上了一艘小船，航行到了远方的岸边，那里站着所有她死去的亲戚和朋友，考虑让她加入

他们的行列。她说：“不，不，我还没有准备好加入你们的行列，我不想死，我不想走。”虽然船快要靠岸了，在最后一刻又掉头航行，这位妇女又回到了生活中来。

（有些情节与电视连续剧《X档案》中的特工丹娜·斯卡利快要死时的片断很像，在她的濒死经历中，她乘着一艘小船，漂浮着，锚绳的那一端通向远方的岸边。绳子其实有一会断开了，船浮在水面上，观众迫切地希望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但她的守护天使以护士的身份出现，把她呼唤了回来，她又活了过来。）

11. 返回：穆迪医生讨论了返回人世间的两个主要原因，个人的决定（需要照顾孩子或完成某项工作），或因为相似的理由被上帝或光明使者送回。个人的体验越深，他们就越不愿意回来！实际上，很多人说他们请求把他们留下来。有个人说：

天使说“你必须回去”，我无法相信。我请求能够留下来。一想到要再次返回肉体，我就特别消沉……但天使好像已经走了，说“沙农需要你”。此刻我意识到我有责任，沙农是我妻子，患有硬化症而致残。我一意识到这一点，就回到了肉体，为生活而斗争。

有些人返回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通常需要一定的知识。有些人获悉他们必须掌握某种知识，从濒死经历中返回后，你会发现他们成了孜孜以求的学生。

穆迪医生还指出，那些伤心欲绝的家人朋友的请求几乎能够将那些垂死的人挽回。一位垂死的妇女，她已经通过濒死经

历感受过另一世界，告诉她外甥别请求让她活过来，因为“你的请求把我滞留在了这里”。家人停止了请求，他们的阿姨也便平静地死去了。

当然，这种想法也有问题：数不清的伤心欲绝的人的请求也不能奏效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例如，1952年，阿根廷的精神领袖伊万·皮蓬（音乐电影《伊万娜》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在32岁时死于癌症，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崇敬她，站在瓢泼的雨中数天，请求让她恢复健康，但她还是死了，此后不久，国家陷入混乱之中。

如果祈求者能够治愈地球上的人的创伤，让他们相互去爱，即便是违背他们的愿望的，那么伊万·皮蓬的个案中又有什么错了呢？或许这只是个例子，证明要从大量的关于濒死经历的材料中归纳出“规则”是多么困难。

12. 告诉其他人：如今，要告诉其他人已经不是个问题，因为毕竟不是穆迪和库布勒-罗斯开始研究濒死经历的60年代了。由于《后生命》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虽然还混杂着祈祷），现在有濒死经历的人更有可能遇到同情和理解者。但即使是今天，仍有许多医务工作者倾向于将濒死经历当做是幻觉，可能是因药物引起的或是缺氧引起的，这样，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不太愿意将其体验告诉太多的穿白大褂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除了害怕人们说他荒诞不经，许多人对告诉他人这种体验还是很小心，因为它纯粹是个人的，很珍贵的。正如一位妇女所说：

我所看见的是只给我一个人看的。都是关于我的生死及与上帝的关系的。它是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的，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我不想把它用语言表达

出来，因为那样会玷污我的记忆。

13. 对生活的影响：雷蒙德·穆迪发表了他的发现后，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对濒死经历多说一句话，原因正是上述的极度沉默。但后来有些体验过濒死经历的人写作并发表了作品，正面谈及了这一问题，他们一点没觉得荒诞。实际上，在有些圈内，如新世纪社团内，濒死经历成了常见的话题，而这也《后生命》首次出版时，几乎是无法想像的。

还有些研究人员侧重于它对生活的影响，及濒死经历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西雅图的麦尔文·莫斯医生的著作后来对此作了深入探讨。他在 1992 年（与保罗·佩里合作）的《光明改变我》一书中，讲到了他所发现的濒死经历的持久影响。

但即使是在早期，也没有人能够说那些已经被诊断为死亡后又活过来的人还与原来一样。请记住，这些人能够证明人类灵魂的存在，肉体的不重要性。他们曾经与天使（有时是上帝本身）同行，看到过他们的过去，有时还看到了未来。他们已经跨越过了最终的界线，发现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相信自己发现了最大的秘密，那便是爱和尊敬所有的生命，无论以何种形式。所有这些都足以改变一个人。

14. 确证：雷蒙德·穆迪还讨论了濒死经历的客观证据，包括超脱肉体时听到的头顶上的对话，后来检查发现是准确的。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见第七章。

他的书在大西洋两岸出人意料地畅销，濒死经历突然间成了热门话题，从小报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到茶余饭后人们的津津乐道。这并不是说穆迪的工作得到了科学家同行们的认可。库布勒·罗斯在她的前言中，曾告诫他必须准备承受耻笑和艰辛，从某种形式上来说，这是一种说不清的保佑，穆迪先生担

心的是：

有些东西很敏感，可能会使法律调查人员不敢进入某些领域，但我相信这对临床医学和人类心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但是，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证明的，他的担心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

“我不相信”

濒死经历一直依赖于一些特别的关系链，它将许多关键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另一位被牵入该领域的年轻医生起初持怀疑态度，他就是米歇尔·萨伯，一位心脏病医生，心理社会学医生萨拉·克伦茨格把雷蒙德·穆迪的书给他看时，他的反应是“我不相信”。但由于他被要求参加非正式的调查，他开始询问那些新近被抢救过来的病人，他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经历可以告诉他。当接受他调查的第三个人向他讲述濒死经历时，他完全被迷住了，他讲的与《后生命》一书中描述的极其相似！萨伯医生说：

谈话结束时，我马上感到这位妇女那天夜里跟我讲的完全是深层次的个人对某一医学领域的深入审视，而我对此还一无所知。

萨伯医生对病人的诚实深信无疑，他认为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一人类经历。他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即研究濒死经历，到1982年出版了他的《死亡集：医学调查》。

另一位心脏病专家也是在与一位刚被抢救过来的病人谈话后，开始对濒死经历感兴趣的，他就是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医疗中心的莫里斯·罗林斯医生，他在1978年出版了《超越死亡之门》，他的书是为了证明濒死经历的研究人员仍然有很多分歧，许多人仍然拒绝接受它。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将读到的，如果典型的濒死经历可以看做是访问天堂，罗林斯则揭示了脱离肉体经历的证据，也就是人们去了趟地狱，后来又返回了。

另一名后来成为著名的濒死经历研究人员的美国医生便是肯尼斯·凌，康涅狄格州斯汤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与100名有过濒死经历的人进行了谈话，其成果见著于他的代表作《死后的生命：对濒死经历的科学调查》（1980年）。他的观点也给该领域的一位非美国研究人员提供了灵感，她就是英国心理学家玛尔格特·格雷，她对这一课题感兴趣起初是因为她自己的濒死经历。她著的《死后回归》于1985年出版。

其他著名英国研究人员还有戴维·劳里迈，他的转折性研究帮助建立了影响极大的“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彼得·凡威克医生来自伦敦心理研究会，他所进行的潜在濒死经历研究的病例见第九章中的讨论。

从一开始濒死经历似乎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研究范围，如今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对这一现象的新发现不断。例如，在赞比亚，萨玛·穆巴韦医生受到麦尔文·莫斯的《走近光明》（1992年）一书的影响，开始研究15名当地人的濒死经历，没有谁会杜撰故事，而每个人说的故事又与西方的那么相似。但

不同点在于非洲人对他们的濒死经历有着不同的解释。许多国家，如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穆迪医生的思考

在《后生命》一书中，穆迪医生对脱离肉体经历的现实进行过思考，它提供的关于远处的人和地点的确切和细节化的信息就是确证。在半严肃的场合，他说：

精神的身体与他周围的其他人相比，处于朝圣状态，但他们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许多间谍会认为这个状态真是太妙了……）

他几乎没有意识到，就在他进行濒死经历调查的同时，有些团体正在将这一“令人羡慕的状态”，即引发脱离肉体经历用于间谍活动！这可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有着深远意义的事实。将脱离肉体的能力应用在这一不光彩的方面这一事实，至少能够证明，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

案例

一位老兵的死亡

塞西尔·P. 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军队之中度过，但自 1968 年退役后，他就一病不起。他的女儿玛格里特解释了他为什么从没有“向疾病屈服”：

他安静地承受痛苦，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我们的态度激怒了他，而他仍然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承受着痛苦，他最后去接受了检查。医生发现他患的是癌症，而且已经无可救药了。他被送回家等死，我们决定不告诉他真相，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多么可怕。我妈妈和我每天都必须面对一位骨瘦如柴痛苦不堪的病人，却仍然在说你会好起来之类的话。所以很多次，我们不得不急着离开他的房间，以免他看到我们在哭泣。

有一个星期四，我给他端来一杯茶，他说：“可能就在某个星期天吧，我不能让他们等着。”我突然感到浑身冰凉，尽管那是个大热天。我知道他说的是他的死亡，但我假装不知道，他冲着我微笑，而他已经数周没有微笑的愿望和力气了。“对不起，亲爱的，光明会再次照耀我，你会看到的，昨晚光明使者来过了，很是可爱。”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已经派了侦探来，但下次我就不得不去了。”他叹口气说，“我等不及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向我要止痛片，妈妈给他的时候，他推掉不要，并冲妈妈微笑。真是有趣，那种笑像是从心里发出的毫无牵挂的笑，“我很好。”这是当时他能说出的所有的话。

到了星期六晚上，他的脸上似乎还有些粉红色，但当我指出这点后，他拿起我的手，低声说（他那时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了）：“不是变好了，亲爱的，但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样，我明天就要走了。”

第二天，他真的走了，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正如他所预测的，是在星期天。

濒死经历研究人员

在对濒死经历的三个世纪的研究中，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跨越了很长的过程，人们的认识的变化也反映在关于它的书名中。起初是一些医生，如库布勒-罗斯和穆迪等，他们充满同情。他们的开拓性作品的标题反映了着重点的不同。库布勒-罗斯医生的日常职业便是与那些身患绝症的人打交道。她的演讲和研讨会（她从中搜集书中的材料）的标题是无可辩驳的《关于死亡和濒死》。但穆迪是位哲学家，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则更为强调濒死经历的再生方面，因而他的书名为《后生命》。

许多研究人员出的第一本书的标题反映出他们对讨论死亡这一传统禁忌的新信心，包括格雷医生的《死后回归》、伊爱·威尔逊的《死后经历》以及莫里斯·罗林斯的《超越死亡之门》。

但新出的研究濒死经历的书刊语调似乎更为积极，强调了多数濒死经历中的主要因素的转换力量：遇见光明。这些书包括贝蒂·J. 爱迪的《被光明拥抱》、丹尼·布林克莱的《被光明拯救》、切里·苏瑟兰的《光明之子》、麦尔文·莫斯的《走近光明》及成名作《光明改变我》。要紧的是，很多新书都是由那些体验过濒死经历、且后来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的人所写的。

生死抉择

贝蒂·乔因流产被急救送往医院，由于失血过多及并发症，她变得极度虚弱，她感到自己漂浮了起来：

在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里，我安静地漂浮着，没有痛苦、害怕和焦虑。那些雾似乎托着我，抚摸着我，人仿佛又变成了婴儿，我愿意这样……我似乎漂到了一个岛上，到处都是鲜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大小的花朵。我终于站了起来，徜徉在花丛中，幸福地享受着其中的宁静。后来我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很熟悉，却记不起名字，他只是向我身上泼洒爱，爱包围了我，所有的普通人可能受的伤害和害怕

都一去不返。这个人在我面前逐渐漂走，我的眼中闪过一生的场景。我立刻明白什么错了，我怎样才能做对，我被打动了，我多么希望能够待在岛上，但我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活得更好了。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堵矮石墙，我知道我可以轻松地爬过去，但如果那样，我就会死了。那个人让我自己选择是生是死。我看着墙，想到丈夫和两个孩子以及那些我亏待过的人，我希望补偿他们。我摇了摇头，又回来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又回到了肉体。

我死的那天

泰德在 1961 年修理带电的水管时，意外受了电击，他奇怪地发现自己“死了”。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我想到了“我死的那天”，有些人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是活着在讲这件事的。没错，我就是个活证据。我先是看到电闪过来，然后是嘣的一声，我被重重地摔在厨房地上，我正在那儿修水管，我撞在墙上，后来躺在地上的那个人便再也不是我了。

我看着我的身体，真的没有多大兴趣。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向上浮起，一直到天花板消失了，我飞了出去。接着我便像是在度假，又兴奋，又快乐，且无所

顾忌，你尽管想像吧。我想到我肯定是死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死亡是灰暗而肮脏的，一切也将结束。但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是结束！

后来我被拉入漆黑之中，但一点也不可怕，好像毛毡裹着我，很舒服。我发现自已快速地飞过这一漆黑的空间，飞向灿烂的白色光芒。噢，这种感觉太好了！简直无法描述。这是你遇到过的最美妙的事物再乘以百万倍。我看着光明，光明也盯着我，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当我去了那儿，我浮到了一个平台上，那里有一位高大的人，身穿白袍，我想肯定是基督，我问他是不是，他只是露齿而笑，说：“我是谁，又有何干呢……”

第三章

活生生的鬼魂

濒死经历及死亡本身证明精神可以脱离肉体，进入另一世界，这一世界通常是看不见的未知世界。这一脱离肉体的经历也会在其它情况下发生，在梦中、催眠状态、外科手术时，或其它无意识阶段出现。

有些脱离肉体的经历可能会没有理由地突然出现。也可以通过药物来引导（但这种经历与以其它方式出现的脱离肉体经历截然不同）。

脱离肉体的经历是指当意识，或所谓的“灵魂”与肉体分离，并从不寻常的角度（常常是从空中）看它。这个人还能够以正常的方式听见和看见，但却已经没有实际的眼睛或耳朵，可能同时经历正常现实和精神领域。

阿兰·杰兰德在他所著的《思考与生存》（1983年由精神研究协会出版）一书中，写道：

脱离肉体的经历惊人地普遍：不同的调查产生的

结果（我可以保证八九不离十）表明，至少有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左右的人有过一次脱离肉体的经历

.....

“脱离肉体”一词的含义是除肉体以外，还有些东西，其存在即是为了离开肉体。这一精神体曾经一直为神秘学派和其它许多宗教和文化所认可，从古埃及的“卡”或“巴”，到基督教或犹太教中的灵魂。直到近代的万物有灵论，即对灵魂的信仰，以及希腊的万物有灵等一直在西方极为流行，但物化的20世纪创造的是一种怀疑的氛围，如今许多人怀疑有否不可触摸的自我。总之，眼见为实，如果有些东西无法亲眼见到，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存在。

但是，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人自己发现确实存在着灵魂，尽管他们以前可能完全不相信。这些人中的许多原先生活在假设之中，即认为物质的肉体就是一切的存在。但在他们访问了死亡之门背后的世界后，他们开始感到疑惑了。

“那些迷人的服装”

26岁的阿兰原先是位摩托车快递员，来自沃尔夫汉普顿，一直认为灵魂之说是骗人的东西。他说：

我认为精神和死后的生命完全是空话。葬礼结束后，我便成空了，一说起天堂，我就想呕吐。我认为

你看到的只能属于你，你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永远地结束了。当你的脑子已经不复存在，你怎么可能再体验什么呢？一切都归于尘土，一切都告之结束。

但是，阿兰必须面对的是，一场无法想像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他对死后生活的看法：

1986年3月，一个黑暗的雨天清晨，我骑着雅马哈穿行在路上，脑袋里想的满是足球的事，突然我的前面蹿出了一辆卡车。我想绕过卡车，但我的车速太快了，突然间又有一辆自行车横穿过来。我重重地倒在了路上，两肩钻心地疼。我滑到了一辆轿车前面，听到急刹车的声音，又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接着我听到很嘈杂的声音涌向耳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平常，也许只是看似平常。没有喇叭和天使或魔鬼。我只是站在路边，左顾右盼，我没感到有什么特别。如果说有的话，我只是感到没有痛苦，很幸福，当然，这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当时的感觉。那时的我就是平常的我，站在路边。

后来，我注意到了一些东西。那是一具尸体躺在我脚边的自行车旁，脸上有血，人们聚在那儿。卡车停在路边，司机与其他人在一起，解释说不是他的错。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只是对事情的进展情况感兴趣。但我突然间意识到那个躺在路上的家伙就是我。我无法告诉你当时的感受，你会以为我感到害怕或是迷乱，但我没有。一看到这件事，我只是有些模糊的兴趣，但很快就想走开。我对自己的身体居然

也不再感兴趣，真是无法想像！

我想我肯定是死了，因为无法解释我已经脱离肉体，我感到一阵轻松，很高兴。我直接升到了空中，从上面看到了整个场景。我看不见救护车来了，医生开始救治那个皮开肉绽的家伙，那家伙居然就是我。即便当他们急忙把我弄上车，很快地开走，警报响起，我也没有一点点在意。

一点准备也没有，我的脸上便被阳光照耀。那是个阳光普照的地方，这么说吧，我曾经吃过迷幻药，但感觉与这完全不同。我高兴地徜徉在花海，还有音乐声飘来，我听不懂，但总之很动听。那时候我很迷金属打击乐，但根本不是打击乐，像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古典音乐。我很高兴能够永远在那儿从容地散步。后来我看到一对穿着长袍的人，但他们一点也不怪异。我很想过去向他们问好，我正在这么想时，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们说，虽然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一切只是意志，是意志的对话。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我得回去，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快要崩溃了，我求他们让我留下来，但他们说，不行，回去！

我最后看到的是他们灿烂的脑袋，真切不过，向我点着头，阳光照耀着。这些让我异常兴奋地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但突然间我来到了医院的急救病房里，医生正在救我，我感到很害怕，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让我回来这件事。

我的腿摔断了，肩膀错位，浑身伤痕累累。我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但此后，我开始考虑我经历的东

西。我的直觉是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不是怕被嘲笑，只是觉得我的体验很珍贵。我不希望别人对此说东道西，或试图花力气去理解它。最后，我向一位图书馆的妇女说起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知道所有关于濒死经历的故事。她给我看雷蒙德·穆迪的书，我读后，感到我所经历的正是这些。虽然我不认为我在临幊上已经死了，或是即将死亡，我已经体验过濒死经历了。它让我内心感到一丝光亮，因为我并不孤单，还有很多人有过濒死经历，而且多数人在体验过后，生活有了全面的改变，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

我曾经是无神论者，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快递员，能够想到的幸福时光便是在周末能够在家待着，谁会去想死了以后的事情呢，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是带着使命的，我从那边来，知道生命的目的，知道有天使们在关爱着我……我感到我的记忆中有了宇宙的秘密。没有什么要考虑的，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件迷人的服装。我们死的时候会把它交出去，带走的却是真正的东西，我等不及了。

濒死经历让阿兰着实改变了，他放弃了他原先的所有兴趣和朋友，最后居住在英格兰西部。现在他在帮忙开一家新时代书店，专门销售讲述神秘经历的作品。但对于他而言，濒死经历给他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让他明白了一个事实基础。正如他所说的：

如果你以前告诉我，我会脱离躺在路上的身体而

毫不介意，并作为精灵到处游历，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会请穿白大褂的人把你带走。但事实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完全不是做梦或幻想。当你深受伤害或垂死时，脱离肉体是一种过程。我们的真我只是通过一根细线附在身体上，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灵魂的出逃

脱离肉体的经历数百年前便有报道，只是所使用的词汇会依据文化和个人的期望而有所不同。古埃及人相信存在着一系列的精神实体，每一实体都可独立于身体生存。沙门这一智者可能来自不同种族，从西伯利亚到亚马逊盆地，都凭借着其精神实体到过其它地方，因为他们希望学会如何治疗伤病，迁移部族以避免被淹没，或找到最佳的狩猎处。

神秘学者，如西班牙的圣约翰，曾经描述过灵魂是如何逃离肉体，消除所有的感官痛苦的。十字军的圣约翰长期被困在狭小的单人牢房内，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但他的灵魂经常出逃，飞过高山，伴着呼啸而过的大风，让他感到狂喜和自由。还有些幸运的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英雄，英国情报官奥德·邱吉尔也曾从瞬间的痛苦中被拯救出来，有些甚至是直接引导的脱离肉体经历。

当然，也有些信佛的在思考和幻想等过程中，故意将意识消除至脱离肉体的临界点，以减轻身体或感情上的痛苦。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13世纪法国西南部所谓的异教徒，即清洁派（阿尔比派）教徒就曾点燃柴堆迎接殉难者，据某些记载称，他们甚至是快乐地去做的。这是因为他们佛教的影响，当肉体仍然在经受火的烧灼时，灵魂已经预先出逃了。

从物质世界的恐惧中逃出的有爱德·莫里尔，20世纪初他在亚里桑那州的监狱中待过，那时他常常被双层紧身衣捆扎起来，然后狱卒在他身上泼水，让紧身衣遇水收缩。莫里尔说那就像是“被慢慢压死”，但幸运的是有时候他的痛苦会因为灵魂的释放而被减轻。这听起来像是主观愿望的极端例子，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后来，他碰到的许多事情确实发生了。他甚至碰到了后来与他结婚的女子。

很久以来，许多人都相信灵魂会在我们熟睡时自动脱离身体，我们所记得的零星的梦境只是真实的脱离肉体经历的一部分。古罗马和希腊人鼓励生病的人睡在特定的梦想庙宇中，认为那样他们就可以释放自己，在天体上遇到能够治愈他们的人（甚至是上帝本身），或许是能够在梦中从牧师那儿得到帮助他们的最佳信息。埃及人睡在庙中时，连续三天灵魂脱离肉体，类似于种族萨满用药物引导的灵魂脱离肉体，他们声称在此期间发现了重大的秘密。

危机幻影

多数（但不是所有）濒死经历从灵魂脱离肉体开始，当个人面临着威胁生命的混乱时，它似乎成了一种自动的放松行

为。身体面临的危机迫使灵魂逃离肉体，带着一线的意识，第一次从空中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多数脱离肉体的濒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观的，但有些经历确实有着目击证人。第一类是危机幻影，即某个人在死亡时，会被数里以外的其他人看到。有记载的此类故事有数十例，很多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整个一代年轻人死于那场战争。经常反复的一个主题可在下面的故事中反映出来，它是一位年届 90 岁的约克郡老太太在 1968 年叙述的：

1916 年，我弟弟阿尔伯特去了远在法国的战壕，我们大约有 6 周时间没有得到任何他的消息。真是令人心焦的一段时光，尽管如此，我们还得做好日常的事务。一天早晨，我正在洗碗，几乎没有想什么。突然间，我听到前门打开了，有一个人在说话，像是在前面的楼梯上擦靴子。我的心开始狂跳不止，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种声音正是伯特进门时常发出的声音。我跑进客厅，差点晕了过去，因为真的是他，浑身雪白，军装上满是泥污，血正从头上的一个洞中往脸上淌。他看起来很老，很苍白。他看着我说，“噢，玛德，给我倒杯茶吧，我累极了。”我根本没想到拥抱他或亲吻他，只是冲进厨房，把水壶放上。但当我回到客厅来看他时，他却不见了。我到处找，呼唤他的名字，找了好几个小时，但就是没有找到他。我从精神上被击倒了，无法理解，我躺在床上，一直哭个不停。我知道他肯定遇上可怕的事情了。

几天后，玛德收到了伦敦战争办公室的电报，通知她阿尔

伯特已经战死沙场，时间恰好是在她看到他，与他的幻影交谈的时候。阿尔伯特的上司给家人写了信，信中说“他正好被打中了心脏，因而没有感到痛苦”，但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惯常做法。后来，阿尔伯特最好的朋友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他告诉玛德，阿尔伯特被击中了头部，正是他的幻影受伤的部位。

当然，这一故事以及数十个类似的故事只是些片断，多少年过去了，已经显得有些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危机幻影甚至成为一种城市神话，表面上只有心理学家和民俗家们感兴趣。

但也可以作另外的解释：也许玛德太想听到她弟弟的消息了，因而产生了幻觉，她看到了他，与他交谈。或许她听到的声音只是她脑子所想的伯特回家的声音，或许整个故事只是她的杜撰，想给她弟弟添加些许的光环，否则他那悲剧般的短暂的一生就不会被世人所知晓，得不到认可或没有个性。

但这些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这一案例本身。玛德当然不可能是为了得到他人的注意或荣誉而杜撰，因为她是过了将近 30 年才与家里的其他人说起这件事的，如果她真是想给伯特添些荣誉，她为何不弄些言辞更为强烈的演说来讲出他的幻影，或是讲一讲最后的英雄壮举呢？相反，故事里的人只是想要杯茶。争论故事是否有意杜撰出来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除了头部受伤这一细节外，要解释幻影的假设仍然很困难。当然，这一细节也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如今，玛德和她同时代的家人都已经作古，我们也无从发现真相。但这只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SPR 几年来搜集了数百个相似的故事，因而，正如人类经历的主体部分那样，它们至少值得你暂时信任一回。鉴于其它相似的案例，这个故事完全可信。

据说，精神可以在瞬间游历任何地方，只要是能够想到的：头部中弹、垂死或已经死亡，伯特临终想到的可能恰好是他自己回到家，向玛德要杯茶的情形。他的精神和身体已经经历了分离的过程，身体服从了精神的愿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愿望变真，而不久他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

偶然做梦

神秘学派和唯心论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在睡着时，他的心灵是在自由飞翔的，但也有人认为梦的产生是因为睡眠时人脑中的化学变化，像放电影一样，放些随机的无意义图像，使头脑准备另一天的需要。但也有证据表明，睡眠状态下确实会发生，也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起因很可能就是睡眠时灵魂脱离肉体而导致的。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互惠案例，即脱离肉体的情况被另一人看到。美国心理研究学会就曾报告过这样的案例，它发生在 1957 年 5 月一位 26 岁的玛萨·约翰逊身上，约翰逊来自伊利诺斯州的普莱恩地区。她说在 1 月 27 日早晨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游了 1491 公里（926 英里），来到了明尼苏达州她母亲的家里。她说：

过了一会，我好像独自一人通过一大片黑暗。紧接着，就在我的下面，似乎我处在很高的地方，看着无边的黑暗的海洋中闪着一片光明的绿洲。我沿着一

定的角度来到了一所校舍，我妈妈就住在那儿，我进了房间，来到碗柜前，习惯性地双臂抱前，我看到妈妈伏在什么白色的东西面前，用手做着什么。她好像起先没有看到我，但后来她抬起了头。我感到很高兴，站了一会儿，转过身上了四个台阶。

她在伊利诺斯时间凌晨 2 点 10 分从梦中醒来（明尼苏达是 1 点 10 分）。她母亲在两封信中谈到了这件事，第一封在 1 月 29 日，就在事情过去后两天：

我相信是星期六夜间，1 月 26 日或 27 日的凌晨 1 点 10 分，你们的时间应该是 2 点 10 分。我在厨房里熨一件外套……我抬头一看，发现你就站在碗柜前，冲着我笑。我跟你说话，你却又走了。有一会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哪儿。我想狗可能也看到了你。它们很激动，想跑出去，似乎你就站在门边，呼着气，格格地笑。你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后面扎着马尾巴，前面的留海卷着，衣着整洁光亮，似乎是纯白的。

玛萨·约翰逊证实，她在那天夜行时（虽然她可能没有穿着罩衫，扎着马尾巴睡觉）她的头发和衣着确实如她母亲所说。

来自芝加哥的路易斯发现 70 年代后期他经常做些模糊的梦，睡眠者意识到他在做梦，且真正能够控制梦的内容。起先，他为自己能够创造出令人激动的冒险经历感到心满意足，觉得自己简直成了詹姆斯·邦德般的人物，能将自己沉浸在现实的假想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姑娘！但过了没多久，他现实生

活中的朋友开始出现在他的梦中，那可不是电影，但让他感到迷惑而混乱的是他们就像是在电影中那样经常偶然出现。最终他放弃了与他们谈笑的兴趣，开始与他们就一系列广泛的话题作长时间的交谈。“这是真的，你知道，”他朋友凯西在梦中说。“我会向你证明的，我并不是如人所说，住在加拿大，我早就回来了，明天上午 11 时我们在伦敦塔咖啡厅见面。”

醒来后，路易斯写下了梦里的每一个细节，并注明他同意赴约，虽然他认为凯西远在加拿大。但当他第二天来到咖啡馆时，他真的看到了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见到你不感到惊奇？”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梦中约会之事，也没有作任何安排，但她的潜意识中确实有些记忆，让她在恰当的时间来到恰当的地方。

梦中对话

类似的梦中交谈含义深远，并且显然能够印证这样的观点，即有些意识在睡眠时实际上是与身体分离的。有些研究项目从事的课题便是梦中对话的可能性。70 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乔·弗雷德曼，对英国人类学家帕特·诺恩在 30 年代时远在马来半岛的山丘上从事的研究很感兴趣。诺恩在那儿碰到的多数种族都是充满血性和暴力的，但泰米尔塞诺族却性情平和而满足，他称他们为“快乐的人”。他与美国心理学家基尔顿·斯图亚特一起生活到该部族中，试图发现其秘密。

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背后的支撑

竟然是他们对梦境的态度。泰米尔塞诺人每天上午要花数小时相互分享他们的梦中所见，谈论其中的内容和含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分析和利用梦境的复杂的方法，例如，鼓励儿童做梦，来抵消连连的噩梦。在后来的梦中，这些不怀好意的人物成了孩子的朋友，甚至是盟友，这种智慧几乎反映在该部族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泰米尔塞诺还利用梦来与自然世界的精灵联系。河流的精灵会告诉他们捕鱼的最佳方法，森林之精灵会向他们揭示出最有效的狩猎方法。

这些人都相信他们的精神在睡眠时已经离开了肉体，那些死去的人可以利用梦中的时间向活着的人现身。实际上，梦中的时间为生者和死者提供了双向沟通的临时桥梁。萨曼，一位当地人，曾向诺恩和斯图亚特描述过他死去的妻子是如何在梦中来看他的。他要求她证明她的身份，让他相信她是附在他妻子身上的灵魂。但她告诉他，她给他跳段舞，能给他治病，如果他能做得正确，随她一起埋葬的一个木盒会出现在木屋里。舞跳完了，突然屋子里起了一阵冷风，一个盒子出现在微风中，并掉在了地上。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位当地人也是把此事当事实讲述的。很显然，他不想误导任何人。

理论上讲，当一天的喧闹趋于平静，头脑从逻辑和理智的那半部分转开后，死者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铭印。实际上，人们对大脑的原理还知之甚少，没有人能够发现记忆存放在哪里，对左右脑的理解也仍然只是出于想像。也许分开左右脑的纹路只是所谓的生死界线的一个比喻，很可能是这样！

但弗雷德曼及其他人都不认为梦是一种介质，他认为梦是活人之间创造出的一种心灵感应空间，使生者能够依靠心智在梦中相互沟通。70年代初，在伦敦，弗雷德曼领导一组20到

50岁的人进行了实验，以期理解这些梦中对话的潜在含义。

这组人中一位叫比尔的，说他与魔术师站在一个圈内，魔术师让他想起组内的另一位成员汤姆。汤姆告诉他他是“H”或“K”。同一天夜里，汤姆梦见自己在邮局工作，正按字母分类邮包。

当然，怀疑者对这种显然的心灵感应式沟通持有三大理由：直接编造、巧合或记忆错误综合症。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协议，即每个人的梦都首先要告诉弗雷德曼，就排除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谋或记忆错误综合症。虽然巧合也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弗雷德曼和其他人记录下的许多相似的梦中对话之中的一例，又使巧合变得不太可能。

但是，本案例与萨曼梦见妻子的故事中的差别在于后者涉及物质因素：即出现了木盒，而梦中不可能发生。比尔和汤姆的相互交流显然纯粹是在智力层面的，但那位族人却能出示有力的证据。心理学者的研究记录证明信仰和期望能产生某种现象，而期望越高，结果就越发戏剧化。族人对梦中对话毫不怀疑，而伦敦的实验人员则受制于他们自己的复杂的实验协议所要求的谨慎及需要相应的证明等。

试验天赋

许多有天赋的心理学家都将他们的天才归因于科学严谨，但这并非一直是方便或和谐的伙伴。这些实验中最有名的是美国商人罗伯特·门罗进行的，他发现他可以按意志来引导脱离

肉体经历的活动。

门罗第一次体验脱离肉体的经历时已经人到中年，但那时他认为是幻觉，是某种疯狂。但初次经历似乎为他打开了大门，他开始喜欢后来的脱离肉体经历，他依凭这些小心地记录下了一个客观科学的灵魂。

他发现星际旅行有多个不同的出处，他把它们称为“地方”，每一地方都有其特点和特定的实体。例如，他把地方 II 描述如下：

它是一种非物质的环境，有其运动法则，一切与物质世界的关联很遥远。其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意识世界所无法理解的。在这无限中蕴含着我们所知道的天堂和地狱的所有方面……在其中居住（就用这个词吧）着各种智力不同的实体，他们能够相互沟通。

和许多神秘学者和巫师一样，门罗把世界描述成由意念组成的，即意念生成现实。他说：

地方 II 是一种状态，所思即所在。它是一种极有生机的创造力，能够产生能量、组成物质的形态、提供感觉和沟通交流的渠道……在这种环境下，不需要机械补充……只要你想到了，它就会变成事实。

与许多其他有过脱离肉体经历的人不同的是，门罗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脐带般连接着身体与灵魂的“银线”，但他描述的感觉是“松松地挂着，能够触摸到的是身体的温暖，就像是由数百条腱肌整齐地捆在一起”。

门罗的心理研究课题是有力的分析，他的作品《逃离身体的旅程》中记述了他的发现，著作发表于 1971 年。他在书中作了许多统计，如，旅行时 96.2% 的感觉是温热的，42.2% 发生在白天，57.8% 发生在夜间，而 62.4% 的时候他则面朝南北方向。很明显，为了给他的研究增加科学可信度，他还列出了数百种其它统计，遗憾的是，许多是毫无价值的。例如，他告诉我们他的实验是带有 100% 的倾向性的，但这显然不是发现，而是他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的。不过，罗伯特·门罗仍不失为 20 世纪的超心理学大家，虽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用的真正意义不过刚刚显现。

他无疑是许多灵魂旅行者的倡导者，希望体验所有的经历，让人们分享他的发现。他还在弗吉尼亚郊外创立了门罗应用科学研究院，教授改变意识状态的技巧，其中就包括脱离肉体经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如何引导脱离肉体经历

罗伯特·门罗曾在研讨会和著作中谈到了他经历过的无数次脱离肉体经历。以下便是简化的做到安全地脱离肉体的门罗方法：

- 选择一间温暖、黑暗而安静的房间，舒服地躺下，头向北。
- 嘴巴微张，呼吸均匀，放松身体和意志。
- 在昏昏欲睡时，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简单的图像上。

- 进一步放松，注意眼睑四周的黑暗。
- 要引入脱离肉体开始时的振动感，注意额头前约 12 英寸（约 30 厘米），向外延伸约 6 英尺（约 2 米）。你会看到与身体平行的一条线，想像线条下方开始振动。让他们掉落到头上。
- 让振动通过身体来加以控制，首先朝一个方向，然后朝另一个方向。一旦你让他们做到你所希望的，你便已经准备好让灵魂与身体分离。
- 注意向上浮动的快乐的意念，你的灵魂将随你的思想而动。
- 要返回肉体，你只需要想到合二为一，肉体与灵魂就会重合。

X 先生的身份

20 世纪 60 年代，数位科学家致力于改变意识状态的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代研究人员发现了可以人为引导迷幻旅程，但在此过程中会损坏他们的健康，尽管能够激起对了解未知世界的极大兴趣。

1961 年，西莉亚·格林在英国牛津的心理学研究院开始广泛地进行脱离肉体经历的研究，调查这种经历的普遍性。在 326 位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 60 人称体验过一次脱离肉体的感觉，但却有 21 人体验过 6 次以上。与门罗不同的是，这些被调查者中有 80 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有灵魂的存在，只是报告

“与身体不相干的意识”。而其他人则称脱离肉体经历源于厌烦或疲劳。

另一位同时代的英国研究人员是罗伯特·克鲁克奥。虽然他是地理科学研究院的高级教授，但却对超心理学一往情深。他搜集了来自全球的 1000 多例脱离肉体经历，揭示了他们的一些共性所在。例如，他指出许多灵魂旅行者都说，在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刻，听到很响的嘀嗒声或撕裂东西的声音（这是濒死经历的早期阶段）；灵与肉分离一般从脚或手开始。

但是，正是 60 年代中期心理学家查尔斯·T. 泰特博士的辛勤工作，才使得对脱离肉体经历的科学研究浮出水面。泰特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教书，他从事过一系列的试验，让一位 X 先生多次体验脱离肉体的经历，而研究结果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X 先生被安置在一间安装有专用设备的房间内，他的心率、脑电波和眨眼频率都被加以监控，因为这些是梦的周期性特征。

他被要求将灵魂置于隔壁的房间，泰特在那儿藏了一个随机选定的五位数，但放的位置较高，一般看不见。前七次的努力都失败了，也许是因为 X 先生受制于实验室的条件，但他的第八次努力成功了，这虽然算不上惊人，但也很有趣。

他的灵魂飘到了隔壁的房间，虽然他没有注意到目标数字，但他确实注意到了原定在那儿的助手没有出现，助手确实没有出现。飘到大厅后，他发现她在与一位陌生人交谈。后来泰特核实了这一情况，实验室技师说她确实曾经出去与她丈夫说了会儿话。

当泰特揭示 X 先生就是门罗时，这一试验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虽然他们证明的不一定确切。但是，助手的故事与许

多报告中所称的在濒死经历中遇见某些人、听到交谈等情况极为相似，而这些谈话后来又被证明是确有其事。

意志的眼睛

泰特医生发现了一位新的目标，称为乙小姐，她在脱离肉体经历中第四次努力时正确地读出了五位数 25132。猜中这一数字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不过，泰特医生还是承认试验只有一次成功，因为乙小姐也可能通过其它超自然功能，如特异功能或千里眼等途径获悉此数字。

1972 年，卡尔利斯·奥西斯和简·米歇尔开始了为时将近 18 个月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纽约艺术家英格·斯瓦恩。斯瓦恩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说他两岁时接受扁桃体切除术时，就曾有过脱离肉体的经历，现在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正常意识下引导脱离肉体的经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瓦恩的经历引起了来自各地，甚至是些预料之外的人们的极大关注）。

当被要求叙述放在较高的平台上的图纸或物体时，斯瓦恩总能令人惊奇地说出精确的答案，甚至能说出某幅牛眼的目标图中哪一段缺了，虽然有时颜色会弄反。还有一次，他没有能够识别出盒子里的东西，据他说是因为目标上的灯突然灭了。虽然研究人员声称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后来检查发现，情况属实。

奥西斯坚信这些试验表明，当一个人脱离肉体时，他的视

觉与正常状态下相同。后来，一位缅因州的精神病学家亚历克斯·泰诺继续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来验证这一假设。泰诺被要求去大楼另一端的一个房间，然后报告出他在那儿的光学成像装置上发现了什么。但第一轮试验失败了，泰诺说是因为他的灵魂小得看不到那装置！正如他所说，“我把自己的灵魂体放出，它小得几乎看不见，像个小光球。”但奥西斯为泰诺搭了一个平台，让他可以站上去之后，结果立马好转，197次试验中，有114次成功了。

泰诺声称他的双重存在有时会被其他人看见，但奥西斯从来没有能够拿出证据。在北卡罗莱那州的精神研究基金会，罗伯特·莫里斯医生（现任爱丁堡大学超心理学院主任）也在研究一位名为凯思·“蓝”·哈里的对象，他也说能够引导脱离肉体经历。他的研究很快有了可观的成果，不仅多次猜对了另一房间内的纸板上的顺序，还认出了那些经常聚在那个房间内的人。

或许意义最大的是，一位研究助手声称确实看到了哈里在脱离肉体旅行时的双重存在，因为这与泰诺所说的相似。甚至一向谨慎的罗伯特·莫里斯在记录中也称感到了哈里在房间内的存在。

虽然泰特和奥西斯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积极发现，许多人仍然怀疑，并坚持认为非物质的整个概念纯属无中生有。不过，对于灵魂存在的最有力证据不是来自牧师、教员、大学实验室等，而是来自似乎最不可能的非精神来源，即美军五角大楼。

1995年，依照信息自由法案，美国政府承认已经花费1200万美元（有些来源所称的数额更大），用于调查和利用超自然的间谍技术，包括遥视等。虽然有些差异，但这正是利用

人为的脱离肉体经历来进行看不见的间谍活动的例证。

真正的 X 档案

1995 年夏，英国 4 频道播放了杰姆·斯奈贝尔制作的一档电视节目，称为真正的 X 档案，节目揭示了美国政府参与超自然研究活动的特别背景。据该节目报道，五角大楼为“遥视”项目拨款已经达 20 年，用于试验和培训具有潜在遥视功能的人以目力进入敌人的设施。

最赋天才的毕业生之一是埃德丹姆少校，他现在已经是一介平民，自己开设了一家遥视培训学校。他说陆军的主要教官就是英格·斯瓦恩，也是查尔斯·泰特试验人为脱离肉体经历的明星对象。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从事超自然能力的研究究竟有多长时间了，哪些研究人员得到过五角大楼的非官方资助。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如前苏联和以色列多年来也一直在利用精神研究作为间谍武器。似乎是来自铁幕国家的威胁促使美国政府进入遥视研究领域的。正如国会议员查尔斯·罗斯（情报评估与监管委员会主席）在收到遥视研究的初期成果时说：

我所能说的是，如果结果是假的，我们的安全体系就会失效。这些人看到的航空图像证实，它们不可能是假的，有些情报人员，知道遥视确实能够起作

用，但他们还是要阻止进一步的研究……但我认为他们组成了一张价廉的雷达系统，如果俄罗斯拥有了，而我们还没有，我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在精神间谍（也有些人戏称为精神间谍学）上投入如此巨额资金的含义是广泛的，它不仅是模糊地相信灵魂的存在，而是最终证实它是现实存在。否则，即使军方不会因为将可观的国防预算用于毫无意义的研究上而受到制裁，他们也不会连续20多年从事这项研究。

在巨兽的肚子里

美国陆军的明星遥视者之一是戴维·莫尔豪斯少校，他在1996年出版的《精神勇士》一书中（副标题为“中央情报局超自然间谍计划真相”）讲述了有关的故事。书中谨慎地讲述了他短暂而辉煌的精神间谍经历，以及由于他揭露了遥视计划的秘密而失宠的过程。不过，或许书中最有意义的方面在于他的故事是从濒死经历开始的。

1987年春天，莫尔豪斯是美国陆军第75别动团第1别动营B连的连长，当时他们连部署到阿拉伯沙漠训练约旦部队。具体驻扎在一个名叫贝塔埃尔古尔（巨兽的肚子）的山谷里，约旦人认为那个山谷充斥着噩梦。当然，钢筋铁骨的美国、久经沙场的美军认为这不过是迷信，但他们私下对此地也总感到有些不自在。莫尔豪斯说它是个“不太干净的地方，有点邪”。

正是在巨兽谷，他体验了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的经历，而他自己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在那个陌生骇人的地方行军时，一位约旦士兵的枪“指错了方向，莫尔豪斯立刻感到整个世界一片漆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尔豪斯这位带点理想主义的美国军人，在遥远的伊斯兰的土地上体验了濒死经历。但也正是这次体验，第一次有效地打开了他的精神闸门。

被粗心的约旦士兵的子弹打中后，他看到了一团白雾，腿失去了知觉。接着雾散去了，他发现自己站在山下，山顶上则站着约 12 个人，像是都穿着白袍。有一个人转过身来看着他，满脸善良，那人让莫尔豪斯靠近些，他这么做了，动作有些“怪异”地来到了山顶。迟疑地交流了几句话后，穿白色衣衫的人说，“我们让你来是准备给你说些事情。”

与报告的许多濒死经历不同的是，他遇到的人几乎都是陌生的，莫尔豪斯对白衣人的印象是迅速、积极、无法描述。他需要准确的词语来说明所经历的一切：

你的选择（关于尘世的职业）是错误的。你应该走一条追求和平、教导和平和通向和平之路。你已经尝过死亡的味道……现在你回去吧。

一声巨响充斥莫尔豪斯的耳朵，他的眼睛睁开了，膝盖弯了，他描述了濒死经历的最后一刻：

空气死般厚重。我想说话，想哭泣，但什么也说不出。我能做的便是躺着，浑身痛苦不堪，孤独和恐惧，难以描述。雾在我身边环绕，遮住了山，几分钟

后，天彻底黑了。

本书中讨论的濒死经历多数都是受威胁生命的事件的影响，许多情况下，生与死的界线是明晰的。但在莫尔豪斯的例子中，情况完全不同。打中他的子弹只是打凹了头盔，当然他的头上确实鼓了个大包，后来头疼得厉害。但让莫尔豪斯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一事件是否真的是表面看似的偶然事件呢？

天使之后

莫尔豪斯把那些白衣人称为他的天使，他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有时是在意识正常的清醒状态下。后来他被分配到所谓的“神圣山巅”的情报部队，编入执行“太阳条纹行动”的奇怪小组。这也正是莫尔豪斯被派去的五角大楼的遥视部队，虽然近年的情况表明，可能有多支部队在（可能不知道其它部队的情况下）同时作业。

他发现脱离肉体经历确实存在，此外，它们还能方便地引导，在脱离肉体的情形下搜集的信息远不只是令人叫绝。莫尔豪斯开始忐忑不安地在家从事研究，在浩瀚的与遥视部队有关的文件中查证某些东西，有些情况也随之明显起来。正如他所写的：

美国政府拨款支持多达六处地方的超自然力研究

工作，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州和联邦研究中心内。他们在遥视和各种相关的技术研究方面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这些项目及与之相关的部分自行分门别类，不属于任何情报机构。他们让人害怕、可笑、嘲笑，受尽批评，但是，确实有那么些居高位者对此很感兴趣，对其给予扶持帮衬，而且从我所阅读的资料中能够得出的惟一结论是：它确实管用。

经过后来数月的努力，莫尔豪斯发现，间谍世界简直像是出自科幻小说作家的最为狂乱之梦。如果他不是准备误导大众或说谎（证据表明他不是），那么他的故事便是人类的潜能的最佳明证，也是对不道德地使用这种脱离肉体经历的控诉。

一段秘史

戴维·莫尔豪斯开始从事“太阳条纹”行动时，收到了一批文件，让他阅读后了解其任务背景。有一点很明显：

我无法相信，这一计划自 1974 年就开始了，已持续近 15 年。它不再是试验，他们知道它能奏效，他们已经在斯坦福证明了一切，所有证据都在那儿。从事研究的人员还写过相关的书，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书中也没有提到有情报部门的介入，但政府拨款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国际超心理学界对加州斯坦福研究中心近年的论著已经相当熟悉，但它与中央情报局的关联只是大多数超心理学家的推测。虽然多数性质类似的大学实验室一般得出的结论总是“纯属偶然”，但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是让人称奇的。

自 70 年代初开始，许多遥视人员便分组在哈罗德·帕索夫和拉塞尔·图尔格的主持下接受试验。试验目的是证明有无可能描述一个随机选择的数英里外的地方，而且实验对象事先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被选。他们被要求尽量说出他所想到的关于这一未知领域的特征。把他们画出的图与真实的照片相比，遥视者描述出的情况常常极为精确（远不只是巧合或偶然说对），甚至他们乱画的东西也极为精确。

媒体有时会报道斯坦福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遥视项目，虽然它只在超心理学这一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晓。但媒体自有其用心：他们展示了那些纯粹的开拓者，可以用简单的试验得出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而此前还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国科学家和电视主持人，凯特·比德勒在他 1981 年出版的《意志定夺一切》一书中，总结了他自己的经历。比德勒对图尔格和帕索夫的工作极为关注，他写道：

“……任何称他们在说谎或欺骗的假设都是可笑的。”他指出遥视研究人员在他们的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进入这里，你就可以成为精神病学家”。坦率地说，图尔格和帕索夫的试验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薄弱而欠条理的”，但他毫不含糊地称“我找不出理由说他们的结果是假的，因而必须接受。”

在斯坦福研究中心时，比德勒亲眼见到了几位在遥视技术方面受过培训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英格·斯瓦恩，他与同事海拉·哈米德一起成功地看到了加州北部外海卡塔林纳岛附近海床上一块礁石的准确位置。一艘潜艇在 170 米（558 英尺）深处检查证实并定位了这块石头。整个实验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拍摄了下来，编辑了成了记录片《搜寻……》。比德勒还提到：

有一次，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怒气冲冲地冲进他们的实验室，大声地说，“你们把那么多政府拨款花在垃圾般的精神研究上，就问心无愧吗？”但几天后，他参加了一次成功的遥视试验，离开时，面露喜色。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政府在正式承认前，已经为遥视实验拨款达数年。莫尔豪斯说斯坦福研究院的试验一直是由中央情报局拨款的，字里行间表明，他们不过是承担了招聘遥视者的职责。美国和其它政府在遥视上的投入显然让人颇费思量，因为虽然他们已经确实承认参与了研究，但相信的人仍然很少！

莫尔豪斯的精神意识迅速变成了噩梦，他决心告诉公众他的部队的所作所为，这使他和家人陷入了黑暗的威胁世界，最后他不得不辞职。但显然他的遥视才能仍然存在，1997 年他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信仰之外》之中，节目由戴维·福斯特爵士主持，在节目中他与厄里·杰勒一起成功地完成了心灵感应过程。

两度死去的人

另一位 80 年代初曾担任遥视操作员的美陆军军官是乔·麦克蒙尼格尔，遥视计划当时还是绝密级的，被称为“星门”。但他的故事在他著的《意志跋涉》一书中（此书的小标题是“通过遥视探索意识、时间和空间”，1993 年）并未谈及他为陆军所从事的遥视工作。实际上，他绝对否认他参与陆军研究的谣言，后来竟又放弃并承认了。

与莫尔豪斯不同的是，他从哈尔·帕索夫处获悉斯坦福研究院的技巧，他们的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因素，即他也是因为体验过濒死经历才开始他的奇怪职业生涯的。实际上，麦克蒙尼格尔在 15 年的时间内有两度面临死亡，他两次都发现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经历了另一世界的生活。

他的第一次濒死经历在 1970 年，这次体验改变了他的生活。当时他与朋友在德国吃饭，突发心脏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看着他的同伴拼命地想救活他。他说：

在脱离肉体的情况下，我用意志向他们喊，“停下，你们没看见我已经死了吗，让我安静点！”后来我看到他们在移动我的身体，我升高了约 15 英尺（约 5 米），停在空中，因而视角确实不错。我似乎又成了小孩子，我为那些因为我而感到痛苦的人伤心，但我那时很清楚我不会真死，太令人愉快了。

进了医院后，他目睹了医务人员抢救他的过程。但他却在想：“不是有上帝吗？一个人死了之后不应该发生些什么吗？”

这时，麦克蒙尼格尔感到自己被拉出了急救室，很快地向后通过一条隧道。他全身笼罩在温暖之中，慢慢地升腾，达到极乐境界。这种感觉是无法描述的，麦克蒙尼格尔说：

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举个例说，是性高潮的 12 倍再乘以 10 的 33 次方，也就是在 12 后面加上 33 个零的倍数，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强烈的体验。

接着，他感到被光芒吸收了，充满了爱意、快乐和安全。他也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他了解了自己失去的机会以及“自我的非建设性和非创造性的一面”。

返回人世

麦克蒙尼格尔听到光芒中有人对他说话，给予他无条件的爱与和谐，丝毫没有受到审判的感受。有个声音让他回去，因为他还不到死的时候。而麦克蒙尼格尔，正如他所说：“我当然要跟他理论一番。”

他返回人世后，对精神世界现实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进入罗伯特·门罗的学院，在斯坦福研究院参与图尔格和帕索夫的遥视计划研究。正如我们所说，在书中他绝对否认美国政府

对精神间谍学感兴趣，即使他后来不承认，如果我们认真查找，也能发现线索。那一连串的人和地点，门罗、门罗学院、查尔斯·泰特、斯坦福研究院、帕索夫和图尔格、英格·斯瓦恩寓意太明显了，使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否认。1993年，麦克蒙尼格尔终于承认他是“星门”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于1984年退休，获得过荣誉奖章，因为他提供了其它来源无法获得的150个对象的有关信息。

证据表明，遥视可以是跨越空间获得信息的有效手段，有时甚至能够跨越外层空间。莫尔豪斯和麦克蒙尼格尔两人都描述过其它行星上的遥视目标，因为研究外层空间是“太阳条纹计划”的日常工作之一。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描述了灵魂穿透时间的旅程，因为至少在理论上，灵魂和意志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斯坦福研究院所从事的遥视研究至少有一个含义，即几乎人人都有潜力来发展这一能力。“太阳条纹计划”和“星门”行动工作高度复杂，揭示出遥视技术的高效，它甚至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或许我们可以假设，这些遥视者所做的不过是将灵魂从肉体释放出来，让它去工作。值得警惕的是，莫尔豪斯和麦克蒙尼格尔都承认，已经有数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发出了远程影响这一技术，这势必使其真正成为超自然的噩梦，星际灵魂控制着远处的人的意志，并使用精神能量将他杀死。

对精神间谍学的可怕世界的详细分析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但事实是这些已经超乎科幻小说作家的想像，这些也表明人不仅具有物质的身体和头脑，而且有极敏感的灵魂。

在数世纪依靠牧师和神秘学派的证词来证明其存在之后，死后生活终于揭开其面纱，医学也利用其复杂的抢救复活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但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灵魂存在的最

佳证据并非来自教学或想像，而是来自颇具嘲讽意味而危险的由政府拨款的情报机构。

案例

古埃及人的精神信仰

古埃及人认为每个人除了物质的身体外，还有着多个精神实体，各精神实体有其具体的任务。其中的两个称为“卡”和“吧”。两者与我们所说的灵魂概念都不相同，但后者具有灵魂的多数特点。

“卡”与神秘学派的麻醉多少有些相似，其任务是与身体待在一起，保护身体。虽然它会滚来滚去，据说只要身体存在，“卡”就居住在坟墓内。当然，木乃伊化意味着这一身体已经拓展了其职责。正是“卡”防着那些盗墓者，使木乃伊真正成为吓人的东西。

在脱离肉体的经历中分离出去的正是“卡”，它在昏睡或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着冒险。病人会在梦中参观那些庙宇，采用药物和催眠的方法就可将“卡”解放出来，去发现如何去消除痛苦。“卡”的旅行以各种色彩和方式展开，使牧师们得以直接从上帝处发现古人的智慧。

作家爱米莉·勃朗蒂的脱离肉体经历

爱米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区牧师的女儿，她以天才写出了《呼啸山庄》一书，她的一生都生活在戏剧般的强烈对比中。白天，她是无礼的调皮女孩，无论刮风下雨总在大草原里转悠，回家则弄得一屋子乱糟糟的。

到了夜间，甚至把她秘密写作的情感黑暗的希思克里夫和凯西放到一边，她进入了另一世界。爱米莉的多数私人作品反映了她神秘的一面，她有过多次脱离肉体的经历，它们是突发其来的还是引导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但却总使她全神贯注地投入。脱离肉体带来的兴奋，结束时的痛苦，都在这些诗中被表达了出来，下面的诗句摘自《朱莉·M. 和 A.G. 罗切尔》(1845 年 10 月 9 日)：

一抹平和，无声的安宁来临，
痛苦的挣扎和焦心的等待终告结束；
无声乐曲在胸中涌起，无比和谐，
那是在尘世间我无法梦想的。

黎明这个隐身者揭示了一切，
我的意识消散，内在感悟回到了身体；
羽翼自由飞翔，飞回家园，飞回港湾，
来到港湾，那是最终的家园！

可怕的检索，痛苦是如此强烈，
当所有的感官被激活；
脉搏开始跳动，头脑开始思考，
灵魂与肉体终于合为一体。

死亡的先兆

在很多民俗中，都将两面人视作为麻烦甚至是死亡的先兆。遇上自己就意味着你将在“一个月”内死去。这也许是真的，诗人雪莱就曾在意大利的一条走廊上遇见过他自己，还相互说了话，而他真的在四周后去世了。

最有名的一个双面人故事要数年轻的爱米莉·塞奇的故事了，她生活在19世纪中叶，在前苏联的一所女校教书。有很多次别人看到她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例如，当爱米莉在黑板上写字时，另一个她则站在旁边，模仿她的动作，但只有真正的粉笔能写出字来。还有一次，她在上课时，另一个她却站在花园里。就我们所知，她自己并没有看到，因而逃脱了厄运，但她这位两面人却让孩子们相当不安，最终使她丢了饭碗。

SPR的三位创始人（古纳、梅尔斯和彭德莫尔）所著的《活着的幽灵》一书中，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双面人的兴趣。刚成立的SPR经常提到双面人或危机时出现的鬼怪。《活着的幽灵》一书中讲到了露西·伊顿和莎拉·简·霍尔的故

事，她们的重影人被好些人见过，但莎拉只见过自己一次，且没有立即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

时间更近些，英国电视连续剧《陌生，真的吗？》讲述了一位男子迎面碰到他自己的故事，那是在早晨他开车的时候。这一相遇引起的讨论最多的是那位他也驾驶着相同的汽车，汽车边也一样刻着不同寻常的字迹。但他也逃脱了民间所说的厄运，活了不止一个月，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

第四章

光芒照耀

在目前记录在案的数千例濒死经历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特征是光芒照耀。这种光明传达的含义是正如一个孩子所说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是舒适、至高的爱、快乐，并被简单地描述为“上帝”。

正是遇见光明并被光芒照耀，而改变了那些体验过濒死经历的人，对光明的记忆常常是数年经久不衰，在事件过后很久仍然鼓励着当事人。正如有人所说的：

我正在花园里。色彩缤纷……一切都在阳光照耀下，全无半点阴影。

一位 29 岁的爱尔兰妇女说：

我突然间听到很响的铃声，接着就被拖进了黑暗的圆形隧道中，通向灿烂光明。我一直在想着，考虑

我为什么能够看着它，通常我无法忍受强烈的阳光，而这种光芒要比阳光强烈一千倍。我似乎在很快地通过空中，但我一点不害怕或头晕。随着光明越来越近，光芒也越发强烈，我开始感到，噢，我无法解释那种温暖和深爱的感受，我感到极为兴奋，似乎还有些幽默。我越靠近它，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一直到我满脸笑容。我感到极为快乐，沉浸在幸福之中，又浮上来。我碰到的所有问题和痛苦逐渐消失，只觉得满心鼓胀着幸福，向光明靠近。

当我终于抵达光明，我被完全包裹了，我感觉到光明弥漫在我四周，弥漫了整个身心，所有坏念头都被洗刷干净，觉得清静无比。我因为身处光明照射而放声大笑，我知道我盼望的就是光明。但突然我被拉回了肉体，因为他们把我救活过来了。他们以为我是因为痛苦而哭泣，但其实不是，我是因为离开了光明而心碎。

多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报告遇到了光明，尽管他们的经历中不一定包括其它“核心”特征，如遇见引导人或宗教人物，或回顾一生的情况。在许多例子中，在黑暗隧道的另一端迎接他们的人常常是从光明中出现，或是光的化身。对引导人的描述各不相同，不仅是身份——有些人肯定地说他们遇见了基督，而有些人则不清楚迎接他们的人的真正身份——而且视觉形象也不同：

“我看到这个人从光芒中走来，我只知道他就是基督”(51岁的妇女)；“光芒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

是上帝……”（25岁青年）；“一颗巨大的星星在眼前闪烁，我走近它，头脑到了光明之中，他在点头。这个人有着黑色的头发，明亮的蓝眼睛，我记得的就是这些。他真好……”（孩子回忆她小时候的濒死经历）；“光芒中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儿童）；“我无法说他就是上帝，但我也没法说他不是”（成年人）。

发现光明

在研究濒死经历的初期，正是遇到光芒的共性给研究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光明成为许多濒死经历中的主体，这可以从多本书的书名中反映出来，包括切里·苏瑟兰著的《光明之子》，麦尔文·莫斯著的《光明改变我》，以及贝蒂·J. 爱迪著的《被光明拥抱》。

光明可能会打开或展现一幅美丽的风景，可能有许多种形式，有些人可能在见到美景后进入光明。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在她的《关于死后的生命》一书中）列出了多种“带有尘世印迹的东西，比如说浮游过隧道，通过一道门或跨过一座桥……”

到了这一点，有多种选择。正如她所说“每个人都会受到想像的天堂圣母或圣父的迎接”。但这一经历中不可改变的部分便是光芒。库布勒-罗斯继续道：

在你通过这一隧道、桥梁或山脉后，你就会被光芒拥抱。这种光芒特别白亮，特别明亮，你越接近光芒，你就会越发沉浸的那种至高的爱中，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值得记住的是，库布勒-罗斯医生不只是作为医生或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这番话的。她自己也曾体验过濒死经历。

这种光芒几乎具有了灵性，自成实体。兼具爱和慰藉，使人在濒死经历中完全被接受，不带一点评判或附加条件。当一个小女孩告诉麦尔文·莫斯“光芒中有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时，她真切地道出了许多濒死经历的共同感受。

麦尔文·莫斯医生在西雅图开展转换研究，因为他怀疑，那些体验过濒死经历者，在遇到光芒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其结果正如他在 1993 年著的《光明改变我》一书中所说，有力地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写道：

转换研究完整地记录了有过濒死经历的人的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那些在濒死经历中见过光芒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是真切的，无论他们是否生动地记得光芒闪耀，遍地鲜花的天堂，或是脑海中仅有一线光芒闪过。

莫斯医生发现，体验过濒死的人对死亡的恐惧感大大减少，濒死体验越深，他们对死亡就越不害怕。但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生活也不再害怕。这种体验将他们转变成莫斯医生所说的“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他们抓住每一天，把它作为新机遇和冒险的源泉。正如莫斯医生的一位护理同事谈到体验过

濒死经历的孩子时说：

如果他们死了，也许那不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们活过来了，他们会以崭新的姿态对待生活。

另一位参与莫斯医生的转换研究的 51 岁的戴娜说，她还是孩子时遇到的那种光芒消除了所有的恐惧，让她毫无保留地投入生活。用莫斯的话说，“她微笑地对待濒死经历。”她说：

在我八九岁时，我得了麻疹，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我的病很重。我父母轮流睡在我旁边守护我。有一天夜里，我感觉很难受，醒了过来。但我却离开了身体，我在高空游荡，看着下面的自己和母亲。我母亲醒了过来，注意到我没呼吸，她叫来了爸爸，爸爸跑进房间，使劲地摇我。

戴娜接着进入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隧道，但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让她回去，还轮不到她。”但我总算是进入了这一美丽的光明世界了，这是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感觉，让我一点也不害怕死亡。后来我就回来了。

这一体验对戴娜有着深远的影响，她后来结婚成家，开着三家不错的沙龙，一家艺术品店，还有许多其它事务。她还帮助当地教堂做事。像许多其它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一样，她对生

活的热情大增，让她明白“现在就是一切”，她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她在尘世生活的时间。

生活的价值

总之，濒死经历让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了解每个生命的可贵及其自身的价值。但目前还没有见过因为想返回光明之地而自杀的报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明白自杀是对上帝或宇宙的最大不敬，也许是他们从濒死经历中获得了一种使命感，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尘世的生活中。

这并不是说那些从光明之地返回的人能够轻松释怀。有时生活变得艰难，充满着问题，有些甚至是悲伤或悲惨的。贝蒂·J. 爱迪在她著的《被光明拥抱》（1992年）一书中，描写了返回后，她是如此失望，几乎患上了恐怖症，害怕她家以外的一切动静。只有在经过意志的努力，加上她对家庭的热爱，才使她得以复原。

但是，她的困难远没有到头。她抚养了一位快乐的小女孩，把她当成掌上明珠，疼爱之极。当她被新养父母收养时，贝蒂感到铭心刻骨的不舍。几个月后，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孩子因为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而严重受伤，贝蒂被允许重新收回孩子，再次照看她。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孩子的身心得以恢复。这时贝蒂才意识到她曾经见过她，是一位特别的精灵，在她的濒死经历中见过。一切都呈现在眼前，她意识到她是如何经受了考验，并得出：只要有爱和奉献，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

还有些从光明之地返回的人身体带有严重残疾，终生痛苦不堪。在切里·苏瑟兰著的《光明之子》（1995年）一书中，有几个孩子的故事，他们活过来后，身体或大脑带有残疾。但由于有过这种体验，他们的应对能力加强了，他们的智慧，对生死意义的理解超越了他们的年龄。其中一个孩子是丹尼尔，他出生时带有严重残疾，比如食管完全粘连；肠没有开口，不得不接受结肠造口术；患有脊柱开裂症；另一个先天性问题，他的膀胱也有毛病，这意味着他将终生使用导尿管。

此外，他只有一个肾；一条腿比另一条长；他患有回流性哮喘；消化系统也比正常人小得多。到他14岁时，他已经接受了17次手术，不过这也给了他多次的幻觉，即数次典型的濒死经历。

据丹尼尔说，他才4岁时就碰到过基督夜里10点钟去看他，他的时间概念很强，基督对他说，“没事的，你可以回来，我只是想让你看看真实的情形。”后来他对丹尼尔说：“我带你回去，别害怕。”

有一次，小丹尼尔翻着一本宗教书说，“基督不是这样的”，他母亲布里奇特简直“惊呆”了。4岁的孩子居然能够争辩基督的模样，他说他有印象，然后像是按记忆中的模样将其画了出来。在濒死经历后，只要他再去医院，布里奇特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了”，他都会说：“没事的，妈妈，他和我在一起呢！”

到他10岁时，丹尼尔说基督曾经来要带他去天堂，那是个美丽平静、充满光明的地方，那里鲜花盛开，还有一条河流。他在那儿碰到过尼维尔叔叔和婶婶，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另外还有些其他人。基督告诉他留下，但他说，“我

不能留下，因为妈妈还没有准备好让我走。”这样，基督又把他送回了床上。

布里奇特被这一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她感到很内疚，因为丹尼尔“已经斗争了很久，他可能真想离开了，但我却把他拉了回来”。她开始找咨询师，开始对自己的需求及对独生子的影响加以克制。最后她对他说：“没什么，你可以去了，没问题的……你去吧，我能忍得住。”但尽管有过多次的不坚定，丹尼尔还是与他母亲待在了一起。

贝蒂·J. 爱迪讲述了她是如何因为自己的濒死经历而改变对孩子态度的：她意识到孩子不是自己的，父母的职责是照顾孩子。他们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生存目的。布里奇特也在她儿子的濒死经历中了解了许多东西。

当然，丹尼尔自己也因为遇见光芒和基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他只有4岁时，他跟母亲和其他一些孩子去祖母墓前献花，孩子们开始争论如果他们一起死了，怎样埋葬，这时丹尼尔说，“我搞不懂你们争些啥，我会比你们都死得早，所以还是别争了。”

走在墓地里，他停下来为一些陌生人乞求，说：“墓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些空的躯壳。”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话会出自这么小的孩子之口。

丹尼尔的坚强、勇气和智慧打动了许多人。布里奇特是第一个承认他彻底改变了她对死亡的认识的人，原先她很害怕死亡。而且他的影响还超出了他的家。正如布里奇特所说：

丹尼尔还不知道他有着叫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有人对我说，“丹尼尔的笑，像阳光那么明媚。”

丹尼尔自己谈到这一经历时说：

死没什么，我知道我随时都可能死去，所以我每天都要好好地活着。我会对那些濒临死亡的人说：“别害怕，那是个美好的地方。”

光芒的抚慰

或许丹尼尔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是他不会活很久。正如布里奇特所说“他对生命没有任何奢望”。医生以为他能活上3年已经算是幸运了。但令人称奇的是他活到了14岁（那年他还接受了切里·苏瑟兰因写书而进行的采访）。难道这只是侥幸，还是被包容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光芒而治愈了呢？

证据表明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是这样。麦尔文·莫斯相信光芒能够治愈人们的疾病，甚至能够治愈那些普通的医药力所难及的病症。他讲到了简的故事，她是一位31岁的妇女，被诊断患有细胞癌，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皮肤癌。她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手术前两夜，我睡着的时候被眼睛里的亮光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前面大约5英尺处有个巨大的光球。里面有光芒在慢慢地自左向右旋转。这个光球

对我说：“你不害怕吧，是吧？”

这一光芒迅速转移开了她的恐惧感，让她平静安宁。光芒似乎直接穿透了她。她说：

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条件的爱，它是那么完整而强大，要说清楚，恐怕得发明新的词汇才行。我问我的癌症是否可以切除，我请求他们切除。光芒称我们所想到的请求近乎抱怨，我们总是因某事乞求受点惩罚，而过后总会再次那么做。

他让我考虑一下最坏的敌人，我那么做的时候，一道光芒突然冲出我的体外，然后又折了回来，像是镜子里的返光。我体会到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声音和光芒又回到了体内，我哭着、笑着、摇着，想保持平静，跟上呼吸。当我最后恢复过来后，光明使者说：“这是你生命里的第一次祈祷。”

令人称奇的是，她的肿瘤消失了，虽然有多种癌症被治愈过，但像她这一特定类型的还是首例。

精神力量的领域

麦尔文·莫斯相信濒死经历可能改变人体的电磁场域，如果是这样，“由于害怕及这种濒临死亡时的通常压力，这位妇

女身边的电磁场有了变化，从而抑制了肿瘤的生长。”

必须强调的是莫斯医生丝毫没有贬低濒死经历的神秘感。他认识到了这种经历的物质方面，当然也知道精神方面肯定会发生变化。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还指出，只要问了，就会有人告诉你，濒死经历确实有着神奇的力量。她写的一桩极富戏剧性的案例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完全麻木了，一天喝半加仑威斯忌，甚至吸海洛因或其它毒品，以麻痹自己，让自己忘却在可怕的事故中失去了所有家人的痛苦：他们的汽车撞上了一辆油车，油车的油洒在了他们身上，起了火，他们都被烧死了。他完全被击垮了，企图通过酒和毒品来让自己慢性自杀。实际上，他曾经多次想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在贫民窟中生活了两年后，他来到了森林边，希望喝醉躺下后，成为化石，他非常希望与家人团圆。他看到一辆卡车笔直向他开来时，甚至失却了躲避的想法。卡车撞上了他，他受了重伤。

这时他发现自己升到了他那受重创的身体之上，突然间意识到他看见了家人，向他发出爱的讯息。正如库布勒-罗斯写道：

他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极为吃惊，他们的美丽、光芒四射和对他的情形的认同，他们给他的爱是无与伦比的。他决定不加入他们的行列，而是回到自己的身体中，以便回到他熟悉的世界。

令人称奇的是，当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时，他又恢复了意识，拆除了绷带，不用帮助就能自己行走。此外，他没有因车祸而留下任何毛病，也没有因吸毒和酗酒而造成任何后遗症。

正如库布勒 - 罗斯医生所说：

他感到已经得以治愈，他保证说他不会死，除非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他讲死后的生活……他见过库布勒医生后的情形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眼中所闪烁的光芒、快乐和深切感谢。

这个人经历了人间地狱，而濒死经历又让他再生，使他明白了死后生活的最大秘密，当这一秘密展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的所有孤独和愤怒不复存在，也让他明白他的家人比活着的时候更好，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再生，并油然产生一种使命感。正是他的个人悲剧赋予了他无法衡量的希望，让他恢复了过来。

光明使者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人都遇见过光明使者。有时只有一位，他无比美丽善良，他们称他为基督。而有时光明使者以亲戚朋友的模样出现，有时基督和亲戚朋友都出现在光亮中迎接他们。

认为光明使者就是基督会引起争论，但有些相信碰到的是基督的人认为这证明了基督教才是惟一正确的宗教，只有在他首肯后才有可能进入天堂。贝蒂·J. 爱迪特别强调这一点，并指出在体验濒死经历之前，她不太相信基督教，但她遇见基督

后，让她明白了基督教是惟一的真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体验过濒死经历的人都会对精神世界更加虔诚。有个人曾经谈到过信奉不同的宗教与支持不同的足球队相类似，不管他们选择哪支球队，哪种宗教，比赛都是一样的。

这也许是涉及濒死经历研究的问题最多的一个领域，即区分主观信仰和期望与濒死经历的客观模式。研究人员必须注意不要引导问题。例如，一位英国濒死经历研究人员自己皈依天主教，在一次研讨会上，竭力想让一位妇女说她在光明中看到的是基督，但她没有顺着他说，而是强调她看到的是上帝。即便是这种说法有时也显得太过了，所以，有人小心地说，“我不能说光明就是上帝，但我也不能说它不是。”

有时濒死经历也会起到检验某个人的信仰的作用。比如，有人谈到过他如何向光明使者解释他原本期待看到上帝的右手边是基督，而另一边则是圣约翰，但过了一会，他又说是圣彼得。光明使者问他为什么彼得会出现在约翰之前，也许他在天堂时的直觉是正确的。

孩子们则经常报告遇见基督，虽然有时他与孩子们在“圣像”或宗教书上看到的很不一样。一个小男孩说他见到的基督穿着带花的黑色斗篷，而另一个男孩则说他戴着红帽子，肚子圆圆的。

切里·苏瑟兰备案中有一个叫哈尔的小孩，他的濒死经历记录特别详细。在那次经历中，他遇见过一位已去世的学校时的朋友，叫做爱德华。爱德华告诉了他许多有关天堂的事情。哈尔说：

他对我说，“过来吧，你得回去，但必须先见一见光明使者……”我说，“谁是光明使者？”他说，

“ 噢 , 那是最高存在。”我说 , “ 你是说上帝 ?” 他说 , “ 没错 ,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他似乎对此不置可否。我说 , “ 他是主宰一切的吗 ? 没有更高或更强大的吗 ?” 他说 , “ 是的 , 他是最高存在 , 他主宰着一切。”但他不说他是上帝 , 他用的词是 “ 最高存在 ”。

而小杜达那·韩遇见的上帝 , 总是被她毫不含糊地说成是 “ 蓝色的 ”。她才两岁半 , 是她苏醒过来后在星星上看到的。

但显然 , 最奇怪的恐怕要算是在另一世界遇到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了。这位妇女在还是孩子时遇见过他 , 因此再遇见他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麦尔文·莫斯写道 :

……当这位中西部的妇女见到埃尔维斯时 , 她正把他投影到光明之中 , 而那个光影在其他人说来是上帝或佛祖 , 或是根本说不出是谁的人。孩提时就见到埃尔维斯与她长大后见到光明使者在她心中激起的敬畏与崇敬是相同的。

有些孩子也说他们碰见了认识的死去的人 , 特别是很爱他们的亲戚。有意思的是 , 没有哪个孩子说遇见过尚活着的父母 , 这一点有力地回击了称濒死经历只是实现愿望的仪式之类的谴责。

似乎确定光明使者身份成了濒死经历的焦点 , 这种个人的体验是为了给他传递更为强烈的讯息。但如麦尔文·莫斯所说 , “ 坚定相信核心体验说明整个体验并非只是装饰 ”。显然 , 真正有意义的是光明本身 , 它 “ 具有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 ” , 而且能散发出无条件的爱 , 治愈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创伤。

地球上的音乐

神秘学者经常谈到神秘的“地球音乐”，它通常不是常人的听力所能听到的。这是否就是那些人经常提到的天堂音乐呢？切里·苏瑟兰的一位被访者汉纳说：

我无法用尘世间的语言来描述它。我现在仍然会偶尔听见。它像是排箫的声音，缭绕不绝。我在黑暗中，黑暗慢慢地散去，光明来到，一切变得平和宁静，像绽开的迷人微笑。

海伦因为哮喘发作体验过濒死经历，那时她才十几岁。她说：

我听到了音乐声，但不知道来自何方，我甚至无法描述它的声音到底如何。像是弦乐，又像是歌声，我实在不知道。但我确实是听过，我在想“难以想像还有如此美妙的音符”，那么和谐，我倾听着，让我逐渐快乐起来。真是美妙的音乐。

这种音乐并体现不出个人喜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自行车手阿兰是位打击乐爱好者，他说在濒死经历中听到的是些完全不同的音乐，他恢复过来后，开始喜欢那些较为柔和的音

乐。托德，来自伦敦东端，体验濒死经历时只有 27 岁，他写道：

我曾经以为如果有死后生活，那将是严肃的，灰暗的，到处都是行善者。我记得纪念日（英国每年祭奠战争阵亡人士的节目）时电视上有人读过一首诗，是关于一战中阵亡的士兵的。当他们读到“所有的胜利号角将为他在仙界吹响”这一行时，我觉得一激凌，似乎有些东西触动了我。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景：一个脸色苍白的公立学校的男孩穿着血淋淋的军装，一边爬出坟墓，一边敬着礼。总之，让人很害怕。

但一年以后，我的自行车被轿车撞了，我脱离了肉体，就像是回放动作一般，真的很自然。我周围满是金光，空中则溢满了这一无法言传的美妙音乐。一点没有奇怪或军事色彩，但却是甜而不腻。那是真正的光芒，我沐浴在光芒和音乐中，浮出身体，不再牵挂尘世间的事情，再也看不见那个浑身血污的白脸士兵！能够死而复生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看不到纪念日的情景了。死亡并非冰冷、痛苦或奇怪的事情，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再幸福的事。

家外的家园

有些人称他们在其濒死经历中看到过天上的城市，一般都被描述成“金光之城”，或是由玻璃或一些莫名的闪光彩虹等所组成的城市。这一超越人类的地方及其居民可能是你极为熟悉的，也可能给人以“回家”的感觉。只要看一下它的建筑就会带给你极至的感官愉悦和兴奋。

在濒死经历中，他或她可能离开无所不在的天堂花园，去看那些建筑，如贝蒂·J. 爱迪的情况中，那些建筑造得“精美而独到”，人们在其中完成各自的任务。有一位妇女遇见了她过世的母亲，她成了裁缝（那是她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的），而另一位则遇见了父亲（英国人），父亲还给她倒了“一杯好茶”。

有些人说起过学校和大学，还有生产漂亮的工艺品和服装的车间。每个人都是那么快乐而满足，没有人企图将自己置于他人之上。无论何地、无论何人都沉浸在灿烂的光芒中，那便是爱。

案例

“我感到洋溢着健康的光芒”

一位 80 岁的妇女回忆在她 30 多岁时经历过的一次濒死体验，光芒的形象是她已经去世的亲戚：

我在医院里，因为流产和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虚弱得头也抬不起来。接着我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开始这让我很恼火。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病，我没法摇头，因而心里忐忑不安。突然间“嘭”的一声，我冲上了天花板，感到浑身是力量。看到下面的护士大声呼喊着寻求帮助，我看不见自己脸色苍白，心里想，“噢，原来是这样。”

接着，我离开了现场，以极快的速度飞向空中，周围色彩绚丽，有点黑云围绕着我，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或担心。实际上，我特别幸福，浑身强健暖和。我扑向光芒，越接近光芒，发现周围的人越多，但却认不出他们的脸。

猛然间，我已经到了光明丛中，光芒给我带来了无比的爱意！我快乐地想大声叫喊，却出不了声。后来我旁边出现了几个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有我去世已经 10 年的父母，看上去很健康，我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脸色红润，这多少有点奇怪，因为他

们长年生活在灰暗的街巷内，从没有去过什么阳光灿烂的地方。我奶奶和她的狗也来了，还有我学校里的朋友雷尼，她在9岁时死于脑膜炎。“看到你们太好了！”我羡慕地说，“你们真不错！”他们都笑了，亲吻我，乱成一团。我爸说，“都是光芒的作用，它能让你年轻……”

我进入了金光之城

1984年，21岁的路易斯在伦敦教书，遇上了车祸，在救护车上体验了一番濒死经历。抢救过来后，他回忆起进了一条黑暗的隧道，后来又飞入光芒中，但在他看过一场科幻电影后，他说：

我记不清电影的内容，但里面有航天飞机的镜头。故事发生在未来，比我们要先进的文明里，对他们而言，航天飞机就如公共汽车一样平常。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濒死经历中的所有景象。这让我吃惊，我的胃翻腾不止，就如恋爱时出其不意地听到有人叫你女朋友的名字。它与我的濒死体验不同，但极为类似，足以唤醒我的记忆。

电影里的航天飞机登陆在未来之城的塔尖。大楼很高，玻璃都闪着金光，我想可能就是这些金光提醒

了我。当我飞入光芒，我便进入了另一世界，那里有一座充满金色光芒的城市，而那里的一切是你在地球上看不到的。

看着这些光芒，我心潮澎湃，我大胆地飞向高高的塔顶，降落在屋顶上，听到音乐声和笑声，很和善的，没有一点恶意的笑声，但一个人也看不见，我站在那儿，微风吹拂着脸颊，轻松自在。我希望遇上些什么人，但却没有，似乎不可能出现人。后来有个天使般的人让我清醒了过来，离开了那里。回想起来，真叫人难以想像。围绕着这座城市飞翔比任何事情都要快乐，要快乐百万倍。

在天堂之海游泳

林达是英格兰布里斯托的一位 45 岁的妇女，她回忆 20 多年前险些被淹死的情形：

没有丝毫的挣扎，我慢慢地沉入巨大的安全感和惬意中，虽然我知道身体处于痛苦之中，被浸在海峡的绿水里。无论如何，我反正没有经历这种痛苦。相反，真正的我浮在上面。我好像躺在海底，但一点也不可怕。那是天堂之海，那里的水都不带一点潮气。

我周围环绕着一种既不是水，也不是空气的物

质，要比水和空气纯净微妙得多，它抚摸着我，让我浮上来，感觉幸福而充实。那水色彩鲜艳，清澈透明，似乎还有层次，我所在的最下面一层是令人愉悦的绿色，闪着波光，光芒透过它，也照耀了我。

接着有东西把我拉出水面，我慢慢浮出水面，经过一层层色彩各异的水层，一层比一层漂亮，在蓝、橙、紫和金色的阴影交错下，我越来越快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努力捕捉这种快乐，却无法做到。那是只属于魔幻之海的感觉，是尘世或凡胎无法感受到的。我看到的最后的颜色是粉红色，我坐在粉红色和金黄色交错的海滩上。我坐下来等待着，在魔幻般的光芒照耀下，无比快乐。

我知道无法更深入地探究这块魔幻土地，但我还是看到了身后的棕榈树，我对这地方充满了好奇。后来我清醒了过来，心里很懊恼，但我也知道了有那么个美丽快乐的世界等着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去探访。

请求帮助

有时光芒会独自出现，不一定成为濒死经历的一部分，有些即使是没有濒临死亡的人也会看到光芒，这正是 60 岁的来自伦敦的帕特里西亚·爱兹 25 年前所体验过的濒死经历：

我住在纽约州的一位朋友家里，午餐时分独自一个人在家。那段时间感觉相当差，因为工作劳累不堪，所以去和罗斯一起住段时间，因为我需要休息。我开始感到非常放松，坐在椅子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午餐。

我停止了吃东西，虽然我当时突然感觉很饿。我坐在那儿，想打个盹，我的感官在沉默中异常活跃，只有钟的嘀嗒声不时会打断我。我感到极为放松。

接着，不带一点征候，一切都模糊起来。起先我以为是眼睛出了问题。后来一团白光围绕着我，是一团美丽的光的旋涡，其中还点缀着蓝色和金色的光。像是有人全身心地拥抱着我。那光里似乎充满了灵性和关怀，我觉得它了解我，真正地理解我。它爱我，即便我没有任何思想，显得很愚笨。我处于光芒丛中，脑中涌起至上的幸福感觉，有一刻我似乎沉入了梦乡。当我醒来后，我觉得特别清新，出去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完全忘了午餐，到现在也不觉得饥饿！

由于那时我已经读到过关于濒死经历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似乎与所描述的光芒很相近，但我根本没有濒临死亡，我只是极为疲乏，快挺不住了，或许我的身体和心灵都极其渴望放松。或许光芒恰是来回答我无言的求助的。

向埃及神祷告

濒死经历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个人的信仰将如何影响所看到的景象。基督教徒在光芒中会看到基督，而其他人则会碰到亲戚、天使或上帝。不过，虽然许多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也体验过濒死经历。以下是有记录的第一位异教徒的濒死经历。故事发生在 1997 年 2 月，主人公是生活在伦敦的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路西恩·摩根。他信奉古埃及宗教，他说：

我正在做梦（有意识的梦境），享受着那种飞过田野和小河的快乐。接着我看到了远处发出最为神奇耀眼的光芒，我全身心地希望接近它。我向埃及神请求让我走近，突然间，光芒快速向我而来。光芒越来越亮，比我看到的一切都要亮得多，但奇怪的是它却不伤我的眼睛，我能听到周围的小魔鬼发出的噪声，他们企图阻止我接受光芒，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我夺走。另外，我还想着我的女朋友会醒过来发现旁边躺着一具尸体。所以我请求埃及女神的帮助，让我回来。奇怪的是，我的女朋友似乎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因为她把手臂搭在我的身上，尽管她很快就睡着了，但她一般不会这么做。我不想回来，但我知道必须返回。

但路西恩因为梦到光芒而发生的改变较为微妙，这也反映了麦尔文·莫斯的观点，即濒死体验越深刻，经历的人发生的变化越大。总而言之，这不过是一场梦，并非真正与死亡打交道。

诗意图的濒死经历

下面这首诗是由一位 17 岁的理发学徒所写的，她生活在威尔士的天鹅湖边，这首诗写于 1983 年，是她躺着等待死亡的降临时。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她醒了过来：

他们不让我
回家，我知道我要去何方
他们秘密地隐去，谈论着
不让我回家。
下一期的彩色杂志
我不能再为它写稿了

我无法解释，他们不能理解
我是多么渴望离去
我要回家，而他们必须留下
像梦游人在水下游泳
那些在慢慢移动的小人，那便是生活吗
我要回家

那再好不过了

他们看着我虚弱不堪
我听得见他们的叹息
那些头脑中不加遮掩的怜惜
我知道你们是多么害怕
不是为我，也为你们
你们必须沿着此路过来
总有一天……什么时候？天晓得……
但总有一天，没错

你们的爱让我温暖，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噢，天哪
我永远爱你们
但请等候
光芒爱神将我托起
起来，回家——那便是我

带着金色光环的人

贝蒂·J. 爱迪毫不怀疑 1973 年 11 月 18 日她死去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当时她在医院里，接受部分子宫切除术。她在那时脱离了肉体，许多爱她的人在迎候着她，她感觉那些人是她

以前认识的，似乎是存在于她的意念中的，但这些光芒之中有一人站了出来。她发现那是基督。她碰到他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看到了远处的光芒。我周围的黑色慢慢聚成隧道的形状，我感到自己正以极快的速度通过隧道，奔向光芒。我被吸引着，我感到其他人未必会被吸引。当我接近它，我发现其中站着一个人，光芒四射。我离得越近，光芒就越灿烂，那是无法描述的灿烂，比阳光强烈得多，我想地球上是不会有哪双眼睛能够承受得了这么强烈的光线的。

她本能地知道只有灵魂的眼睛能看到这种光芒，接近这个人，她：

.....看到他周围的光线是金色的，似乎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金色光环的笼罩之下，我发现金光在他周围溢开去，散布成白色的光芒，伸向远方。我感到他的光芒射向我，让我靠近他。好像房间里有两盏灯，都很亮，它们合成一股亮光。很难说哪股光亮在哪儿结束，另一股光亮从哪儿开始，它们合二为一。这束光芒比我的亮得多，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光芒，在照亮我们。随着我们的光芒合并，我感觉好像踏进了他的世界，我沐浴在无边的爱意中.....

令人振奋的故事

濒死经历常常是令人振奋的，但很少像英国作家林恩·皮卡耐特下面的故事那样有实际作用：

在 80 年代初期，我曾是《未知世界》周刊的副主编。我的工作是寻找一些资料，来填满杂志的空白边页。但有一个星期，有一篇文章没能及时寄到，而手头上也没有任何其它文章。我因为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无法想像的事件，觉得忽冷忽热，因为杂志上可能留有空页！

我记得我静静地站在那儿，乞求帮助，一边不由自主地打开当天的邮件。我打开的最后一封邮件是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这一封信实际上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是 A.G. 韩医生寄来的一份打印稿，讲的是他女儿杜达那两岁半时在巴基斯坦遭遇的濒死经历（见第 213 - 214 页）。

我大致浏览了一遍，感到兴奋，同时也觉得很放松。简直是编辑的梦想成真了！不仅是因为文章的内容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写得也极好，几乎不再需要作任何修改。篇幅也正好合适，文章还配有令人叫绝的插图。

更为重要的是，韩医生的稿件还带来了一件更具

影响的事情。我父亲（克里尔·皮卡耐特）是在约克的家中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思想已经转到死后的生括等问题上。让他困惑的是英格兰教堂已经不再管他，也没有回音，他急需要得到些安慰。

那个周末我把杜达那的故事带回了家，读给父亲听。我很小心地说：“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对死后生活的证明，爸爸，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笑了，说，“太棒了，我喜欢关于花园的那一段，我希望能够到那儿找个活干。”（他喜欢园艺）

我很肯定他临终的日子因为杜达那的故事，轻松愉快了许多。医生警告我他的死亡将是痛苦难忍的，但他死得很平静，就像是睡着了，面带着微笑。我完全相信他可能已经想到了死后的生括，他希望进入那一世界，所以能够很轻易地把痛苦留在身后。

数月后，我梦见我去天堂看他，他看上去健康快乐，还在他那光明造就的屋子里给我泡了杯茶，自豪地领我参观了他美丽的花园。“他们”一定是真的让他做了园丁！

第五章 劫后复生

自雷蒙德·穆迪在 70 年代使用了“濒死经历”一词后，这种体验似乎明显有了许多优点，而有些则是快速变化的。产生濒死经历的事件，如意外事故、心脏病、企图自杀等，其痛苦和创伤都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但其结果却截然相反。

濒死经历本身的后果是持久的，对体验过的人来说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对那些与他们接触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丹尼娅是这样讲述她 21 岁时经历的濒死体验对她的生活的影响的：

有过这种体验后的几天内，我极为不快。我本来已经来到了充满光明和爱的世界，那里没有痛苦和悲伤。我本来可以在那儿遇见亲爱的爸爸，他在数年前死于癌症，但在那儿他却健康强壮，不断发出快乐的笑声。他已经带我参观了美丽的花园，我们可以坐在花丛间，倾听美妙的音乐。当他告诉我必须返回时，我哭得伤心极了，希望能够留下来，但突然间我就回

到了凡世。医务人员（我遇上了车祸）以为我只是比较消沉，因为另一辆车上的人死了。其实听到这一消息，我尽管很难受，但这还不是我难过的真正原因。

几天过后，我开始感到我还是很幸运的。我看周围人的脸上都有有着说不出的恐惧。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怕死，他们的行为上也表现出这一点，就像是受害者，或是他们头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我不像他们，我到过天堂，碰到了我死去的爸爸，他在那儿比活着的任何时候都要幸福快乐。我知道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有研究濒死经历的研究人员都震惊于它所具有的极大力量，也惊异于它对那些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的深远影响。通常在事后许多年，他们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出有关的情况，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再生。正如玛尔格特·格雷所写道的，是“一种个人再生感，对生存目的含义的追索（常常还伴有人格和价值观的改变，更为自尊）。”

后来，格雷博士又写道：

（濒死经历的）其它作用还包括再生感，焕然一新感，对生存目的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认识内在的力量，增加自信，以及无条件的爱和服务意识。

伟大的清醒

濒死经历所具有的改变生活的潜力不得低估。正如有人所说：

我们别再回避了，我会死去，但我会再次回来的，我会复生，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大最重要的事件。

有时这种体验会带来令人摇晃不定的感觉，使糟糕不堪的生活完全变样。在丹尼·布林克莱著的《被光明拯救》（1994年）一书中，丹尼再生的故事是通过两次濒死经历来讲述的。

1975年9月17日，25岁的丹尼在他家乡加州南部的艾克镇边走边打电话，当时天空雷电交加，突然间，雷电击中了他，把他扔到天花板那么高，又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但突然间，痛苦消失了，他感到“极为平静”。他发现自己从高空看着自己烧焦的身体，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拼命试图救他。

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条隧道，隧道的那一端就是光明，那儿有一群光明使者在迎候着他，让他沐浴着爱意。他们领着他回顾了一生，让他看到了他施加给别人的人，发觉自己极为内疚，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羞耻。它远不止是一种模糊的体验，而是一副强有力的清醒良药，将他整个人

彻底地改变了。

丹尼接着被带入“天主城，上帝的光荣之所在”。建筑似乎是由玻璃制成的，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后来他遇到了由 13 位光明使者组成的评审会，他们充满同情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让他拥有知识。后来，丹尼向雷蒙德·穆迪博士透露了（关于宇宙的）117 条预言，据说到 1993 年时已证实其中 95 条是正确的。这些包括切尔诺贝尔灾难、苏联的解体，而这两者在丹尼体验濒死的感觉的 70 年代里，都是不可能猜到的。

但是，丹尼的有些预言未能实现，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之战，尽管当时光明使者曾告诉他，如果人类的心灵有了改变，这些事件是可能避免的。

使者之一告诉丹尼，他的个人使命是帮助人们克服压力，告诉他如何建造设备来对付置人于死地的环境。同时，他的身体宣称是死了，直到 20 分钟以后，他才再次开始呼吸。

雷击毁坏了他的身体，不断让他身体发黑。1989 年 5 月，他虚弱的身体加上心脏病使他再次濒临死亡。这一次，当光明使者在黑暗的隧道尽头碰到他时，他的一生回放不再令他感到羞耻不堪。正是由于 14 年前的濒死经历，他得以对他的一生再次评估，让生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超常力量

丹尼发现他变得极为敏感，只要触摸一个人，就可以看到他生命中的主要事件，正是这些事情使他们有别于他人。穆迪

博士曾亲眼目睹丹尼的超凡能力：他只需通过触摸就能够了解人们内在的本我，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他所感知到的他们面临的情感问题。

这种突发性的心灵的力量不仅丹尼有，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许多人也发现他们内在的心灵之门是敞开的，他们对未知的世界有着深入的了解，洞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 32 岁的露丝，在 1987 年的一场濒死经历中，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她说：

手术后，我很安静，认真地反省自己。人们以为我是病得太重了，但实际上不是，我几乎很快就奇迹般地恢复了，但我所经历的事不是那种我想说出来的。我知道我已经死了，我不断地向自己重复：“我已经死了，我确实是死了……”我反复地想着这件事。

我已经死了，后来又来到了人间，我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因为这种经历是如此珍贵，是上苍给我的无比珍贵的礼物。但几周后，我回到了家里，发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事情。首先，我以为不过是一些幻影。我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门把手，很无聊，把手似乎闪着微光。我环顾房间，看到巨大的花束，色彩缤纷，我坐着，眼睛眨了眨，又揉了揉，但什么都没变。

房间里的一切，甚至是那些最为平常的东西，如杂志和咖啡杯，似乎都活了过来，充满着生命，太好了！后来邻居过来看我，我一直坐着盯着她看，因为她的头上和手上都有五彩光环。说起来有点尴尬，我

就像在看什么很亲密的人一样。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什么是生物周围的气场，包括动物和树，只要看一眼我就会知道谁是不是病了或意志消沉。我发现只要把他们周围的气场放大或变亮，就会让他们感觉好些。我不是说能够治愈他们，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干什么，但我发现它不时能够起作用。有那么一会他们真的要倒下了，看不到一丝光明，但当我实施“视觉化”后，他们发现了光亮，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也会微笑。我与其他一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谈起这些事时，他们说他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悄悄地帮助他人。

而在一些值得一提的案例中，濒死经历还激发了一些极强大的治愈能力。有一位妇女，名字叫“梅”，她发现只要她集中注意力，请求她在濒死经历中遇到过的光充满整个区域，就能缓解癌症给她朋友所带来的痛苦。

起初梅和她的朋友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巧合，但几天后，每次只要梅注意，痛苦便会有相应的变化，其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不容她们忽视。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因为肿瘤在快速缩小，并在几周后全部消失，这出乎任何预先的诊断。梅说：

这事并不是我做的。我相信我的经历向我打开了通向灿烂光明之路，你无法抗拒它的善意，也不想抗拒。没有它办不到的事情，它所有的愿望就是创造完美，摒弃任何丑陋或有害的东西。我想这就是作恶者无法靠近上帝的理由。恨不得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只

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过于丑陋黑暗，无法接近光明，就这么回事。但他们也可以以很小的步伐来接近它，上帝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做。

我并没有把治病救人当做职业，我无法应付不断攀升的希望。但我确实帮助过好些有慢性病症患者，也缓解了好几个人过世时的痛苦。其过程便是告诉他们我曾经死过，但又活了回来，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如此美妙。我知道他们相信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平静地死去，没有痛苦和焦虑，他们的死亡变得美丽，就像它本身一样。

终生体验

与其他研究濒死经历的人相比，麦尔文·莫斯最关注的还是濒死经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其他研究人员几乎忽略了这一点。《走近光明》一书中有很多生动的例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经历对他们的改变是无法想像的。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如先驱者雷蒙德·穆迪、玛尔格特·格雷等也指出，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通常会变得更可爱，更能容忍他人，心灵更为敏感。莫斯在他的调查中还发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有着极强的超常力量，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常人的四倍。

莫斯引用了许多例子，他们都是在有过濒死经历后，开始预测未来的事件，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有一位妇女在发现

她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后，极为沮丧，因为她不得不服用药物，从而使她的意识变得迟钝，来压抑那种超常的能力。

另一些人对这种体验的反应则微妙一些。正如莫斯所说的：

有些人受到的影响很深，有些则较为微妙。例如，有些人无法戴手表，因为表链老断。有些人则称濒死的可怕经历过去后很久，仍有守护天使伴着他们。

他们受到这些充满同情的天使的帮助，我感觉很奇妙。

一位英国妇女爱莲娜却“怎么也不能戴手表”，参加过催眠暗示实验后，她才想起孩童时的濒死经历。

我总是戴不了手表，只要一戴，表就会立即停止。对时钟也有类似的怪事。只要我一进房间，钟就会停止，或者我会突然醒来，梦见我旁边的钟停了，而嘀嗒声会真的立即停止。我想这些怪事肯定与我潜意识中的某些东西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 80 年代后期，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参加过一次催眠暗示实验，他们想成为催眠术医生。我同意当他们的豚鼠，因为他们很在意这件事，我觉得我能行。他们中一位叫蒂姆的把我带回到童年经历的某件事情，我盯着他，讲述了我曾死于麻疹，游离于我的身体之外，从高空看着床上的我。我讲述着‘与一位身着光明之衣的可人的女士’一起通过爱河，感觉非常

幸福。她领我参观了整个城镇，那些土地好似在天空中，我看到它随着我的年岁而变幻。她说我会活很久，生活中会有很多变故，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一大秘密。突然间我又回到了肉体，母亲吻着我，哭泣着，为我能够活过来而高兴。

有趣的是尽管我知道我小时候差点死于麻疹，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离我这么近。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脱离肉体的。自从参加催眠暗示后，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这种经历的故事，最近才听说以后不能戴手表之说，而这也正是我在找的证据。我现在知道我确实死过一回，但后来又活过来了。

守护天使

许多人在体验过濒死经历后，都说到在天堂内碰到守护天使，有些在此后仍能极真切地感受到天使的存在。贝蒂·J. 爱迪遇到了三位男人，他们“穿着闪亮的长袍，浑身散发着光芒，大约有七八十岁，但他们的年纪好像与尘世的人完全不同”。

她发现这些人是她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的“首选朋友”，她还说“他们乐意和我在一起”。她叙述了她是如何“感受着他们的爱，体验他们的感情。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们特别爱我”。后来，她意识到她有多个守护天使，但这三位进入了她

的濒死经历，帮助她来理解作为人的完整含义。

天使有时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有用。一位接受麦尔文·莫斯转换小组访问调查的美国著名作家，自称名叫戴维。他第一次是在年轻时患严重肝炎时遇到守护天使的。他看见她站在父母和医生背后，而他那时就站在天使旁边。虽然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他仍不时感觉到她的存在，就像有人“站在房间里”，他说她经常帮助他写作。他知道如果他失去控制，她就会帮助他的：

我在写作时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头天夜里，我写了点东西，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妻子常常阅读我写的东西，用红笔圈出不像我写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情景了。但这些东西被写出来时，我在哪儿呢？我没有坐在椅子上，我脱离自我了。每次脱离后，我都觉得要晕过去了，需要喝杯咖啡，或让妻子揉揉后背，然后坐下来看我写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我无法知道它来自何方，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在欺骗人，这些东西根本不像是自己写的，像是出自幽灵之手。我知道手指在动，屏幕上出现了文字，但似乎不是从我的头脑中出来的。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游离感。这时候我会站起来，休息一下，再读这些东西，整个过程像是有人从窗口进来，粘在了我的计算机里。

不过，这种奇怪的灵感并非异常，历史上，艺术家、作曲家、作家和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的作品来自莫名其妙的地方或人物，

或来自梦中或半睡眠状态，几乎是处于无意识状态。问题是濒死经历是否释放了无意识的潜能？因为这种体验与很沉的梦境类似？还是涉及一些客观或外部的事物，如真正的守护天使？

当然，这种突如其来的“自动写作”能力，即笔自动写起来，倒未在其它濒死经历案例中出现过。

一位接受玛尔格特·格雷调查访谈的先生说：

有人指示我拿起一杆笔和一张纸，当我开始写时，我感到似乎有人在借我之手写作，似乎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根源接管了我，我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了解哪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此前，我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快进录像

最初人们叙述的濒死经历中经常包括对一生的回顾，他们会碰到以前的人，但后来格雷医生和其他人的书，揭示出有些人还能够看到以后将发生的事，形式类似于快进的录像带（肯尼斯·凌称此为个人快速向前，或 PFF）。这就赋予了濒死经历以超自然的力量，特别是所示的情景最后都实现了。

一位在心脏手术中体验过死亡的人说：

我在那个充满爱意和光明的地方跳上跳下，快乐

无比，但很快我就必须安静地站着，他们给我放了些我过去生活的影片，像是一系列被重点突出的镜头，是些当时不觉得重要的，我已经忘了的东西，但当我再次看到时，却非常熟悉。有一幅图景是我8岁时与兄弟站在一起，当他离开房间后，我就踢他的小猫，看到这些，我不仅感觉很羞耻，觉得自己都快要爆炸了，我也能感受到小猫的痛苦。那是一种肉体伤害、震惊或困惑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一个她信任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她的单纯被我的粗暴沾污了。

但并不都是坏事，我想起那天看到对面的公寓爆炸后，火光四起，邻居穿着睡衣逃出来。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很同情他，我包了一包东西，有些还是崭新的，给他。后来我还组织邻居捐了款，让他待在我家，直到他找到住处。我知道我做对了，人们对我的做法感到很高兴。

接着，我突然看到了未来的情景，我老多了，已经人到中年。我坐在房间，没有意识到我的手臂绕着一位女士，我根本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叫雷，感觉很陌生，因为这是个男人的名字。我可以听见，甚至闻到海的气息，虽然我并不住在海边。我知道我在未来过得很开心，但一切都与我那时的生活截然不同。

自从体验过濒死经历后，我的婚姻很快就解体了。我很伤心，但体验过濒死经历后，我变了一个人。而我的前妻和我看法完全不同。我开始心神不安，不断地周游世界。我试图寻找什么，也许是找什么人。在体验过濒死经历（那是在1975年）10年后，我坐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出发厅，等着飞机飞往纽

约，这时一位漂亮的女士过来问她能否借用我的报纸。我觉得她很面熟……您猜到了……长话短说，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她的名字真的叫雷，是雷莱恩的简写。

另一位接受格雷医生访谈的人，在儿童时代就差点死去了，他说：

在这一经历中，我知道了一切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后来，我只能记起一些模糊的段落。我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我必须知道某些事情，并且得回忆起它们。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当某件事情发生后，我会突然回忆起来，其实我早就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另一位女性被调查者讲述了她是如何在多年前就预见到她和她一家人的生活的，生动的场景因为她说能够闻到气味而变得更为生动。后来，这些场景在生活中真的发生了，而让她迷惑不解的正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气味：

特别是我做的色拉的气味，与屋子周围的长青植物生长的气息，加上新割过的草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另外，我还能闻到我身上的古龙香水和我丈夫洗完澡后的香皂味散发出来，这种情景不过是一会的事情，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可能从来就没有忘掉过，我确实没有忘掉过这一情景。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有些气味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能触发人们的记忆。古旧的熏衣香会立即把你带回少年时代的邻居家，粉笔的气味会让人立刻想起上学第一天的情景。这种特别的场景是为了让这位妇女最大程度地记住某件事情吗？当然，她记住的确实是生活中的真实事情，所以只要一出现，就会马上被认出来。

未来世界

有些“快进”镜头超越了个人的未来生活。如丹尼·布林克莱，他在濒死经历中所看到的多是全球性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被告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必然的事情，但如果人类不能改变其生活方式，则很可能发生。另一些人则在经历过濒死经历后，成为预言家，也许预知未来是他们的这种经历所特别赋予他们的。这种预言能力曾有多个研究人员指出，最著名的是肯尼斯·凌和玛尔格特·格雷。

凌医生如下归纳了多数预言的范围和内容，虽然他很谨慎地说“任何概括性的说法都只能认为是极端的假设”。

首先，似乎是掌握了所有知识，特别是他会意识到他看到了地球进化的整个过程和人类开创以来的历史。但未来的情景通常时间较短，很少超出 21 世纪初。个别报告中称 20 世纪最后 10 年将会出现更多的地震、火山活动及大规模的地理变化。

这些自然的突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崩溃，加上人为的灾难，情况就更糟了：

相应地，天气情况和食物链会出现动荡。世界经济体系将崩溃，爆发核战或核事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被调查人员对是否会爆发核大战的意见不一）。但所有这些都是过渡性的，而不是最终的，紧接着的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人们亲如手足，人间充满爱，世界共享和平。虽然很多人会死去，地球将生存下去。人们认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日期尚不能肯定，但多数人感觉它们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兑现。

接受凌医生和格雷医生调查的许多人描述的关于地球未来的情景极为相似，包括地震、火山活动、社会动荡、地理气候变化、食品短缺、疾病和核大战等。有趣的是，虽然战争和社会动荡容易预测，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被调查者在进行预测时，疾病、气候恶变等尚没有引起争论，也没有被作为主要的全球性待处理问题。

但还有个问题，许多被调查者预测 1988 年将发生一系列大灾难，从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全球性瘟疫。凌医生和格雷医生的书于 80 年代初期，他们忠实地记录下了被调查者的预言。而现在，21 世纪已经近在眼前，1988 年已经只剩下模糊的记忆，我们是否能够批评性地来评价这些预言呢？也许，正如许多心理医生所说的，这些濒死经历案例很难准确地知道具体的日期，尽管他们预言的内容基本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灾难没有来临肯定不是因为人类改变了行为方式！

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

或许莫斯医生研究濒死经历的最重要发现是，由于有过濒死经历，这些人似乎变得聪明了，有些人甚至在死后返回时带回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知识。其中一位就是奥拉夫·萨顿，他的濒死经历正如莫斯医生所承认的“太复杂了，使我无法理解”。

在 14 岁时，萨顿接受了正常的扁桃体切除术，但医生意外用了过多的麻醉剂，致使他呼吸停止。他讲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突然间，我被卷入一个球内，滚到另一世界的墙上。从这边到那边的过程极为痛苦，窒息一般。拖着我通过死亡界限的力量很大，虽然界限本身也是极为强大的。

突然我到了另一边，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我对肉体再也没有任何兴趣和关联，我意识到生死之间的界限是我们的意识的奇怪再生。从生的一面来看，这种现象真实而怪异，但从另一面来看，它就不足为怪了。

我的第一印象是惊奇。我怎么能够生活得这么舒适呢？我怎么能够在死后超脱了肉体时还能够思考呢？

对他而言，宇宙是没有界限的，他把它看做，用莫斯医生的话说是“一种不断缩小的泡泡系统，泡沫在周围，中心则按他完全能够理解的复杂方式在运动”。这种认识在之后几年里证明是相当令人吃惊的。

处于脱离肉体经历状态下时，年轻的奥拉夫站在一盏明亮的橘黄色灯下，他称之为“临绝点”，它令人害怕，但它打开了他的理解力，这是他短暂的一生中任何其它东西所无法比拟的。他说：“我感觉我能够理解一切，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感觉“心智被分成了两部分”，新的无所不知的那一部分一闪即过。而另一部分则回到了他的体内。奥拉夫说：

我还记得想到过，“请让我理解相对论”，然后，我感到一震，便进入了一条通道，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我送回了体内。我搜集了所有的精力来记住对宇宙机械的宇宙性理解。

他的濒死经历所具有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并非典型案例。在濒死经历之前，他只是位中下水平的学生，但现在对他新发现的智力很是骄傲，拒绝接受标准的科学思维，不断推出他自己的理论。对于他能够解释爱因斯坦的理论这一问题，他是如何解释呢？只是因为他在死的时候得到过相应的知识吗？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在 60 年代，奥拉夫已经 40 多岁，科学家发现微中子的新闻被公之于众，微中子是一种核颗粒，能够通过星际而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对奥拉夫来说是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他意识到他在濒死经历中曾被告知过这一知识，即那个通过他身边的“泡沫”现象。

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将他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奥拉夫的一生很成功。他是个富于创新精神的研究科学家，拥有数百项专利的工程师，其中包括一项造纸术，可减少砍伐树木25%。

奥拉夫所称的这种“宇宙礼物”，对于他的一生还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70年代，他的女儿才十几岁，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受了重伤，医生认为她的后半生可能得做植物人了，但奥拉夫认为她只是在另一边待着，也许还不到无计可施的时候。

根据他的直觉，这是他自从体验过濒死之后一直坚信不疑的，奥拉夫给他昏睡的女儿服用了类似于咖啡因的东西，他在实验中发现这类物质有助于记忆力的恢复。第一剂下去后，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女孩试图坐起来，挣扎了15分钟后，又倒了下去，继续昏睡下去。但第二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清醒了过来。四周后，她的意识已经足以通过按父亲的手来回答数学问题。一个月后，这个被医生诊断为可能终生成为植物人的女孩居然通过了一次数学测验。

虽然她仍然患有眼疾，一条腿瘫痪，奥拉夫的女儿如今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完全得归功于她父亲在与死亡打交道时所学到的知识。

正如奥拉夫在与莫斯共进晚餐时所说的：

我不再认为我是疯了或喜欢突发奇想。我知道我的体验是真实的，不是怪诞的梦境。但问题是：这些知识是来自我的头脑呢，还是来自其它地方？我所在的宇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去了变化了的真实世界吗？

爱的力量

所有人性、种族和阶层的人都出现过濒死经历，但他们归纳的作用只有一个词，即：爱。体验濒死的感觉前，此人可能正为生活的艰难和痛苦所折磨，但一旦他们接触到了死亡背后的光明，他们的态度会有极大的改变。

在斯科特·罗格所著的《从寂静世界中返回：濒死经历研究》一书中，他讲到了康涅狄克州新英格兰的海伦·尼尔森的故事，她在 1975 年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后，被诊断为已经死亡，独自躺了 4 天。医生尝试做最后的救治时，她出现了濒死经历，她说：

我能感到自己通过了隧道，那一端亮着光芒，上帝啊，那么明亮！我越接近光明，就能感受到温暖拥抱了我，像是天鹅绒突然包裹了我，柔软而温暖。我突然进入了这一摇晃不定的地方，站着环顾周围，看到了金色的光芒，我不得不说，这就是那种裹着天鹅绒的感觉，那种美妙的爱抚的感觉。

尼尔森夫人发现她进入一座大理石的建筑，她认出了死去的亲戚，他们和其它精灵在她周围浮动。让她特别高兴的是遇到了她父亲和母亲：

他们好像在欢迎我。他们好像还是年轻时的模样，我们说了很多话，但我记不清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得到了许多知识，以及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就像是瞬间飘过的香水味，我闻到了一点，多么美妙啊！

她父亲后来告诉她必须回去，她则请求能够留下来，但他却毫不动摇，回答道，“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等你去完成。”后来海伦发现自己回到了肉体凡胎，痛苦万分：

我觉得四肢，甚至每块骨头都碎了，要把我撕开。我感觉到许多能量，许多电能，像是一声巨响！我听到有人在叫，“海伦，海伦”。我向上一看，看到了我的两位老师和医生，我笑了出来！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支柱已经消失了，我说不了话，但我却咯咯笑了出来。我以为我是在葬礼上，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死过了！我还活着似乎不太真实，而我确实是又回到了尘世。好长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入世和出世，我脱离昏睡状态的瞬间便是我意识到发生过什么的时刻。

海伦对濒死经历对她一生的影响毫不怀疑，说到她的认识时，她说：

体验过濒死的感觉后，我得到的积极认识便是爱是人类生存的核心，这一认识在我的生活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生活的核心。

一次又一次，那些从“死亡谷”返回的人谈到他们所体验的超越一切的爱。死亡是冰冷、灰暗的。这些灵魂冒险者却认为恰恰相反：由于充满爱，死亡充满光明。

肯尼斯·凌医生的一位被调查者，即著名的人类学家帕特里克·加拉汉教授，在加州一个恰好叫死亡谷的地方遇上了车祸，他是这样跟凌医生讲述他的濒死经历的：

我浮在空中，以俯视的角度向下看，没有一点恐惧，我真的已经死了，但感情上却没有一丝难过。

接着，我发现我能够很容易地浮起来，即使我不想这么做……后来我很快发现我不仅浮了起来，而且没有任何重力，也没有任何阻止飞行的限制……

他以超常的速度飞行，感觉在不断飞升：

后来我注意到前面有个黑暗的区域，我越接近它，越觉得像是隧道。很快，来不及细想，我便进入了隧道，更轻快地飞翔起来……短暂的时间过后，我注意到远处有一个环形的光芒，越来越接近自己。那光芒像阳光，却丝毫不给人刺眼的感觉。

事实是，它就像是来自莫名处的一种光明，具有光明一词所包括的所有含义，不仅仅是异常明亮，还美丽无比，带点黄橙色，但这确实是个美妙的所在，而这增加了我此行的快乐感。

此后，他通过了隧道，进入了一种不同的状态，安静祥

和：

在同样的光芒照耀下，我看到了其它……我看到了我父亲，他已经死了有 25 年了，我还能感到每个人都处于绝对满足的情形之下，似乎爱是每个人都遵循的至高原理。这对我感情上造成了冲击，因为它让我感觉到只有爱……这一切都是真的，爱意无边无沿。

或者正如一位 48 岁的英国妇女在 1983 年体验过濒死经历后所说的：“你在地球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报偿便是死亡，它意味着爱和幸福。看到一眼之后，我便很高兴地等着它的到来，要去的时候，我会更加高兴！”

案例

梦想的创造性力量

对于多数人而言，梦最接近于他们所报告的濒死经历中的期望和向往。许多成就卓著者都将他们的天才归于梦：如狄更斯，他在午后打的盹，常常使他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人物更完整，再如塞缪·泰勒·科勒里奇，他在梦里写成了史诗《成吉思汗》，第二天上午他急忙把梦中所见记录下来，但忙乱中有些最精华的部分还是丢失了。

科学家也将许多成就归因于梦，梦是通向无意识之路。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曾梦见如何将融化的铅从很高处滴入水中来制造铅粒。他的梦中实际形象是滴落的雨水，但瓦特把它与无意识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作了恰当的解释。同样地，19世纪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库克莱面临的问题是苯中的氧和碳原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他在打盹时梦见苯分子像蛇一般，咬着自己的尾巴。醒来后，他意识到碳原子形成的是一个环，事后证明确实如此。

离我们更近一点的安格斯·拉维利是伦敦一家著名的玩具商店的专家。1988年他在一次玩具展上首次见到了Rubik钟，它拥有千亿次排列，8个星期以后，他在梦中解决了Rubik时钟问题。而现在他可以在18秒钟内解决这种时钟出现的任何问题。

全球最受欢迎的歌曲的乐曲也是作曲家在梦里谱写的。他

醒来后，觉得有那么个熟悉的旋律总是挥之不去，他问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曲子，最后他发现没有人知道，他便记录了下来。这位作曲家就是保罗·麦克卡特尼，这首歌就是《昨日》。

找到真正的和平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医生可怕的“启蒙性”体验——体验她无数病人对死亡的感受——是从一次脱离肉体经历开始的。返回时她只记住了“Shanti Nilaya”，她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在她多次体会别人的痛楚后，她睡着了，醒来后，仍处于神秘的意识状态。在她所著的《关于死后的生命》（1991年）一书，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过了几个月，我才能够说出我的经历，告诉那些美丽、非仲裁的、善解人意的人。我讲出了经历后，有人给加上一个标题，称为宇宙意识。有人告诉我，那时我融入了精神的能量，即所有的光明之源。Shanti Nilaya 意思是最后的和平家园，所有的人在经受过所有恐惧、痛苦、悲伤和伤心之后，最后都将回归那儿。那是我们解脱痛苦，成为原我的地方，是身体、情感、智力和精神合为一体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爱，真爱，是没有索求、没有如果的。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爱的状态，那么所有的人都

将是健康的，一生便足以完成我们的所有夙愿。

长明灯

以下是一位高中生杰迈·洛维特向麦尔文·莫斯医生讲述的他的濒死经历：

我曾经见过这种光芒，你怎么也想像不出它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就像是漆黑处静寂无声时发出的声音。

它就像是毕生寻找一处歇息之地的心声，像是耗尽了每个人现有的所有精力，合力形成的一个白色球形光体，它把生命之声尽可能地放大，但这种声音还是很弱，那些没有意识到的人根本听不到，意识到的人也只是在心里想他们听到了。

这种光明是对生命的呼唤，生命中的沉与浮、幸福与悲伤、好与坏等，只有这一光明是真实的，也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人们说着话时，又迷失在他们的言辞中。午后的宁静，也表明生命不久就要结束了。尘世在高喊：我还活着，你没看见吗？请让我听见我曾经听到过的伟大的声音，它不会让我失望。

我看到的光是白色的，当我死后，它就会一直陪伴着我。

因为当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而我的长明灯却一直在那里，因为它永远也不会熄灭、久经不衰，即使在无边的黑暗中，也会永远陪伴着我。

天使助我！

4岁的罗斯从树屋上掉下来，他掉下时看到了一位天使：

我向上一看，突然掉了下来，但我好像是浮了起来，听到有个声音说不要害怕，保持安静，向上看，不要移动脖子，他说我可能受伤，但不会有有问题的。

我看見一个小女孩就在我旁边。她全身明亮，但看她不会刺伤我的眼睛。我按照听到的做，重重地掉了下来，折断了锁骨。

我被送到医生那儿时，听到医生对妈妈说，如果我的头左右转动一点，脖子就会被拧断。我只是照着那个小女孩告诉我的去做，最终逃了出来。

预言家的智慧

以下摘自卡拉里·纪伯兰所著的《预言》一书，切里·苏瑟兰在她独生子帕特里克的坟墓边读着这本书，正是他的死让她去研究濒死经历，最后出版了她的《光明之子》（1995年）一书。

死亡是什么？就是站在风中，
融入太阳吗？
停止呼吸是什么？就是从无休止的涨落中解脱，
让潮水不再涨，
永不停息地去寻找上帝吗？
只有当你畅饮过寂静河水，
你才能真正歌唱。
只有当你到达山巅，
你才会攀登。
只有当世界索要你的肢体，
你才会真正舞蹈。

第六章

地狱神游

典型的濒死经历偏重于进入天堂的经历。人们相信濒死经历能让我们预先体验到抛去皮囊时迎接我们的那种永恒的欢乐。濒死经历从许多方面确证了人们对天堂由来已久信仰——但它是否也证明了有关地狱的说法呢？

雷蒙德·穆迪对濒死经历的先期研究中，没有一份报告包含有任何类似“刀山火海”这样的地狱概念。起初人们似乎以为这一定是由地狱不存在的缘故。几乎所有他采访过的人都描绘了一个近乎天堂的所在——如果不能称之为“后生命”，至少也该是“异种生命”。似乎每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都注定要到一个仙乐飘飘的地方，在一个神秘美丽的地方遇到自己已故的爱人，并能感受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欢乐与幸福。然而，不久以后便出现了许多反面的暗示，心脏短时间停止跳动的人，并非像以前人们所想的那样一定会进入天堂。

就在雷蒙德·穆迪的《后生命》刊印两年间，他写了另一些临床诊断为死亡的人，他们当时所到之处并不像天堂。他写

道，几个他过去采访过的人曾经到过的地方悲惨恐怖，发人深省。有些人把这个地方称做“迷失的灵之国”。

迷失的国度

穆迪博士 1977 年在他的《后生命评论》一文中，讲述了他采访过的一个人的经历。这个人所到过的地方与大多数濒死经历案例中让人想到的天堂截然不同。

这些人全都满脸疑惑，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但当我走过时，有块地方很灰暗——没有一点耀眼的灯火，有些影子比较接近于人。但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就再也不觉得他们像人了。

那个你认为是头的部分低垂着；他们脸上现出伤心悲怆的神情；走起路来像戴着脚镣一样拖拖沓沓。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但他们都很疲惫、呆滞、悲哀。他们似乎要拖着沉重的步子永远走下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要跟谁走，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这些悲伤的人即使走路时也从不抬头。他们神情淡漠，新来的人丝毫也勾不起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自己也没有一点要改变这种惨淡命运的意思。

他们好像在思考：我在干什么呢？这一切都是怎

么回事？他们就是这样一副颓废、绝望的样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像是从不坐着，而是一直就那么走啊走的，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们可能先照直走，然后向左转，走几步再转回头向右走。什么也没做，像是在找东西，但找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怀疑在那个绝望的世界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所有的希望、动力和意志都早已消磨殆尽。）

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将这些可怜的家伙描绘成似人非人之物。他们的行为的确让人觉得他们像是类似山羊的动物，或者说是活僵尸。很明显，压抑和绝望的感觉深切而持久。可这个人究竟是真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是仅仅做了个梦而已呢？

阿曼达 1986 年由于用药过量也曾有过一次濒死经历，她在这次经历中清清楚楚地有过这种像在梦魇中一样的压抑感。

我像是升上高空，向下俯视着自己的身体。这时，我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安。我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接着眼前呈现出一片灰色的迷雾。我突然有种沉闷的感觉。因此特别想像小时那样大声叫妈妈。然后有阵风吹来，可那空气潮湿污浊！臭味和霉味混在一起，难闻极了。这是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在这里一切都已被遗忘，任其腐朽溃烂。

怎么形容那个可怕的地方呢？太难了，因为它像在我的脑子里，又像是就在眼前——当然，尽管我已经离开自己的躯体了。那地方像是一个大洞穴，里面

满是灰色的石屑和灰黑的粉尘。

我向四周望了望，一种极度的绝望无助攫住了我的心，我听见洞穴深处传来一阵啜泣声和呻吟声，接着我感觉到有个人坐在离我很近的一块儿石头上。那人几乎是透明的，像个鬼魂一样全无半点血色。他抬起头，一脸绝望地望着我，那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什么也没说，其实也不必说。我们都是被放逐至此的，对此谁也无力去改变什么。这时医生们让我恢复了知觉，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美美地吸了一大口清新的空气，然后迫不及待地去洗了个澡，洗去这段可怕的记忆。或许那儿并不是什么地狱，但与地狱相差也不远了。

尽管有几个人向雷蒙德·穆迪说过他们的濒死经历与进入天堂的那种经历截然不同，雷蒙德·穆迪还是没有在他的著作中突出这种经历。的确，恐怖濒死经历的概念显然被早期的研究者置之于边缘地位，而且直至今天非但没有让它登堂入室，甚至还将它彻底冷落在一旁。虽然以上所述与那种无法形容的持久的幸福感不相吻合，看似恐怖，而其实也并非就像地狱。他们那种无望，以及那种灰暗无边的颓废感，事实上只能说是让人感到压抑，而不是恐惧或痛苦。然而有一位研究者却要让同辈人从自以为是的迷梦中醒来，为地狱的存在提供了一些颇有震动性的证据。

1978年，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医科临床教授莫里斯·罗林斯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超越死亡之门》，给当时的医学界带来一场狂飙，甚至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这本书的意见依旧存在分歧。

罗林斯博士作为心肺病专家，曾见过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病人，而且通常都是在这种经历一出现便立刻对病人进行专访。这为他研究濒死经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那个领域的多数学者都是在病人痊愈，有时是几天，甚至几个月后才收集到相关资料。而罗林斯博士是个倍受尊敬的医学专家，他的材料都是在濒死经历出现以后几分钟便到手了。许多经他救活的病人谈到地狱的时候，脸上都还刻着深深的恐惧。

他的第一个案例是个患心脏病的邮差进行例行医疗检查时发生的。罗林斯博士抢救他的时候，病人突然叫喊“我到地狱了”。如此昏死又苏醒，苏醒又昏死反复了几次，他的痛苦经历也一遍遍地折磨着他。正如罗林斯博士写的那样：“每次恢复了心跳和呼吸，他都尖叫‘我到地狱了！’”罗林斯博士当然也没忽视这人的极度恐惧。显然，这是经历了一场梦魇的结果，这噩梦在他每次陷入昏迷的时候便跑出来折磨着他。

美丽祥和

这个邮差后来还有一次比较接近于正统说法的濒死经历。这次濒死经历中他感受到了祥和。脱离形骸以后，他便进入了一个美丽的世界，遇到死去的继母和母亲。但当罗林斯博士数日之后再来拜访他时，他所能记得的就只剩下那段美妙的体外经历了。虽然那段时间，他的心理明显经受了创伤，他却已经不记得曾经喊过“我到地狱了”这样的话，也不记得曾经有过任何可怕的经历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罗林斯博士收集到许多类似下地狱的濒死经历，但这些经历与进入天堂的经历相比较，都有很大的不同，且个体化较强（而正面濒死经历都和我们所熟知的样版差不多）。罗林斯的有些案例看起来与但丁的多层次地狱概念很相像，还有些案例则与原教旨主义教徒常称做罪恶者的最后归宿，即刀山火海的地狱概念相符。罗林斯还援引其它著作来说明他的观点，比如他引用托马斯·威尔奇的濒死经历（这也是在他本人 1976 年的著作《俄勒冈的惊人奇迹》一书中讲述的）。威尔奇曾经从伐木架上掉进河里，下面便是他所讲述的当时发生的事：

我记得自己在伐木架上一脚踏空掉了下去。轮机员亲眼目睹了我掉到水里的整个过程。接下来我便站在一片火海的边缘。和《圣经》最后一卷“圣约翰启示录”中所说的一模一样……那可真是再可怕的末日审判了。

接着，威尔奇便重又将他一生的经历过了一遍——一幕幕动感的生活片断的回顾——还遇到一个耶稣模样的人在跟他讲话。没过多久，他的同事便把他救活了。

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奇本人系普通的基督徒。他的这一身份在他前后叙述过程中清楚可见。如他对《新约》显然很熟，而且还提到了末日审判。然而，是不是他的信仰和个人背景使他杜撰了这次经历，还是这片“火海”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信仰宗教或不信宗教的人都可能遇到？

罗林斯的发现遭到其他濒死经历研究者，尤其是麦克尔·塞勃姆的猛烈抨击。麦克尔·塞勃姆也是个心脏病专家。他的

发现与罗林斯的观点完全对立。塞勃姆说他努力的结果是“丝毫没有找到任何类似地狱经历的案例”。他的观点得到肯尼斯·凌的响应。起初，罗林斯的研究成果被当时反对他的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使罗林斯几乎陷于孤立。众多对他的批评之一，是指责他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来源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中心地带，即对地狱的坚定信仰歪曲了对死亡的想像。但是后来他开始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继续他的研究，结果发现类似入地狱的濒死经历仍旧占有同样的比例。

接着，那些矢口否认恐怖经历存在的濒死经历学者遭到致命的一击：罗林斯博士的发现得到几个同行的肯定，其中有一个还是外国人。

激烈纷争

英国心理学家玛尔格特·格雷博士在她的《死后回归》中写道：

虽然大多数对濒死经历的研究报告，都把重心放在死亡经历中身处天堂般的感受上，可我却找到许多恐怖遭遇确乎存在的证据，尽管这种经历并非很常见。

与罗林斯博士一样，她发现“恐怖经历大多是刚发生就立刻询问才行……（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回顾式研究……几乎

无一例外地是对幸福感的描述。下面两例即出自格雷博士的研究成果。第一个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做子宫切除手术的女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我在伦敦的圣吉利斯医院动手术。麻醉的过程中，我突然发觉自己飞升起来，俯视着尚在手术台上的自己的身体。我怕极了，开始惊慌失措，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脱离了躯体，心想自己一定是死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敢断定那是地狱。我当时正俯身望着下面的一个大坑，里面弥漫着蜗旋的灰雾，无数只手和手臂从里面伸出来想抓住我，把我拖下去，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充满绝望的哀号声。突然我发现自已沿着一条黑暗的隧道又回到病床上了。重又回到自己身体的那一瞬间，就像是先把一根橡皮筋拉到极限，再松开手让它弹回来一样。我好像又弹回来了，似乎一切都随之震动起来了。

这个女人见到的灰雾以及经受的那种“荒凉”的感受，与其说与某些人所经历的名符其实的地狱相同，倒不如说它更符合恐怖的濒死经历，尽管她本人肯定说她到过地狱。这个事例说明学者们要给类似的情感经历分门别类是多么困难。你能把一个人的噩梦贴上“地狱”的标签，而却把另一个人的噩梦简单地说成是“恐怖经历”吗？你怎样来衡量恐惧感？

格雷博士引用的另一个案例如下：

当时我在一家小医院里做兼职。我曾受过一点当护士的训练。那天我在海滩上度过了一整天。天气炎

热，但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曾在苏丹喀土穆生活过16年。我在厨房监督他们做晚餐。这时，灶具的热气熏得我发晕。我冲出后门，感到头晕恶心。我记得自己向前走了三四步，但不记得是怎么倒下去的了。接下来，便有了下面这段经历。

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雾气笼罩的地方。我感觉自己到了地狱。那儿有个热气腾腾的大坑，里面伸出无数只手臂想要抓住我……我怕这些手会抠住我，将我拖下坑去与他们待在一块儿。正当我躺在那儿为即将发生的事担惊受怕时，一头巨狮从另一个方向向我扑来。我尖叫一声。倒不是害怕这头狮子会把我给吃了，而是担心它把我推进那可怕的深坑。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大约有三天时间。我从来不信有什么地狱。我觉得上帝绝不会创造出这样的地方来。那里很热很热，而且那蒸汽也很热。当时我并没想太多，但近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善与恶都是存在的。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个案例与上一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深坑、向上抓挠的手臂，还有对死亡无边的恐惧。事实上，格雷博士与莫里斯·罗林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的研究暗示着从那些噩梦般的濒死经历中是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模式来的。格雷博士在她的《死后回归》一书中列出恐怖/地狱般的濒死经历要经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体感到恐惧、惊慌，而不是祥和与幸福；

第二阶段：与较为普遍的濒死经历相同，主体经历了灵魂出窍的过程；

第三阶段：仍旧与典型的濒死经历相似，垂死者来到了一个黑暗的地区或空间；

第四阶段：主体并没有遇到抚慰人心的宗教人物、死去的亲人朋友，也没见到耀眼的白光，而是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感觉到邪恶力量的存在；

第五阶段：最后，主体来到了一个地狱般的所在，这个地方与典型的濒死经历中美丽祥和的天堂截然两样。

负罪感

莫里斯·罗林斯和玛尔格特·格雷都注意到他们的病人耻于谈到自己的恐怖濒死经历，认为这是他们道德败坏的反映。好像他们已经经历了末日审判，而且被判有罪因而永远被打入地狱了一样。玛尔格特·格雷写道：

那些曾经有过恐怖濒死经历的人，有时似乎会觉得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公之于众、蛰伏在体内的负罪感在作怪。这与那些有过幸福濒死经历的人恰恰相反。那些人非但不用担心受到鄙夷，且还十分乐于能够向人讲起这段经历，他们觉得这件事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并且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价值。

由此看来，罪恶感是许多人对恐怖濒死经历缄口不言的主

要原因。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估算究竟有多少例恐怖濒死经历存在。可以推断，一定有许多人因为以自己曾经有过恐怖濒死经历为耻，而永远不会对研究者们谈起。也许世人都是如此，那些向研究者们“承认”有过这段经历的人，虽然说出来之后会有种极大的解脱感，但他们中恳求不透露姓名的人往往多于有过幸福濒死经历的人。

约克郡布拉德福特的一名妇女说：

流产以后，我流了好多血，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等救护车到来。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恍恍惚惚地看见自己躺在沙发上，邻居正轻拍着我的手，她丈夫踱来踱去，焦急地等救护车。我的脸色苍白得没一点血色，我很害怕，努力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但一团黑雾始终挡在我和我的身体之间，我不断地被推上去，再推上去。我越来越怕，天花板好像开了，现出一个幽暗的厅堂，里面有许多穿黑袍的人，脸都用一块布遮住了。我可以感觉到而不是看到，他们全都充满敌意地瞪着我，其中有个声音还冷冷地说：“你知道吗，你是个恶人，所以你才会来这儿。你失去了孩子，你就快要死了。但我们不想要你，滚回去吧！”我抽搐了一下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被人抬上救护车。

我好害怕，好羞愧。连地狱里的魔鬼都不愿收留我。我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才摆脱这种羞耻感。这件事我只能讲给几个朋友听。有个朋友曾安慰我说，这只是场噩梦而已，我只是在做梦，说胡话。她说一个人出事的时候都会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光明的，一个

是阴暗的——她说我当时就是阴暗的那个自己。天堂有没有我不敢确定，但我相信地狱是存在的。

这则案例中，这个女人因流产失去孩子而产生的负罪感贯穿始终，而且说不定这场噩梦也是因为负罪感才形成的。她的这次经历是医生到来之前发生的事，因此这个女人到底是在说胡话，还是真的有过濒死经历，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她真的经历了临床死亡？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肯定。但它与其它濒死经历具有相似之处，这一点说明至少在她滑向黑暗之路时已十分接近死亡状态了。

也许有无负罪感在决定一个人会产生哪种濒死经历时是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托马斯·威尔奇见到了让人联想到《圣约翰启示录》中某个场景的一片火海。当然，他并没有遭受火海带给人的折磨。他的濒死经历以与基督耶稣的谈话告终。所有这一切都坚定了他对基督救世说的信仰。韦尔奇的濒死经历是客观发生的也好，完全凭主观臆造的也好，总之他更加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经历中无任何罪恶感作怪。

违反规则

但是，有一群人的经历却与典型的濒死经历中的欢乐无缘。他们便是自杀者。

肯尼斯·凌尽管否认恐怖濒死经历的存在，但他承认那些想自杀的人是绝不会一一经历到全部典型阶段的，他们的濒死

经历总是在还没有看到“给人安慰的白光……或其它存在体”就结束了。他注意到尽管其中也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最后总是迷迷糊糊地飘浮在一个阴暗的空间——一种“昏暗区”。这种感觉在“核心经历”中典型的“超自然因素”出现之前就会消失。他表示，这些人的濒死经历，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夭折的濒死经历。

雷蒙德·穆迪说，“我收集到的资料数不胜数，但还没有一个人说他经历了所谓的地狱。”他一直不肯相信入地狱濒死经历的存在，然而他承认人们所描述的自杀未遂的经历都不怎么好。每个自杀者都发现，他们试图通过“结束一切”来逃避的问题与矛盾，在灵魂脱离了躯体的时候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常常是以一种更原始、更可怕、更直接的形式存在着。他们常会看到自己这么做的结果——发现他们尸体的人或是他们死后便孤苦无依的人所表现出的恐惧和痛苦——但自己却已无能为力。

雷蒙德·穆迪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因妻子过世而开枪自杀，并曾临床死亡了一段时间。这人说：“我并没有去我妻子那儿。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立刻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想，要是没自杀就好了。”类似的事情无独有偶，正如穆迪博士所说：

曾经有过飘忽不定的可怕经历的人都说，他们当时觉得自己要长时间待在那里了。这是他们过早地想要从定数——实现某个生活目标——中解脱出来，因此“违反了规则”，而受到的惩罚。

下面说的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自杀以后梦魇般经历：

我又气又恨，觉得每个人都出卖我，让我失望。我又伤心又绝望，因此坐在电话旁边吞了很多药片。就在失去知觉之前，我费力地拨了几个我想报复的人的电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有多残忍。他们一听我说吞了很多药片，便焦急地对我说，“你不会有事的。”我感到一阵快意。一个朋友甚至还挂断电话，以为我在开玩笑。虽然我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我自杀的事，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当时我是在向他们求救。我的确想死，想让他们痛苦。

我渐渐昏迷了，想着我死后，他们若知道了我对他们的看法，知道他们把我逼成什么样后他们会是什么感受时，我暗自窃喜。我像是在柔和的灰雾中飘浮，我开始觉得怕了。这时，我突然撞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身上，他恶狠狠地瞪着我，鼻尖都差点碰到我的脸了。他对我说道：“你这个爬满蛆虫的女人，实在讨人嫌。他们都讨厌你，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我吓得浑身颤抖不止。我回答说不是的，可他只是……笑着。然后，我又到了一间似曾到过的屋子。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正在那儿一边闲聊天，一边摆弄床上和真人相仿的东西。我意识到那是具尸体，已腐烂得辨不出人形了。这些人……很娴熟，而且冷冷地做着手中的活。将尸体推过去拽过来，令人骇然。最后他们把它放在棺材里，盖上盖子。“天哪，臭死了！”那男人说。另外两人也附和道，“哼，蠢女人。”我忽然明白过来，这具尸体就是我，我的形骸。而他们对我的死竟毫不在意，根本没有人在意……我的报复计

划全都落空了。对他们来说，我只是堆令人作呕的臭肉。更糟糕的是，竟让我亲眼目睹这一幕。谁知道要多长时间呢？或许永远吧。他们把门撞开后，这一切就都不见了……我最终还是给救活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它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清楚地明白，人必须懂得去赢得尊重，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会对你负责。那段日子我很痛苦……我不得不变得谦卑诚实，在此之前，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性……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没有人会“使你”自杀，我就曾经这样欺骗了自己……最后，我终于弥补了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感情裂痕。

这一案例中，厌恶自己的成分要多于负罪感。这从它强调死亡的生理意义可以看出，如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可能是殡仪员）对她腐臭的尸体作出的反应，以及她“满身蛆虫”地到处游走。

虽然这一案例中存在典型的恐怖濒死经历的某些成分，但其中既没有火海也没有绝望的“鬼”的呻吟。这一案例的主体所遇到的，类似能让人看到另一种未来的道德剧式的东西。她看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颇似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鬼魂尚未来临》中，斯克鲁奇看到他若死不悔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些“死而复生”的自杀者，虽然背负着濒死经历带来的精神创伤，可以说他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重活一次，而且还对“违反规则”的结果有了新的认识。自杀似乎就是对上帝，或者某种“普遍法则”的大不敬。或许，人类的“程序”中就没有自己杀自己这一条。如果濒死经历是客观存

在的事实，那么无论是索取别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都是对“圣灵”犯下了罪。而且不管多么痛苦多么绝望，你只能忍受，一直到你的寿数已尽为止。

为生而战

有些案例中，恐怖濒死经历，或者地狱濒死经历都是一种“为生而战”的经历。病人会觉得他们被骗入死神的领地。乔治·加勒普的研究中，就有这么一个案例：

手术已经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了，我觉得我要死了。我感觉有人把我诱向死亡。我与一些陌生的面孔打斗着，我觉得自己一定得用尽才智才能免于一死。我又跟他们斗了一会儿，就像是做梦一样，你觉得过去了几个小时了，其实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记得当时自己没有呼吸，脑子里出现光怪陆离的色彩光影和图案。后来，我觉得轻松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手术室，听别人说我在手术台上停止呼吸以后，又被救活了。我知道自己停止呼吸，也知道自己差点死掉。

要是知道这个人有过这次濒死经历之前的想法，会更有意思。比如，他（在这次濒死经历之前）对死亡格外恐惧吗？他有必胜的信心吗？也许是他的信念和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一案例的形成。乔治·加勒普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只做了如

下评论：

你可能立即会说，他周围那些陌生的脸孔可能就是给他做手术的那些医生护士，那些光怪陆离的色彩光影图案可能是他停止呼吸以后，大脑缺氧的结果。这种解释说不通的原因是它是以一种模糊的半昏迷状态为前提的，而这个人在与那想要诱他走向死亡的随便什么作斗争时，神志是很清醒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竭尽全力与死亡作斗争。另一种更为贴切的解释是：他发现自己站在死亡的边缘，他所面对的邪恶力量被人格化了。他本能地觉得自己须穷尽一切内在力量给予反击，才能不致跌入死亡的深渊。

加勒普此外还援引了一个患腹膜炎和坏疽的病人曾有的经历：

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巨大的黑色容器中，只能看到自己的手臂吊在一排栅栏上。我知道如果一松手，就等于丢弃了生命。当时我清楚地明白一定要紧紧抓住生命才行。我深信若稍一放松，我就会死的。那种悬挂着的苦痛只持续了一会儿。

一个在交通事故中昏死过去的苏格兰女人回忆道：

我站在一个巨大的深渊边，下面蒸腾的热气扑向我的脸。我感到后面有人，或者某种生物，飞快地扑向我，要把我拖进深坑。那是地狱，还是死亡本身？

我搞不清，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我也绝不想搞清楚。深渊的另一边有一大群人。我看不见他们的脸。这些人一直在大声叫我跳过去，但我太害怕了。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许多魔鬼，或叫别的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已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一向是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从来不敢冒险做任何事。小时候，我连树都没爬过，因此一想到要跳过这个深渊，我吓坏了。但又一想要是落在魔鬼手上怎么办，我打了个冷颤，我似乎感觉到它们那热烘烘的小手已经抓住了我，可怕极了。因此，我闭上眼睛一跳……我像是往上升了好久，然后才开始降落，就好像……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我会不会落入深渊，成为魔鬼的口中之食？我一面慢慢地向下沉，一面祈祷……后来砰的一声我终于落到了实处，脚趾刚好勾在深坑的另一边，幸好那些人及时拉了我一把。我这才明白我已经战胜了死亡，救护人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把我救过来的。

在“为生而战”式的濒死经历中，死亡是他们的天敌，人必须用尽全力抓住生命。这正是医学界的宗旨，当然并非只有医学界视其为宗旨。然而，垂死的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思想很可能与医生们的观点合了拍，因此在头脑中产生了一副“为生而战”的画面。这一部分中讲述的案例主体，当时都是在医院里体验这种濒死经历的，这一点可能至关重要。当然，前面所说的那个自杀未遂者承认：

自从 20 年前我的祖母去世以来，我一直很怕死。

她患的是癌症，临终前受尽了折磨。到后来，她几乎完全走了样。生命像是已经全都给病魔抽干了。最后放入棺材里时，她的脸色苍白如蜡，灰暗无光。似乎我的祖母已经给妖魔偷走了，只留下一个可怕的玩偶来愚弄我。我没法去爱这木匣子里的祖母，因为那不是她。我的祖母已经不在了。她刚刚走，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当时我只有 14 岁，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都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不敢再去想这件事。我做了许多噩梦，梦见自己找不到她，还要拼命地逃，我知道是在逃避死亡。我必须不停地跑，若停下来，它就会追上我，那我就完了。

尽管个人的信念和从前的想法的确好像是每个濒死经历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这个案例中如此。这一假设仍旧有问题存在。正如乔治·加勒普对那个腹膜炎患者与死亡斗争所做的评论：缺氧的人不可能有这么清醒的头脑。恰恰相反，缺氧的人思路应该是混乱、模糊的。苏格兰女人的经历就更令人费解了，因为当时她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她的心脏停跳了大约两分钟，大脑也完全无任何活动。然而不知道那段经历对她来说那么真实：她站在深渊的一边，身后的魔鬼在离她越来越近，想要跳到安全的彼岸以及重返人世等等。可她在大脑死亡期间怎么会有什么经历呢？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所有死亡体验都存在这样的疑团，即人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而后来却能讲出一个真切的精神经历。我们即使在睡着了做梦时，也有很频繁的大脑活动和身体活动（包括眼睛的迅速动作），构成梦的各个阶段。可是，经历死亡体验

的人从各种量性指标衡量都确已死亡，这又怎么解释？

其它问题

一种解释为：濒死经历在大脑停止活动时还尚未发生。它也许只是个体在醒来那一瞬间所做的格外真切的一个梦（尽管个体可能会觉得经历了很长时间）。然而，这种理论仍有问题存在，许多人讲述自己在死亡经历期间的见闻，后来发现都确曾发生过。这就与做梦不同了。不管是长梦还是短梦，都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有时，这个人能够将死亡经历期间听到的对话原封不动地复述出来，而这些话也的确有人说过。

假定在大脑完全停止活动期间的的确确存在濒死经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有关濒死经历的深层含义在最后一章再做详细探讨，这里我们只须说明的是唯物论者可能无法接受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思想与大脑是两回事，意识并不依赖于量性的大脑活动而存在。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说的，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天外自我”，或者说“天外灵魂”，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然而，即使意识真的是自主的，是独立于身体和大脑而存在的，我们仍无法确定濒死经历是主观臆造还是客观存在的，以及个人的信念与想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濒死经历。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流产的女人在体验濒死经历时面对着怎样的责难，这无疑使她对自己为什么会来到地狱而困惑不已（你是个坏女人……你失去了孩子……）。那些自杀未遂者的濒死经历

也常常与地狱有关，这之后他们往往会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如此说来，这些濒死经历究竟是个体受负罪感折磨的产物，还是像它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真的遇到了魔鬼和熊熊燃烧的火海呢？下地狱的濒死经历到底可不可以证明地狱真的存在？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弊病，因为地狱是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认为他们曾到过的地方，因此对他们来说，地狱当然是存在的。可我们要的是对它们是否到过类似地狱的所在较起真来，我们便会遇到其它障碍。因为虽然有许多濒死经历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例如乱抓的手——但在其它细节上也永远存在差异。叙述客观存在的事实时也是如此：尽管几个人目睹的是同一件事，每个人对它的理解和叙述都不会相同，但几个人所做的陈述完全异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正如有些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死亡本身就是梦的一种，无论多么真切，多么清晰，这最后一梦的内容是由许许多多因素决定的，包括负罪感和恐惧感。此外还有许多永远不为人类所知的其它因素。

惨痛的教训

所有反面的和下地狱的濒死经历都会给个体带来一定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例如罗林斯的许多病人，从死亡经历中得来的惟一经验教训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希望最后长眠那一刻来得越晚越好！他们在濒死经历中受到太多的惊吓，以至于视死亡为地狱的同义词，完全没有那种幸福的典型

濒死经历中的安逸与希望。

濒死经历带给另一些人的震动大到可以让他们获得一次“新生”。幸福濒死经历的案例中也有这种情况，只是原因不同罢了。他们从中看到了在态度或行为上与某种普遍法则相左的人的归宿，于是自然铸成了他们后来的生活态度。

灵媒常会传递据说是来自死者的信息。信息描述的是“寒地”，一个充满愤怒、绝望、痴迷的灵魂的地方。它们把自己关在自己意识创造的世界里，固执地认为自己命该如此，以至于看不到，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来自“夏园”的天使会来把他们从自我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样，据说刚刚死去的灵魂在面临“审判”时，并不是站在爱报复的上帝或是毫不容情的天使前瑟瑟发抖，而是采取一种“自我审判”的形式，也即让死者的灵魂看到自己生前的每件小事到底是怎样的，以及它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

在“神志”的世界里，我们似乎一直在追逐死亡。也许这里只有一个来自我们的意识、不经任何雕琢，且谁都无法逃避的真理，无论以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往往以为人类生来便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但这种（大家都认为简单明了的）说法存在问题：虽然一般来说，人类普遍认同谋杀与盗窃是错误的，但是许多文化，对待诸如仁慈、羞辱，以及像自杀这样的大问题的态度都有明显的不同。例如，现代基督教认为自杀是不对的，而对于维多利亚贵族和古罗马的士兵来说，自杀却是无限光荣的。难道那些有过恐怖濒死经历的人认为自己所违反的“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改变，或者说有所发展了吗？不然的话，一个如愿以偿自刎于剑下的罗马士兵和一个吸食大剂量毒品的嗜毒成性者死后的命运若是同样的不幸，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假设这些法则真的存在，它们的性质我们也无从知晓，至于它们源于何处、适用情况如何，我们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或许随着愿意讲述自己濒死经历的人越来越多，会出现某些线索，这时人们渐渐对濒死经历的哲学与精神意义会有个正确理解。

罗林斯因素

斯科特·罗格博士在他的《从寂静世界中返回：濒死经历研究》一书中，对 1977 年至 1985 年间六项研究中陈述的恐怖濒死经历作了系统统计分析。这些研究中所选案例多少虽然不等，从仅 22 名至 225 名病人，但引人注意的是恐怖濒死经历在各项研究中所占比例的差异。例如，肯尼斯·凌 1980 年研究的 102 个案例根本不含恐怖濒死经历，而玛尔格特·格雷 1985 年对 31 个人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 12.5% 的人曾有过黑暗的濒死经历。最惊人的是，莫里斯·罗林斯 1978 年研究的 33 个案例中竟有 27.5 个是恐怖濒死经历。

或许是罗林斯博士的专业导致了这种差异的存在：他是个心脏病专家。病人被抢救过来那一刻，他往往都在场。他是病人在濒死经历以后睁眼看到的第一人，那时惊悸，或是愉悦在病人的脑子里都还清清楚楚，完完全全。也许正如玛尔格特·格雷所说，这类事情都属于一种心理创痛，发生以后几乎立即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我们看到，许多人之所以不向人倾诉他们的恐怖濒死经

历，是因为他们把这种事情看做是一种惩罚，或是对他们道德状况的评价，因此羞于启齿。更何况研究者还想把他们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刊登出来公之于众。罗林斯博士表示，这其中还有种更深层的恐惧在作怪——病人受到惊吓以后，已经回忆不起不愉快的或者说恐怖的濒死经历。前面讲过，邮差是如何讲述他的骇人的和愉悦的两个濒死经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只能记起幸福的部分了。

可能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每个濒死经历都以地狱经历开始，然后再转入典型的天堂经历，只是人脑接纳后者，于是人所能回忆起来的就只有它了。我们何不作个进一步的假设呢？说不定每个被医生救活的病人实际上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濒死经历，只是意识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掩盖了它，就像梦会在天亮时消散一样。别忘了，古希腊人埃尔看见别人都沉入“莱瑟河”（健忘河），而他自己却不知为何没被淹没，因此记住了这段经历。

但是，正如有些人相信梦境不管能否回忆起来，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一样。也许所有濒死经历都会给那些经历过它的人带来一定影响，不管他们记得也好，深埋在记忆深处也好。

案例

一千个死亡之夜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在她的《后生命》一书中，曾写到她的一次个人经历。几年前，她在罗伯特·门罗的弗吉尼亚实验室里参与了一个体外经历的实验。她成功了，太成功了。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待在旅馆房间里，意识到自己“陷得太深”，“不得不接受自己选择的结果”。之后，她体验了一夜活生生的地狱生活。

“我真的和我的病人一样，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死亡。我的身体、精神、感情和智力都经受了一场切肤的苦痛。它使我无法呼吸，我的身子也痛苦地蜷缩成一团，头脑却异常清醒。我知道自己已彻底与人类分离了。”

在那漫长的一夜中，库布勒-罗斯只得到几次喘息机会，她乞求痛苦快些结束。因此一会儿渴望能有一只手握，一会儿渴望有个肩膀能让她依靠。但“一个低沉、严厉的声音”说：“不能给你。”最后，她不再挣扎反抗了，她放弃了。这时，痛苦消失了，她来到一个神奇的、振动的世界里。接着，她便沉沉地睡去。醒来时，她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有种博大的爱在她周围，这次经历让她领会到那束光给人的神秘的幸福。

灵魂“眼中”的地狱

唯灵论者相信，普通人死后大多都会来到一个被称为“夏园”的思想塑造的世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有些人死后眷恋着这个星球，还有些人则进入一个叫做“寒地”的漆黑恐怖的领域。

酒鬼、馋鬼以及吸毒者在“寒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寻找他们各自的所好。但结果却是永远也找不到，更谈不到拥有。他们可能会站在酒吧饭店外，看到里面陈设着各式各样的诱人的食物酒水，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样吸毒者只能对着大量毒品饱饱眼福，而继续忍受毒瘾症状的痛苦。

这种报应是在我们今天这样开明的年代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今天，我们已经视“瘾”为一种病去“治疗”，而不是去惩罚。虽然如此，还有一点须注意的是，“寒地”上的灵魂有离开那里的机会。

来自天堂的友好使者负责带领“寒地”上这些可怜的“家伙”进入光明——如果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各自的不良嗜好。听说有些灵魂的确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了“寒地”，但仍旧有许多人选择留下来。

外星人是化了妆的魔鬼？

古而有之的有关地狱魔鬼的说法与传说中绑架上万人的外星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可怕的濒死经历与被绑架经历的相似之处如下：

- 许多遭受绑架的人只能在催眠状态下才回忆得出，莫里斯·罗林斯在研究中遇到的曾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经历在瞬间就被埋入记忆深处了。
- 外星人常被说成是“罪恶”的，“魔鬼似的”。他们百般折磨“绑票”，让他们遭受肉体上的痛苦。
- 提起“灰色人”，人们都说他们释放一股臭气——让人联想到死尸的臭味。
- 恐吓见到不明飞行物的人的“黑衣人”，让人想到穿黑衣的老者，即魔鬼。

后生命

瑞典伟大博学的艾曼纽尔·施威登堡（1688 - 1772）也是个神秘主义者兼通灵者。他对后生命有着独特的见解：一般来说，灵魂为了与灵媒对话来到我们这个世界，而他也可以出入

灵魂的世界。

施威登堡经过几次“他世之旅”发现，共有三个地狱、三个天堂专供死去的人居住。“非人”实体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天使和魔鬼，也曾在地球上生活过。他说后生命世界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共存，只是看不见罢了。死亡只是一种状态的变化。经过证明，他认为每个人刚死的时候都有天使迎接，但下一步会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惯常态度和愿望。在那里，人的真实品性全部暴露无遗。因此，作恶的人会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地狱，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带来祸害。这就是他们受到的惩罚，只有在他们自己悔过自新后才能从这种惩罚中解脱出来。

凄惨的梦境

有些典型的可怕“濒死经历”都是以异常生动、带有某种含义的梦的形式讲述的。伦敦的丽恩·哈塔普的经历即属此类：

几年前，我看了一部有关约克郡一个杀人狂（一个残害了许多女子的臭名昭著的杀人犯）的纪录片。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制造了那么多起凶杀案都还让我觉得没什么，至少不如多年前杰克（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狂）给我的震动大。我努力让自己感到震惊，可我的想像力却怎么也无法让我感受到他这个人罪大恶极。

我带着满脑子疑惑上床睡觉了，刚躺下就做了一个

梦……这个梦和我做过的所有梦都不一样。是梦吗？其实更像是我亲眼所见的景象……那么逼真……令我永生难忘。

我站在一片荒原上。风贴着地皮低低地吹着——温热得让人觉得腻烦——脚下还有未燃尽的灰炭。那个地方荒凉得没有一点颜色，似乎所有生命都被从这里抽走了，我感到孤独……又害怕又难过，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环顾四周，我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浅浅的坑，坑里满是人，活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坑的一端离我最近的就是约克郡的杀人狂彼得·萨特克利夫，他吓得脸色煞白，像是已不只是受着疼痛的折磨。一个全身黑衣的人手拿一根金属棍走近大坑，用它戳萨特克利夫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全都发出……一想到这儿我就浑身发冷……一种类似叹息的呻吟声……那声音直钻进我的心里……里面渗透着他们所有的苦痛与孤独……然后，坑里的人会都翻了个个，就像他们已连成一体了似的……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囚犯……又隔几分钟，他们又被戳了一次，又翻了个个，所有人齐声哀号。真是个可怕的场面。

我强烈地感到这些人都不值得同情，虽然换在其他时候这情景或许会让人动恻隐之心。这里面奇怪的是，只有一个手拿棍子的“施刑者”，而他们又没被绑起来。我的意思是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就站起来逃出去。然而他们不知怎么好像已经屈从了这种惩罚，或者他们想不出任何逃跑的办法……是的，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本可以逃出去，只是不知为什么想不出

来怎么逃走。

突然，一个面目和善的人来到我面前，两眼直盯住我的脸。他故意加重语气说：“看见了吧，作恶的人在地狱里是要得到报应的。”

我浑身颤栗着醒来了。如今我终于明白“出了一身冷汗”是什么感觉了……虽然这只是个梦，可直到今天我依旧相信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罪恶，看到了地狱的恐怖景象。

第七章 明 证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濒死经历这类现象的存在，也没人否认有成千上万个曾经距离死亡仅一步之遥，或者曾经临床死亡的人，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这要归因于小报及许多电视节目的大肆宣扬。

像黑色隧道和耀眼白光这类事情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濒死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垂死人的大脑化学反应的产物？一个人的信仰和宗教背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濒死经历？

至今为止，仅就出自不同文化的案例史而言，它既不是个体捏造出来的，也不是文化或宗教的产物（尽管我们知道，濒死经历常受这些因素影响）。莫非它真的像它看起来那样，只是人类灵魂最终超脱，以及天堂（或地狱）果真存在的最有力的明证？还是这种“灵魂超脱”的说法太过简单了？有没有更富说服性的解释？

濒死经历对于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当然是很真实的。在某些

案例中，甚至比我们每天的正常生活还真实。佐治亚的一个人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它是真的。我知道我到了上面……我也知道我看自己的躯体在下面。我当时的所见如今还历历在目。我无法向那儿的人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没看见我。你根本没法证明，可我的确到过那儿。

还有一个英国女人说：

谁也不能说那光明的地方是我想像出来的。我从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欢乐，怎么能想像得出呢？当时我已被病痛（癌症）折磨得昏迷不醒，突然间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花园，和死去 29 年的母亲又重逢了。坦白地讲，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都不大记得了，但我却见到她了。她看起来……很好。与过去一点也不一样。因为她在那儿非常健康，而且好像还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这不可能是我编造出来的，我的大脑不可能编出这样的事来。

这些人当然都不是科学家或精神病专家，也不是超心理学家，因此也拿不出濒死经历相关现象的其它解释。比如说，一个外行人就不可能想像得出他在每天的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欢乐，而那些每天都研究昏迷状态中大脑功能的人都知道，人处在非清醒状态，例如做梦或催眠状态时，会有这样不十分典型经历。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已完全没有任何感知能力。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大脑了，还怎么能够做梦呢？不可思议的

是，竟是怀疑论者在借助某种神秘的“x因素”——一种不需要大脑这一“硬件”便能起作用的因素——来说明临床死亡的人也能做梦或幻想。

愿 望

批评家们曾说濒死经历只不过是对“愿望”的细致应用，是非清醒状态的大脑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创造出一个天堂。这种说法和“濒死经历”是受宗教或文化影响的先期预想之产物这一理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些观点都很难站住脚。因为大量证据表明，许多无神论者和唯理论者也曾有过和相信天堂存在的人一模一样的濒死经历，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观点和这些批评家也很相似。别忘了，许多案例主体是想自杀的人。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摆脱烦恼。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诡异的世界，对于身边的一切反而更清醒，感情上的事也更加敏感。

后来的研究表明，“阶段理论”和每个濒死经历的内容看起来有一部分的确是由文化积淀决定的。赞比亚大学萨玛·穆巴韦博士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对濒死经历的影响深度。她的研究对象虽然少，只有15个，但他们都是经历很单纯的人，以前从不知道有濒死经历的存在。然而，他们和西方人对待濒死经历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名35岁的职员说：

我在一次事故中大腿骨折，头部受伤，昏迷了一整天。当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死过一次，我来到一个地方，看到许多穿白袍的人——孩子大人全都如此，我辨不出他们的种族。这些人好像都很幸福，但我一出现，他们便不再唱歌了。有个人说，“我们没等你，对不起。”我赶紧转身离开了。走了好远，才又听见他们开始唱歌。（我想）一定是有人想要蛊惑我，却发现我是无辜的。

穆巴韦博士的几个案例主体都说过，他们认为自己曾受了蛊惑，但因为他们的无辜才得以逃脱濒死经历的“恶咒”。这当然和那些认为每个不寻常经历都与魔法和咒语有关的文化背景中的解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正如麦尔文·莫斯所说：

这些生活在偏远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们曾经有过濒死经历，和我在“转变”研究中遇到的那些人一样，对我来说，这些案例研究又一次证明濒死经历是真实经历，而不是后来编造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的濒死经历往往会有漂亮的花园或河流，中国人常常会看到一条无法跨越的黄河，它让人想到希腊人描述的莱瑟河（健忘河），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描述的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很像现代西方大都市。而印度人则发现那里到处是“红带子”，而他们之所以被遣送回来，是因为他们的资料找不到，或者他们的记录出了错。所有这些差异，显然是由于不同文化中的信仰、追求和忧虑各不相同所致。但这些经历的核心内容都是一样的。

各种派系基督教的虔诚信徒都有濒死经历，犹太人有，印地人有，那些信仰部落神的人、日本的宗教信徒、穆斯林，以及那些什么也不信、认为死后也不会遇到什么的人也有濒死经历。它可以发生在车祸中、妇女分娩时；可以发生在自杀时、溺水时、心脏病发作时、长期生病如患癌症期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肉体受到折磨的时候。

有时，在濒死经历中人脑并不见得会产生美好生动的幻觉。安得利亚 24 岁时有过一次濒死经历，她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的身体不好，深受病痛折磨。我真的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几乎不大进食。也不愿有人来看望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等死。这有点儿不像我了，因为我算得上是个乐观的人，永远能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认为每件小事都有精神世界之手在主宰着。可每每病痛袭来，这些东西就统统给丢到脑后了。转而开始相信死才是一切的尽头，生命的意义仅此而已。于是我开始盼望快些死掉。

突然，我听到耳边嗡的一声巨响。接着砰的一下，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上。看见那个面如死灰、干巴巴的自己张着嘴躺在沙发上。我大吃一惊，但没多一会儿。因为我感觉很正常，一点儿也不痛了。

我只要想四处飘荡便可以做到，我发觉自己可以在空中自由旋转而不觉晕眩。真难以置信，两秒钟之前我还被病痛折磨得动弹不得，死去活来。而这时居然能在天花板上做体操运动了！

那一瞬间发生了许多事，我飞快地穿过一个黑暗的地方，那地方漆黑，我却并不觉得怕。我感觉好极

了，久已不笑的我竟然笑起来了。这一切进行到一半时，“我一定是死了”这个念头突如其来，同时我自己竟狂笑不止。事实上，可以说我自己是弯着腰去见造物主的——不是痛得弯腰，而是笑弯了腰。是的，我确信自己真的见到上帝了，他像是一团白里带蓝的云彩……什么？爱，是的，不单单是爱。他（或她）好像很懂得我为什么笑，因此也跟着我一起笑……我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谈我的生活和一些私事，后来他就告诉我说我必须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说真的，我好半天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我恍惚记起沙发床上那灰色的丑东西，禁不住全身一颤。我一遍遍地乞求他把我留下，但他执意让我回去，说我还事要做。这次经历只是个礼物……“你现在不觉得好些了吗？”从上帝那团云中传来轻柔的声音直进入我的大脑。“你现在不是懂得了许多了吗？”突然，我发觉自己已在躯体里了，周身上下无处不痛。

原来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的我，居然就彻底好了。我随即就能站起来走路了。一天，我在外面散步，仰望苍穹说：“谢谢，是的，我的确感觉好多了，也的确懂得了许多。”我知道怀疑论者会说这都是人脑的想像，可在那以前我的脑子里只想着快点死掉。现在，我却只想好好活着，不管在这儿，还是在那儿，死亡根本就不存在。

“ 大脑的最后一搏 ”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是大力反对将濒死经历，说成超自然体验的人之一。她所说的吸食大麻以后会出现的体外经历经讨论认为是正确的。她争论说，典型濒死经历的组成部分均是由“垂死的大脑”的生理变化所导致的。例如，沿着黑色隧道向亮光处飞快行驶，可解释为视觉的快速衰退，之后大脑就将它加工成戏剧化的景象。

布莱克莫尔博士说，濒死经历不过是“大脑的最后一搏”，人本身的构造就是利用这最后一搏“帮助我们度过死亡的创痛期的”。她论证说，在她的信仰中，死亡是一次彻底毁灭，它实在太可怕了，因此自然赋予我们幸福的幻觉以缓冲毁灭给我们带来的重击。然而，我们业已看到，这一理论存在严重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布莱克莫尔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达尔文派学者，应该相信进化只为每个物种创造出有用的东西。从她为唯物论者/唯理论者游说的角度出发，濒死经历中不存在任何进化价值。为什么进化论赋予濒死经历——确切点说是灵床上的幻觉——以欢乐？我们作为一类生物，为什么能在本不能产生幻觉的时候却产生幻觉让我们陷入昏迷，度过生命中的难关，例如分娩、丧痛、疾病，甚至摧残。若命不该绝，我们便竭尽所能过此一劫，安享余生。按布莱莫博士的观点，我们所面临的是彻底毁灭，而这时我们就能像低级动物一样生生死死，毫无意识，毫无想像力，也毫无精神感知力。

只是由于毒品的作用？

几个学者，包括雷蒙德·穆迪都注意到，有人说麻醉也会使人产生与濒死经历有关的一些现象。众所周知，吸食毒品（为治病或者单纯是为享乐）能够使人产生出生动的幻觉。有时人们在这些幻觉中像是来到天堂，看到凡间没有的充满神秘感的美景，而有时候吸食毒品却让人作一次“糟糕的旅行”，让人经受一段地狱般可怕的经历，从此留下心理上的创伤。然而，濒死经历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只是吸食毒品的结果？

毒品给人的经历可能是神秘的，也可能是神奇美妙的，但我们可以看出，濒死经历在内容和后来带给人的影响上都存在很大的共性。此外，许多濒死经历都是由内在因素造成的。全过程都没有毒品介入。因此，这一假想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因而不能成立。

从生理角度解释濒死经历，最常见的就是将它说成是由于缺氧，即大脑缺氧症的缘故。要知道，死亡之前血压的降低，心肺功能的减退都使病人大脑的供氧量大受限制。这难道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大脑缺氧症是形成濒死经历中恢宏幻景的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许多案例中，濒死经历发生时，医生正在给他们做强力呼吸！而且，正如玛尔格特·格雷指出的那样：

最后，即使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大脑缺氧

说”存在疑点，我们常会发现濒死经历中的幻景出现在病人尚且清醒的时候，濒死经历就发生在病人最后陷入预示死亡的昏迷状态之前。因此，要从大脑缺氧症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是很难的。

事实上，从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对濒死经历所做的解释，没有一个能成功地述及这一现象的各种特征。苏珊·布莱克莫尔曾将她的由毒品引发的体外经历和内在原因导致的“飞翔”作比，这种孤立某些特征的企图在我们的研究面不断得到扩大的情况下注定要失败。

惊人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本章中我们讨论了濒死经历“不是”什么。现在，我们来证明一下它是一个人的客观经历。

我们知道，以毒品为诱因的体外经历往往会让人大失所望，因为人们发现他们在飞翔时看到的东西与现实中完全两样，或者说压根就不存在。而人们在濒死经历中的见闻以及到过的地方却不一样。请看下面这个案例：

48岁的英国家庭主妇乔伊在手术中昏迷，她说：

我发现自己的病床上方盘旋着。向四周张望，我对躺在那里的身体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我离开病房，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向前飞。那种轻快解脱的感

觉真让人难以置信。我对这个世界丝毫没有眷恋，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像鬼魂一样穿过墙壁。嗯，当然，我本身就是个鬼。这想法多怪……我来到外伤急救接待处，见我哥哥正捧着一大束鲜花走进来。接着，一个模样很凶的男人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接待处的小姐。我朝她大声叫喊，因为我知道这男人要伤害她了，而她却听不见我的话。只是抬头看了看。我哥哥循声望去，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那个男人站在那儿瞪着眼，满口脏话，还用力掐着那位小姐的肩膀。

这一切都来得好快……后来（她还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遇见她的母亲），我跟哥哥讲起这事时，他脸色煞白。我说当时我大喊大叫的时候，虽然没人听见，可他却曾经回头向身后望了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只是感觉，你知道吗？像是有人从我的坟墓上走去一样。”我在描述当时的场景时，他频频点头称是。而这些事病房里的人都是一小时后我哥哥到那儿时才听说的。

这一案例中包含了好几个濒死经历的一般特征，例如与躯体分离，自由飞翔，到了其它地方却没人看到她，所见之事后来证明都确曾发生过等等。

托德在他的濒死经历中，来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美国城市。他在给头顶上的起重机上油时触电，全身僵直。他向麦尔文·莫斯叙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遭到电击时，我正在上面坐着。接着，我便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在天上飞过一块操场。我身边有人，我却看不见。因为我无法回头。越过这块操场时，突然看见我的女朋友。她抱着一堆书正朝着圣迭戈郊区一栋小房子走去。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看不见那儿有个垒球用的菱形挡网，还有一个上面写着字的水塔。我跟在她后面走。我看得见那些房子的背后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哪所房子是她的，虽然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去过。

不久以后，托德辞去了工作，乘上公共汽车去看望他的女朋友。路上，他忽然觉得非要在这荒郊野外下车不可。这不是个理智的决定，而是出自一种强烈的本能。他解释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圣迭戈还是个小市镇。我下了车，沿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一抬头，看到我的灵魂脱离躯体时所见的那座水塔！再往那边看，就见到我在濒死经历中曾经飞过的那片操场，还有操场上的垒球挡网。我看不见一排排房子，并且向着那个我在濒死经历中见到的那所房子走去。没错……我大吃一惊。

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也为此提供了证据，前苏联人于里向莫斯博士的合作著书人保罗·佩里讲述他的经历。

一天夜里，于里出了车祸。人事不省的于里被送进停尸房，此时于里也“强烈感觉到自己死了”——这似乎是个悖论，没有过濒死经历的人绝对理解不了。于里是个异教徒，他

的尸体被放进冷库，等医生从莫斯科赶来为它解剖（证明不是被谋杀而死）。结果，于里的尸体在零度以下的冷库中停放了三天以后，人们才在他身上发现有生命的迹象，于里完全活过来了（冷冻了这么长时间的“尸体”居然能复活，的确是个奇迹）。但在这段时间里，于里已不在他的躯体中了。

他描述说他见到了“一线光亮”，于是便向它爬去，想从那孔中钻出去。突然，他发现自己身处一束强光中，“耀眼的光像火一样刺痛了我的双眼”。后来，他就慢慢适应了。强光赋予了他某些极不寻常的能力。

他发现自己可以飞了。于里回到自己的家，见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哀悼他。于里没办法让她们看见自己，于是就到邻居家去了。邻居家的小孩刚出生不久，此时正啼哭不止。孩子的父母已经带他去看过病了。但医生也查不出这孩子到底有什么病，就让他们回家了。

然而，于里却有了个有意思发现。虽然谁也看不见他，他却能够：

与婴儿交流。这就有些离奇了。我无法和婴儿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朋友说话，却能和这个新生儿交流。我问他怎么了。问话是通过思想而不是言语进行的。他告诉我说胳膊疼。与此同时，我可以看得见他胳膊里的骨骼错位，而且折断了。

后来，于里康复以后回到家中，向家人讲述了他的体外经历，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直至他说起自己与婴儿之间进行的“谈话”，说到婴儿的胳膊骨折一事。邻居听了忙带孩子去医院照 X 光，医生果然发现有处骨折，大概是生下来时造成

的。于里脱离了躯体后，可以和一个新生的婴儿通过思想进行交流，却无法和成人，包括与自己的妻子交流，这事的确很蹊跷。这使灵媒和神秘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又一次得到证实，即幼儿对于我们所说的“超自然”的东西具有先天的领悟力。因为这时还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近来的超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年龄越小，他们的“天然灵性”就越强。也就是说，纯真度与其所具有的灵性成正比。而且，对濒死经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多数都出在孩子的经历中。

接近上帝

先期预想会影响濒死经历的形成这种说法，在成人案例中不能说没有道理，由于他们听说过这种现象，所以在病入膏肓时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出有过类似经历的虚假记忆。而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了。接下来我们便会看到，一些蹒跚学步的孩子有过一次“光明之行”，并且带来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

现已 45 岁出头的维维安，至今还记得自己 3 岁那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而差点死去的经历。

妈妈为我的病急坏了。她请了医生，并且不断地用浸过冷水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我清楚地记得那张焦虑的脸，我闭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团红光，我觉得那就是折磨我的病魔。我好像飘起来了，

浑身着火。那种感觉可真不好受。妈妈说我在说胡话。我在游泳哪！我指的是在热浪中游泳。我听见一阵纤维撕裂的声音，我想一定是妈妈把裙子撕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接着，燥热的感觉全没了。我于是在蓝天、白云、清爽柔和的微风中徜徉。这时那种游泳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眼前有一只蝴蝶飞过，耳边鸟鸣啾啾。我好像飞了几年，一个人自由自在，开心无比。以往我最害怕没人照顾，而这次却不同往常。我发觉自己能在空中飞旋，只消轻轻划动就可以向前飞，只是不像在空气里。真难以相信……那空气就像是有生命似的，而且味道好极了，像上等蜂蜜，或者可能是甘露……真好……好极了！

后来，我的脑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里透着笑意。我在空中转了个圈。她拥抱着我，让我感觉到一股浓浓的爱意，好幸福。我也一次次地拥抱她，她的温暖包围着我。我弄不清自己怎么会知道她就是我的阿姨，名字叫丽塔。以前我从未听人说起过她。

我们俩在云端上跳舞。她告诉我说她被一只苍蝇咬了一口，之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她说，“我觉得很热，和你一样。可是我们现在多好啊！”我们笑着……然而，她突然走开了，对我说，“噢，维维安，你得回去了。你妈妈叫你呢。”我吓得哭起来，说：“丽塔阿姨，让我留下来！我喜欢和你跳舞。”可她脚下像是踩着轮子一样向后退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走时还笑着朝我挥挥手，她一走，我又感觉到热了。我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医生给维维安用过药后，她便开始慢慢恢复，进入沉睡状态。她母亲告诉她说，在她迷迷糊糊做起梦的时候。嘴里咕哝着，丽塔阿姨，丽塔阿姨，我还能再和你玩儿吗？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次发烧是怎么回事。妈妈说，她们还以为我完了呢。她们把我这次经历称做是一道“坎”。“坎”一过，我迅速恢复过来。大约一星期以后，就能下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询问有关丽塔阿姨的事。起初，母亲说没这个人，是我自己的幻想。后来经不住我的追问，便告诉我说我的确有个名叫丽塔的阿姨，但后来死了。

我还未满 20 岁的时候，母亲死于癌症……临终前，她想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一件事说出来……当时她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她艰难地对我说，她曾经有个姐姐，名字叫丽塔。她是家中“一匹离群之马”。丽塔和一个已婚男人私奔到了新加坡，还不到 30 岁就因为血液中毒死在那儿了。母亲说，当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一家人都为此抬不起头。主要是因为这个男人是那个小城的副市长，他妻子不久以后就患了……好像是很严重的忧郁症，于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家里人为躲避谣言，举家迁往另一座城市。从此，绝口不提丽塔的名字。

当我重返人间，嘴里喃喃地叫着“丽塔阿姨”的时候，母亲一下子呆住了。用她的话说，就是“震惊到了极点”……妈妈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说丽塔阿

姨的事埋在她心底这么多年，这时终于能讲出来，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小的时候，丽塔阿姨很喜欢她。妈妈说：“在我眼里，她简直就是个女神。”还说她只留下一张她姐姐的照片，就收藏在阁楼上一只旧箱子底下。她把钥匙交给我。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跪在一堆多年积攒下来的杂乱物什中间，盯着一张残破褪色的照片，看着上面这个家族的“离群之马”。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但上面那年轻女人的美仍旧摄人心魄，整个画面都充满她青春的气息。我的心差点停止跳动，因为那正是和我在云端上跳舞的丽塔阿姨，只是我遇见她时，她比照片上的人还要美许多，也精神得多。我跪在那儿只是哭……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一半是因为这件事证明我真的到过天堂，虽然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此从未有过怀疑。

那晚，我在海边走了好久。冥冥之中，我觉得丽塔阿姨也在这儿。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让人觉得阴森可怕。恰恰相反，它给了我无限慰藉。丽塔阿姨一定就在身边，因为我已经闻到她身上那种奇特的香气了。一个人静静地眺望着大海，我的脑子里突然涌出一幅幅陌生的场景：除夕之夜，人们在船上三五成群，大声喧闹。一对对男女跳着康茄舞，不时地互相亲吻……我仿佛还看到女人涂着大红的唇彩，男人穿着白色的晚礼服，角落里还有一支老式的乐队。大概这就是丽塔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吧……不管怎样，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相信事实也必然如此。接着，我清楚地听见她说，“回家吧，维维安，亲爱的，快回家吧！”

维维安跑回家，见母亲正痛苦不堪，护士小姐正要把她送到医院去。

我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反对这么做。我只是说不行，别动她，她想在家里终此一生。护士听了我的话很吃惊，极力要说服我送她去医院，但我坚决不答应。看得出那女人的确惊讶极了，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她还从没有见过我这么坚决，这么果断。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同意了。如果过后你理智地想一想便会知道，这对于一个专业护士来讲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当时我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护士去请医生，我则守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母亲的气息在迅速减弱，脸上的表情痛苦极了。我紧紧地捏着她的手，让她知道有我在身边。

后来，她脸上的痛苦倏地消失不见了。盯着什么幸福地笑了。“噢，丽塔，”她喃喃地说，“看哪，维维安，丽塔来了！噢，太好了。”妈妈满足地叹了口气就……静静地、安详地睡去了。我也把目光投向她刚才凝望的地方。当然，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儿根本就没人。那天夜里，我望着窗外，低声啜泣。我开始想念妈妈了。这时，突然又飘来了那股奇特的香味。我敢保证是丽塔阿姨来安慰我了。她告诉我，母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离群之马”的启示

许多类似的超自然现象存在的特征，显然也在这则案例中存在。例如她儿童时代的濒死经历，包含一些她当时不知道但却有证可考的事。还有后来与她的“保护神”进行的心灵交流，以及她母亲临终前所看到的。从表面上看，惟有后者具有受“先期预想”影响的嫌疑。维维安本人对这次经历带来的信息却丝毫不曾怀疑过。

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复杂化呢？就我而言，我绝不可能也编造不出丽塔阿姨的，况且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曾听说过这个人——家里人对此守口如瓶！她说她被一只苍蝇咬了就证明，她就是因此中毒而死。可那么小的孩子哪里会知道这样的事呢。我知道我见到了她，她非常健康，也非常幸福，她那么爱我，是我在那个世界的“保护神”——怎么说呢，我想称她为“天使”，可一想到她的过去，这个词又似乎不大恰当。可你想想，当时我遇到她时，丝毫看不出她死以后，善恶分明的上帝因为她的罪孽而惩罚她的任何迹象。她那么幸福，幸福得无与伦比。我确信这个家族的“离群之马”已升入天堂。如果说她犯过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形式地犯过错——她也已经得到原谅了。

这次经历告诉我，上帝绝对是胸襟开阔、宽以待人的。丽塔阿姨生前的确曾经伤害了许多人，我敢保证她自己也为此悔不堪言，而她并没有被扔进火坑。她是我“保护神”。有时心烦意乱时，我就会与她说话，这时候也总能感觉到她对我深深的理解和爱意。我知道这不只是我想像的结果。我也曾经痛苦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当最后一切都已过去，他又回到他妻子身边时，我哭了好几天。这时，我又一次闻到了那股奇特的馨香，又一次感觉自己沐浴在她的爱河之中。在丽塔的精神鼓舞下，我才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这则长长的案例与怀疑论者的大脑缺氧理论、毒品作用、先期预想、宗教信仰以及纯粹的幻想均不搭边。别忘了，她的家人都小心翼翼不去提丽塔这个名字，她也从未见过丽塔的照片。大概她那时也不会知道苍蝇是造成血液中毒的元凶。胡编乱造或者添枝加叶对维维安并没有好处。和本书所引用的其他案例叙述人一样，维维安也不愿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她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完全是因为与作者的私人关系使然。

死亡幻象

许多经常接触垂死儿童的医学界人士注意到，他们的濒死经历/临终幻象中遇到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尽管当时不知道，

后来也会发现那人已经死了。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将她的大部分医学生涯都奉献给了垂死儿童。她曾写道：

……我经常问这些孩子，如果可以选择，你们最愿意永远和谁生活在一起？除了黑人孩子，99% 的孩子都会说妈妈和爸爸（黑人孩子会说阿姨或祖母，因为他们和阿姨或祖母在一起，但这只是文化差异）。但这时，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先于他们而死，这些快要死了的孩子也不会看到他们。

怀疑论者会说这只是快要死的孩子有这种愿望的结果。对此，库布勒-罗斯认为：

（怀疑论者说）面临死亡的人感到绝望、孤单、恐惧，因此才会幻想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99% 的孩子，不管是五岁、六岁，还是七岁的，都该看到自己的妈妈和爸爸。然而，在我们搜集来的案例中，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见到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还活着。决定你能看到谁的因素是这个人必须先于你去世，哪怕只是早一分钟。而且你必须要真正爱过他。

她的最后一句话在小维维安和她丽塔阿姨的案例中很是蹊跷，因为她们彼此互不相识——至少在现世中是这样。或许，在无知觉之初，例如在梦幻中就已经结成某种契约，或者说丽塔一直就是这孩子的保护神。

库布勒-罗斯博士讲述了垂死的孩子常会怎样感知到亲人刚刚死去的消息。而像这种事，家里人怕增加他们的痛苦，往往都是千方百计瞒着他们的。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站在死亡边缘的小孩满足地说，“现在好了。妈妈和彼得都已经在等我了！”库布勒-罗斯博士补充道，“不久以后，我接到儿童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彼得 10 分钟前死了。”

库布勒-罗斯还讲述了一个与此相似的被车撞死的美洲土著女孩的故事：

……撞她的司机跑掉了，这时一个陌生人停下车，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她却平静地告诉他说，她什么也不需要。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能到离出事地点 700 里的印第安保留地去一趟，看看住在那里的母亲。除此之外，她就没什么牵挂的了。她给母亲带了个口信，说她很好，不但好，而且可以说非常幸福，因为她已经和父亲在一起了。说完这番话便死在陌生人的怀里。

陌生人深受感动，随后便趋车前往 700 里外的印第安保留地，把小女孩的口信带给她母亲，到那里才知道小女孩的父亲是几个小时前去世的。

迷失的一代——找到了！

有几个非常相似的案例都提示了临死时出现的幻象中所含的真谛。莫丽莎案例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濒死经历是在她 14 岁那年发生的。她说：

我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光芒万丈，却丝毫不伤我的眼睛——因为它不会伤害任何东西或任何人。我的眼睛好像慢慢习惯了它。接着我看到了妈妈（她在莫丽莎 10 岁那年就去世了）。又能见到她真好极了。她看起来那么美，身边还跟着个小女孩，大约八九岁光景。小女孩长得和她很像，也有一头美丽的金发和一双大大的蓝眼睛。

妈妈笑着对我说，“这是你的小妹妹，邦尼。”见到她我那么高兴，可醒来时就觉得困惑不解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妹妹。为此，我还难过了好久——难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可等我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时，见他的眼里顿时盈满泪水。显然我的确曾经有个妹妹。她比我小 18 个月，可没等出生就胎死腹中了。父母本打算给她取名艾琳，但母亲怀孕期间，大家都称她肚子里的孩子为邦尼。“她非常活泼可爱，爸爸，”我说，“她已经在那边长大了。你会为她骄傲的。

同样不可思议的事也发生在那些真正濒临死亡的人身上，这在许多死亡幻象中就有所体现了（见第一章）。英国作家伊爱·威尔逊听说了一个典型的故事，并把它写在《死后经历》一书中：

1968年，詹尼特夫人……生下了女儿简，两天后简就患肺炎不幸夭折了。不久，百英里以外的北威尔士阿伯吉里附近的兰格纽村，詹尼特96岁的祖母简·查尔斯夫人正奄奄一息。詹尼特的父亲乔弗里·查尔斯——一家报社记者——守在母亲身边。

……查尔斯先生小心翼翼，惟恐詹尼特孩子死了的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因此，对即将发生的事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查尔斯夫人开始对着“来客”讲话了，这“来客”虽然别人看不见，然而她却好像能看得一清二楚。她的头脑异常清醒，起初似在对一个打扰了她的女人在讲话。后来，正像库布勒-罗斯举出的案例一样，她变得“平和幸福”。很好，她说，她“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她满足地对儿子说，她看见他父亲，也就是死于1942年的自己的丈夫了。然后，突然她一脸疑惑地说，惟一让她搞不懂的是，约翰手里怎么会抱着个婴孩呢。随后她又十分肯定地说：“她是我们这家的成员，是詹尼特的孩子，可怜的詹尼特。不过不要紧，她会熬过来的。”

伊爱·威尔逊提到，詹尼特因为孩子的死的确曾经痛不欲生，也的确从中熬过来了，并且后来又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

他还补充说，岁月并没有给这件事添油加醋，因为查尔斯太太死后没多久，她和父亲就都记录了查尔斯太太说的话。而且詹尼特和她父亲对濒死经历或临终幻象都知之甚少。

“ 眼见为实 ”

怀疑论者认为，若盲人描述得出他们在“天堂之旅”中“看”到的东西，那么濒死经历也就会变得更加可信，因此也就不会轻易扣上“主观臆断”的帽子了。批评家们相信他们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因为它是在对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此类证据尚不存在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近期的案例都为此提供了大量证明。库布勒 - 罗斯博士就曾写道：

……为让怀疑论者心悦诚服，我们在一些盲人中间做了一项科学的研究。前提条件是这些盲人必须已经失去视觉感知能力至少 10 年。那些曾经有过体外经历的人醒来以后会说出你当时的衣着佩饰。除此以外，他们还能说出你的毛衣或者领带之类的东西的图案和颜色。要知道，这些可都是盲人编造不来的事实。

她对于这一点非常肯定：

如果（濒死经历）只是愿望的实现，这些盲人便

不可能向我们描述出毛衣的颜色、领带的图案，以及人们的衣着上许许多多形状、颜色及图案上的细节。我们曾经问过几个双目失明的人，他们不仅能说出谁第一个走进房间，谁参与了抢救工作，而且还能描述出在场每个人衣着服饰的细微之处。这对双目失明的人来说应该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个生来便只能用“四官”来感知世界的盲女人，有一天被汽车撞倒以后即进入深度昏迷。后来，她把这次经历写了下来，寄给本人。虽然没有署名因此缺乏科学的可信性，但这次经历仍不脱其真实性。她说：

1994年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正手持盲杖过马路，突然一辆轿车飞快地从转弯处开过来，将我撞倒。我觉得胳膊和身体一侧受到猛烈的撞击，然后听见喇叭一样的声音——抱歉，很难描述——接着，我便浮在空中了。这件事中有好几处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的身体还躺在马路上，而我却已在它的正上方了。毫无疑问，这就已经够奇怪的了。可比这怪一百万倍的是我竟能看见它！我，一个40多年从未看到过任何东西的人！

我在天上游弋，四处观望。能看见的感觉真好。我注意到楼房那么高，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它们是长在我整天用手杖敲打的地面上呢。而事实上它们好像要多高就能有多高。我才知道屋顶和无际的天空是什么概念。我看到人们的后脑勺，而换在平时，我至多只能摸一摸他们的手或脸。我看到汽车、自行车、儿

童，而且每天听到的熟悉的声音，如今都有了各自的对应形象。最最奇妙的是，我可以看到种种颜色了。我想任何一个盲人都不会有颜色的概念。这怎么可能呢？那是眼明人的世界与盲人世界的界标。我不只是在谈论，而且确实看见了我毛衣的红色和附近公园里青草的绿色，还有书报亭里各种杂志封面上令人炫目的色彩。接着，我看到他们费力地抬起我的头。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拖拽我的灵魂，然后我就回到身体里去了——我又变成盲人了。这太糟糕、太可怕了。我哭了好久，无法解释这一切。这件事我只对一个人讲起过，他说这一定是我自己的想像——多么残酷、多不真实的事啊！

然而转念一想，我还是非常幸运非常有福的。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死后的事，或者说，我看到了自己有一天永远与肉体分离时的情景。我认识到，身处眼盲的躯体中与处于任何肉体中是一样的，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罢，都只是暂时的事。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完美起来。有了这种想法，我的心态平和多了，人也快乐了许多。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够幸运了，竟能一睹上帝的尊容，有多少人能够这么说呢？

证据的分量

现代唯理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物质世界是人惟一的生存空间。人死后既没有独立的灵魂，也无任何生命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一些机器，被一个“瞎眼的表匠”胡乱丢在一起——一个不具人性的演变过程。它让我们出生、做人，然后死去。科学家们曾努力使千百万人相信，他们已经“证明”这一唯物的假设是正确的；认为灵魂存在的人，用好听的话说是在憧憬死后的美好，不好听的话就变成了容易受骗的傻瓜。然而事实上，这一证据的砝码并没有放在唯物主义者或唯理主义者一面，而是高高地堆在研究灵魂的学者、通灵者、神秘主义，以及那些曾经灵魂出壳，回来以后比以前活得更好的那些人一面。

有人认为濒死经历的产生是由于毒品或者说是缺氧的作用，以及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幻想或先期预想的结果。不难看出，这种说法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当中已无法立足。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性解释已无存在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的确在减小。或许那些想对濒死经历作深度分析，试图证明它只是个美丽梦境的人，正在伺机为人类知识宝库添加一些新的财富吧。

也许他们不该只想着要拿出一个解释，而应将精力放在从中得出来一些启示。因为发现了濒死经历这样的大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让整个人类社会为之振奋不已。这是个不可辩驳的事实。

案例

一位怀疑论者的体外经历

英国怀疑论者苏珊·布莱克莫尔，在两位牛津学友维奇和凯文的陪伴下，利用大麻获得了一次体外经历。

……朋友的声音似乎很遥远，而我本人，好像不是踩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很不真实，就像包在一团棉絮里。我很累，灵魂随着音乐来到一条林荫大道……像是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我在里面飞驰着……与此同时，我还听见维奇问要不要咖啡，凯文回答了，我没做声……能有下面一段经历其实要归功于凯文。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劈头问了一句：“苏，你在哪里？”我想了想……努力想看到自己的身体，我也果然看到了。它就在我下面。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在天花板上。”我惊讶地看着那张嘴——我的嘴巴——在那里一张一合，我对这种控制力惊叹不已。

凯文听了这话面不改色，他继续问些更详细的问题，上面是什么样子？我都见到了些什么？“我”是什么样子？……我想好了怎么回答时，那张嘴又开始讲话了……我在天花板上将这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椅子、窗户、我的朋友，还有我。我还看见在

下面那个“我”的脖子和上面的“我”的肚脐之间有根线，银色的，微弱地闪着光，并且轻轻地动着。我受到鼓动以后出了这间屋子，“我”，还有那根线，轻轻松松地穿过墙壁、另一间屋子的地板、屋顶。我看见红色的屋顶，成排的烟囱，然后又飞向更远的地方……我去了巴黎、纽约，还飞过了南美洲。

然而，苏珊·布莱克莫尔的“飞行”并不像作为濒死经历一部分的体外经历，她的所见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她说的“红色屋顶”实际上是灰色的，而所谓“另一间屋子的地板”根本就不存在。此外，她还实实在在看到了那根“银线”和另一个“自己”，而在濒死经历中，人们只能“感觉”到那根线的存在；且本身即是那“另一个自己”，意识不能从这个自己中独立出来。

儿童更易接受死亡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相信，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即将死亡这一事实。她在《关于死后的生命》一书中说：

“身患癌症的儿童经常会在死亡到来之前，慢慢为死做准备。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能离开肉体，获得一种我们称之为“体外经历”的经历。我们每个人在睡眠的某些阶段都会有“体外经历”，只是极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临近死亡的儿童，尤其是做好死亡准备的儿童都会变得比同龄的健康孩子

更超脱自然。他们明了这种游离于体外的短暂经历，这种经历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过渡，也让他们对自己即将前往的地方能有个大约的了解。

变幻的灵魂

梅格的濒死经历与众不同，因为在她的经历中，“床上的小男孩”这一部分很新奇。梅格4岁时麻疹出得很厉害，她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天花板上向下看：

我看见一个小孩躺在我那张舒适可爱的小床上，床上只铺了个床垫。屋子的四壁也没贴墙纸。房间里灰暗、寒冷。我很好奇、又仔细看了看那个小孩。那是个8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的衣服很古怪，我记得……那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小男孩穿的那种：大短裤、高至膝盖的织袜，他的头发剪得很难看，衬衫是那种质地粗劣的厚厚的灰布料做的，我以为他睡着了，但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了，在那间可怕的屋子里，孤苦伶仃地躺在条纹相间的床垫上。

这时房间不见了，出现一道耀眼的亮光，让人感觉那么幸福。小男孩就在那束光中……他似乎好多了，和正常的小男孩差不多，不像是灰白的蜡人，不像是已经死了……

随着奇怪的一声钝响，我已回到床上，妈妈正握

着我的手。我的病很快就好多了……但大家都说我怎么变了。生病前我很胆怯，而且胃口极小。可这时我却变成了一个“假小子”，不停地吃啊吃……有时候我想……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真的觉得我变成那个小男孩了，好像我的灵魂出窍时他就占据了我的躯体，奇怪的是，我竟丝毫不介意。我知道我们注定要分享同一个生命。

“面前出现一条大路”

赞比亚一位 60 岁的卡车司机在被一头狮子咬伤以后，曾经有过一次濒死经历。他说：

我进入昏迷状态。这时一条大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它好像一直能通向天空。沿路有许许多多的星星，遍布天上地下。每次我想要走上这条路时，总有星星在前面挡着我。我只能站在那儿，无所适从。过了一会儿，路和星星都消失不见了。醒来以后，我发现我自己躺在医院里。

（我相信）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因为哥哥回家发现我母亲病得非常厉害，第二天就死了。（许多有过濒死经历的非洲人都把看到星星看做是个坏兆头）

“我去了遥远的星空”

1968年秋，喜马拉雅山下一个两岁半的女孩不知何故病得很厉害，大概是患了过滤性毒菌引起的脑炎。她叫杜达那·韩，足有15分钟她都人事不省。

女孩的父亲，韩医生，想尽办法救活毫无生命迹象的女儿，同时不停地叫着：“回来啊，我的孩子，回来吧。”最后，他用了几滴呼吸道刺激物尼可刹米，才使女儿睁开眼睛。不久以后，当母亲问她生病期间她都去了什么地方时，这小女孩说：“我到很远很远的星星上去了。”

再问她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杜达那回答说：

花园……苹果、葡萄、石榴……白色的小溪、褐色的小溪、蓝色的小溪，还有绿色的小溪……我的祖父在那儿，他的妈妈也在那儿，还有一个女人，长得像你……祖父说看见我很高兴，他的妈妈让我坐在她的膝盖上，还吻了我。这时我听见爸爸在叫我，“回来吧，孩子，回来吧。”我就对祖父说，爸爸在叫我呢，我得回去了。他说我们得去问问上帝。于是我们就去找上帝，祖父告诉他说我想回去。上帝就问我：“你真的想回去？”我说是的，我必须回去，爸爸在叫我呢。上帝说：“好，你回去吧。”于是我就向下坠啊，坠啊，就回到爸爸这里来了。

母亲听得入迷，就问她上帝长得什么样。她却出其不意地回答说：“蓝色的。”从这以后，尽管他们一再地想从她那里知道更多的细节，她却只是说上帝是“蓝色的”。

一个月以后，小女孩第一次随父母到卡拉奇拜访一家亲戚。正四处望着，她突然兴奋地大叫：“妈妈，妈妈！”她指着一张老照片说，“这是我祖父的妈妈。我在星星上见过她。她还把我放在她膝盖上吻我了呢。”这个小孩从来不曾看到过她曾祖母的照片，但她却说对了，那的确是韩医生的奶奶。

后来，全家人搬到英国去了，杜达那的濒死经历还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出现过，节目中还展示了她的一些画（她是个天才艺术家），画的就是她人事不省时曾经到过的花园。

脸

艾米莉回忆起自己5岁那年的濒死经历，她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切里·苏瑟兰是这么说的：

……记得当时我见到了弗兰克叔叔，但我忘了是怎么见到的。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如何飞上天堂，见到这个男人，还见到一个花园。弗兰克叔叔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后来我记得自己曾经把见到弗兰克叔叔脸孔的事告诉了我的奶奶……（后来）告诉妈妈，我在天堂时见到奶奶房里那张照片上的那个人了。我

告诉她，我记得曾经见过弗兰克叔叔。妈妈有点吃惊。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奶奶时她也同样吃惊……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弗兰克叔叔的事。我只是知道这个名字而已。这件事把奶奶吓坏了，也把我给吓坏了。

第八章

濒死经历研究

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尚不成熟，然而已经有证明显示它对于理解死亡过程和帮助生命垂危的病人及他们的家人正确理解死亡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作用。这些知识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死亡。

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只是认识一个曾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正如一个女人所说：

我的姐姐琼处在癌症晚期，不断从医院进进出出动手术、做化验。她只有 40 岁，而看起来却像是 60 岁的人一样苍白清瘦，和过去的她截然两样。说起来有些丢人，但我当时真不愿看见她那个样子。要把她抬起来，用车送她去医院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难办的事。我们其实已经彼此不说什么话了。和她在一起简直是种折磨。可怜的姐姐！

一天傍晚，我接到姐姐的护士打来的电话（琼为

做化验已经住院几天了），让我快点过去，因为她好像快要不行了。我怕极了，老实说我真的不想看到她那个样子死去。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经过抢救，她已经恢复过来了。我到那儿时，她很虚弱，但神志还很清醒。只是，非常奇怪……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完全变了样儿。虽然她依旧骨瘦如柴，但却好像精神了许多。我不停地盯住她看，最后她挤出一丝微笑，做手势让我俯身凑近她，给我讲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

琼说她想伸手去够床边的一杯水。接下来她看到护士们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她俯视着这一幕，无动于衷。她描述说自己身处一团“摇曳而神圣美丽的光”中，飘来飘去。她想，“这便是死亡吧……多美好啊……”接着她感觉到她的那条老狗普林斯在舔她的手，她知道一切都会好的。突然，她站了起来。医院这一幕便不见了。琼和她的狗（它又变得年轻而且充满了活力）来到一片美丽的森林，耳边响起曼妙的音乐。此外，她还看到一条瀑布（她一直喜欢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树林里走出来。起初，她没认出来他们是谁。他们都穿着白衣，脸色红润，就像是……后来她才恍然大悟，这是我们的父母啊，只是重又变得年轻健康了！

他们走过来，吻她的前额。她说那是世上最美的享受。那些个吻中像是投入了全身心的爱……痛苦与挣扎终于到头了……回家……和她在一起，我的父母非常兴奋，他们把她带到一个小房子里……那是个似曾相识的可爱地方。他们还带她去看了给她准备的房

间。爸爸揽着她的腰，说：“琼，我的宝贝，你不久就能和我们永远待在一起了。我们会来接你的，别担心，但现在你必须回去了。很快，我保证……”然后这一切都消失了。琼又躺在病床上，醒过来了。

但她已经变了，脸上所有的痛苦都已经消失。患癌症的人脸上特有的那种憔悴在她的脸上已荡然无存。恰恰相反，她的脸上现出好几个月以来都不曾有过的红润。她笑着，笑得那么幸福，我马上明白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我一直害怕这一刻的到来。当然，要去的人虽然不是我，但结果同样让人难以忍受。她吐出体内最后一口气便死去了。这时我依旧站在那里，注视着凝结在她脸上那令人费解的微笑。她的目光越过我驻留在上边的某个地方……也许是在看前来迎接她的爸爸妈妈，现在我真的对此深信不疑了。

琼的死改变了我。我一遍遍地揣摩着她说过的话。我知道，遇见妈妈爸爸和普林斯以及瀑布之类的事情绝不可能是她编出来的。这在她告诉我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走出医院的大门，我的头还昏昏沉沉的。我哭了，但并不是因为难过。我感觉到她的灵魂离开我了。我知道她会过得很开心。这之前我从不相信人死后会有什么后生命存在。坦白地讲，我觉得那是宗教用来安慰人心的东西……但现在我相信了，真的，琼的死改变了我的一生。

亲眼目睹过别人濒死经历的人，往往会被他们的真挚和这种经历显而易见的力量所震撼。这在儿童的濒死经历中尤其明显。幼小的孩子竟能颇为动情地讲述如何遇见了耶稣，在一团

祥和的光中如何幸福。切里·苏瑟兰讲述的丹尼尔的故事即是如此。他的母亲布里奇认识到人必须懂得放手，她必须自己去克服即将失去儿子的痛楚。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短期咨询班，她把压在自己心头上的事讲给大家听，并听取别人的想法。她明白，儿子遭遇死亡更突出了她在生活中必须克服的难题。

丹尼尔的濒死经历逐渐改变了她母亲为人处世的哲学。如果说这次濒死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考验，那么对于那随时都可能失去儿子却无能为力的母亲来说，这考验不知要大多多少倍。然而，正当她已经为儿子的死亡做好准备时，儿子却非但没有死，反而又活了好多年。于是这件事又似乎是在考验她克服恐惧的能力。

恐惧即是答案

濒死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有这一经历的人的家人。他们的真诚跨越时空，让许许多多的人从中受益。正如我们在杜达那·韩的濒死经历所看到的那样，它在金·史密斯太太身上发挥了极具戏剧化的效果，使金·史密斯太太认出了杜达那所描绘的天堂（见第六章）。除此以外，它还回应了 10 多个人的祷告（见第五章）。她的故事如今依旧在继续吸引着更多的人，也鼓舞着更多人。

我的工作使我偶尔要为人解梦。我常在英国几家电台解答听众来电提出的问题，听到有那么多人曾做过害怕死亡一类的梦不禁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许多以其它方式均无法解释的

梦魇、情绪紊乱，甚至人格扭曲，都可以解释为“怕死”。死亡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个大禁忌。大多数人干脆就拒绝承认死亡的存在，虽然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当他们的熟人病得很严重，最后死去时，他们的信念便受到了威胁，但他们的恐惧却依旧雷打不动地深植于心。而且，他们头脑中对死亡的否定更加根深蒂固了。不久，就连死亡这个词，对他们来说都太过可怕而不予思考了。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反感死亡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曾做过能反映出一个人在毫无缘由地恐惧的噩梦。雪莉就讲述了这样几个梦：

我们家邻居死后这么多年来，我做了许多可怕的梦，梦见全家人都死了。有时是他们得了艾滋病或癌症——可怕的慢性死亡——我还必须看着他们死，站在一旁束手无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噢，真可怕……我梦见我那只有 10 岁的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就被烧死了。然后，我丈夫出车祸，我母亲长肿瘤等等。每次我都会汗津津地哭着醒来。接下来的好几天都惶惶不已，感觉好像是我在算计着家里的每个人。

最后轮到我自己了。我掉进一个深深的黑洞，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我大声叫“救命”，可泥土塞住了嘴巴，我出不了声音。醒来时依旧惊恐万分。

后来的问答表明，雪莉站在一个日常生活中神志清醒的层面是坚决否认死亡的。

我不去考虑死亡的事，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

每个人最后都会死，但要是没完没了地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就不应该了。我从来就不看恐怖电影，或者其它任何变态的东西。邻居贝蒂的死对我产生的影响，就像是有人在我脚下抽掉了楼板一样。我感觉很无助，她去了，再也回不来了。在此之前，我还从未有过亲近的人去世的经历。还记得当时我看着她的墓穴，浑身颤栗不已。可怜的贝蒂，就要到那里面去了。

显然，这个女人患上了“20世纪恐慌症”，她在恐惧中艰难度日。这种恐惧太过隐秘，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最底层去了，并像颗毒瘤一般在那里肆虐横行，毒害了她的心灵。她的一连串梦魇就反映出这一点。这些梦使她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无论她怎样矢口否认，死亡终究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包括她自己。这种“现代病”的另一个患者，是一个无亲无故的62岁的独居老人，梦使他大为不安。他说：

我每周要做两次这样的梦。真说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噩梦。我在公寓里，对着镜子，却从中看不见自己！镜子竟反射不出我的影像。然后，天色骤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看不到路，不断地被什么东西绊倒。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是魔鬼吧。我越来越怕，于是就开始祈祷，但依旧无济于事。我感觉到房间的四壁都在向我挤过来。最后我被挤到一个类似壕沟的地方，在黑暗中与魔鬼待在一起。我想喊救命，但我知道没人会听得见。那一刻，我猛然醒悟，自己一定是死了，我已经死了……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人

关心……我惊叫着醒来了。

我想这大概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紧挨着墓地有关。每个人死后都要被送到那儿去。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信仰。母亲死时（我父亲死时我还太小不记事），我只有6岁，但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看到她玩偶似地躺在棺材里……像个陌生人……身穿白衣的人们，都漠视我的存在，好像我会让他们难堪似的（我是父母惟一的孩子）。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有时会拍拍我的头。他们要让她放在那孔墓穴中时，天啊，我那恐惧简直无法形容。夜里我睡不着觉，一想到妈妈躺在阴暗潮湿的地下，便哭得肝肠寸断。

这可怜的孩子，是我们这个外向型基督教团体中一个典型的精神空虚者。他说，每个礼拜天他都被带到教堂，而在那儿，他却“从未听到过有关妈妈的命运方面，能让人为之振作的东西”。当然，也有许多眼界开阔的牧师，还是能够理解丧失亲属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他们本人的信仰超越了肉体死亡，的确能给那些凡夫俗子带来信心和勇气。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牧师对他们看做是“迷信”的东西大失所望——英国教会如今仅凭投票表决就轻描淡写地将地狱说成是一个“无知无觉”的地方——痛失所爱的人从这些牧师这里什么也得不到。然而，牧师本可以给他们以希望的，例如赛利尔·皮克耐特的案例。赛利尔·皮克耐特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由于听说了杜达那·韩的濒死经历，因而坚强了许多。

当有人问我对上述那些噩梦有何看法时，我总是建议他们去读一读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和麦尔文·莫斯的书。我解释

说这些人不像有些传教士那样带有某种功利色彩。库布勒-罗斯博士在成为精神病专家，常年与生命垂危的人打交道之前，曾经收集了许多发生在波兰的集中营的种种惨不忍闻的事实。这种经历使她从此与多愁善感无缘。麦尔文则是西雅图一家有名医院的内科医生。

这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敢于说濒死经历和他们在临床生涯中遇到的任何事情一样合情合理，且意义更重大。他们两人和其他几个与他们观点类似的人都曾为濒死经历举证。当那些因噩梦而烦恼的人为与自身的恐惧作斗争，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在书中读到了死亡的含义。这之后，他们的梦境就有所改变了。雪莉的噩梦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她在读了麦尔文·莫斯的《光明改变我》以后说：

起初，我甚至都懒得去找这本书，但后来还是去了。我去的第一家书店里不卖这本书，那儿的店员也不大友好。我心想，反正我已经尽力了，那就到此为止算了吧。过后，我感觉很惭愧，于是又走了几家书店。第二天，终于找到了。即便如此，我还是懒得去翻它。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死亡的深深恐惧，以至于不愿看到铅印的“死亡”二字。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从中得到些什么，但我确实从中得到一份惊喜。这个人（麦尔文·莫斯）很真诚。他的研究以及那些“死而复活”的人的经历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此之前，我对濒死经历一无所知。而现在它却成为我看事情的一个独特视角。所有的那些人都说死亡并不可怕，它并不是终点。你会来到一个美丽

的地方，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看这本书时，很奇怪，我老是想，“有些事我也可能会遇到。”就像在读一本旅行指南。

读完这本书以后，雪莉又讲述了她的一个梦：

我在候诊室里，那儿很黑。我开始觉得有点儿怕，心想……“难道会是这样？他们就不能开盏灯吗？”接着，我发现向街的那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透进些许光线。这让我很高兴……一有了这个发现，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在昏暗的候诊室里等得很不耐烦，嘴里哼着一支小曲……感觉有点儿像在候机厅里等播音员小姐通知我登机。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门终于开大了一点，一束强大的白光直向我射来。我被击倒了，躺在地板上用手遮住了双眼。可我仍想从中看个究竟。那道光让我幸福极了……我想，“如果注定如此，我宁愿爬到那可爱的光中。”

我开始在地板上一寸寸地向前蹭，想在“他们”（无论“他们”会是谁）把我拒之门外之前，将自己融入那团光中。这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是个美国人……说：“很抱歉，我们现在非常忙，不过医生会找个时间为您看病的。现在你得回去了。”我坐起来，努力想看清楚光圈中那模糊的影子（这时门已经开得更大了）。我艰难地穿过那道门来到光中。

于是我便到了大街上。那时天色尚早，太阳刚刚升起，草尖上还挂着露珠，花苞也已挂满枝头。春天来了，看见一只蝴蝶飞过，我禁不住笑起来，因为它

实在是太活泼可爱了。不知为什么，我竟满心欢喜地等着再从那道门走回去。

在这里，雪莉将她的现世生活幻化成一个医生的候诊室。这个医生大概指的就是麦尔文·莫斯本人了（那个男人的美国口音就是个证明），也或许人们觉得死亡过程就应该有个医生存在才对。通向那束光与后生命的道路不通，是因为“时候未到”。但她至少可以有幸看到这一切。这个梦肯定了她对死亡的新看法，即死亡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奇妙体验。

这个梦中最鼓舞人心的部分是她在春天的黎明中出现这一节，它象征着新生与希望。蝴蝶则自古以来就是灵魂的化身。

雪莉起初对死亡极度恐惧，恐惧到几乎不敢在书上看到这两个字的程度，而后来竟渴望进入后生命。有趣的是，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仅仅是因为读了一本记述濒死经历的书的缘故。要雪莉忘了那些人的故事或许不难，但他们言语间的真诚所带来的力量却着实让她永生难忘。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对研究死亡那么感兴趣。坦白地讲，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讲述这种经历的时候都那么动情，那么质朴。如果说这些人是故意编造出这么多故事，那对他们自己能有什么好处？他们甚至还主动让我们去研究呢。

麦尔文·莫斯在《光明改变我》一书中，还讲了起初他自己对濒死经历所持的怀疑态度。那时他与死而复生的病人打过多次交道，但并非所有人都向他谈起过濒死经历。现在他说：

如今我才意识到，大概我的病人中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我没能花足够的时间去听他们倾诉而已。

库布勒-罗斯医生也强调要多花时间陪伴那些垂死的人，认真对待他们的思想见地和视觉幻像。这不仅能在病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帮助他们，而且对他们的家人也会有所启迪——对有关医生也是如此。为保持职业性的冷漠，避免因投入情感而产生伤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惯于表现得像机器人一样机械。但莫斯医生说，“我发觉医学界应该为情感与精神留下一点空间。”

视死亡为“友”

或许，一个理想世界应该为垂死的人提供特殊的待遇，而不是将他们转移到不受注意的病房，或者欺骗他们说他们会过得更好。精神方面那些神奇的因素，说不定会使医院和临终医院变成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之将死在这里会被当成是一件重大的事来庆祝。届时邀来亲朋好友，并鼓励他们在这个仪式上各展所长。这时，没有人会拒绝，也没有人会感到尴尬。谁都不会匆匆忘却病人的濒死经历，他们会把他的濒死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对生者有启迪意义的重要材料保存起来。因为死亡不再是凶恶的敌人而是个天然盟友时，失去亲人的人原本不堪忍

受的悲痛就会大大减轻。在死于 19 世纪的小戴西的案例（见第一章）中，小戴西的死即完全属于精神上的事。她的母亲写道：“房子里肃穆沉静。我们哭不出来，干嘛要哭呢？”

库布勒 - 罗斯医生后悔曾经给生命垂危的病人用麻醉药。她说，那些只用了小剂量药物的病人，都能清清楚楚地体验到那种美妙而后离开人世。当死亡迫近的时候，即使是极其痛苦抑郁的人都能平静下来，疼痛感也能消失。我们知道，许多人对自己的死都是有预感的。有时就连医生尚且不敢作此断言时，病人自己就已知道了。病人需要把他或她的临死感受讲给别人听，而在那个时候，医院却往往给他们用更大剂量的麻醉药——甚至给他们“打针”，这两个字说起来委婉，实际上却足能使他们毙命。正如库布勒 - 罗斯所说：

如果病人受到充满关爱的护理，且知道有人会帮他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事，那么他是不会要求安乐死的。

然而，她还强调说不能让任何人受罪。她补充道：

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不必忍受痛苦。如果你那些垂危的病人能不再痛苦，并能得到关爱，你也有勇气把他们带回家——我的意思是说，把他们全部带回家，如果可能的话——那样他们就谁也不会让你给他们实施安乐死了。

或许将来有一天，医生们会去积极研究濒死经历，而不是避讳它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当这天到来时，许多救活“死

人”的过程中出现的谜团自然也都迎刃而解了。

科学家与濒死经历

科学所涉及的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是可以证明，并且能重复出现的现象。如果一位科学家在某个地方可以监测到一种现象，其监测结果和另一位科学家在世界上另一个地方以同种方式测得的结果大致相同，这就是好的科学。而若一个科学家把一个临死的病人说他看见天使这类的话当真，就不能算是好的科学家了。那个科学家也十有八九会遭人耻笑，甚至因此丢了饭碗。过去的一百年间，有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都曾经试着去说服同行有关通灵研究的合理性，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总是使自己陷于孤立，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当然，研究这种超自然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跌入陷阱。因为这个领域不幸对一些骗子也很有吸引力。这在第九章中即可见一斑。虽然如此，全世界依旧涌现出无数胆大的科学家勇于迎接它的挑战（而且有些人，例如加州斯坦福研究院的查尔斯·塔特在这项工作中还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目前，有许多研究濒死经历的先锋者们走进这个混乱不堪、极富争议的领域了，其中包括库布勒-罗斯、莫斯、凌和英国的彼得·凡威克医生，以及他荷兰的同事皮姆·凡·洛姆医生，后两位科学家可能将会为濒死经历拿出具有科学依据且有说服力的证明。

凡威克医生是伦敦精神院一个平易近人得出了名的成员，

他还任伦敦两家大医院的神经病学顾问。凡威克医生在荷兰阿纳姆的莱恩施特医院与心脏病专家凡·洛姆医生共事的时候，就开始对濒死经历进行科学的研究。两人决心遍访英国和荷兰十家医院中所有因心脏病而导致休克，后又苏醒过来的病人（之所以要选择心脏患者，是因为这些人的用药量不等，而且医院对病人临床死亡的时间有精确记录）。

这项研究中的 345 个病人中，有 49 个男人和 13 个女人的濒死经历是包含“核心经历”中多个阶段的典型濒死经历。但是，与第一次采访相隔大约有一年时间，当病人再次接受采访时，又有大约 18 人承认说他们也曾经有过濒死经历，一年前由于个人原因隐瞒了实情。如此说来，一定还有不少人没有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

该研究进一步深入：在这十家医院的心脏病抢救室的天花板上都藏有一个东西。每组中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实验过程中，他们不断变换它的具体位置。这么做的目的是看一看他们所研究的人中，有没有人看见并且能描绘出这个东西的样子。迄今为止，凡威克和凡·洛姆医生还没有公布这项实验的结果。实验还要继续进行。然而，实验遇到的困难万万不可低估；别忘了，即使是那些谙熟体外经历的人，例如阿历克·泰纳斯和罗伯特·门罗（见第三章），早在 20 年前所做的相似的实验中就发现，要丝毫不差地描绘出物体的样子是很难做到的。这大概是由于个体第一次经历灵肉分离时，脑子里除了观察天花板以外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要顾及！虽然如此，人们仍在翘首企盼凡威克和凡·洛姆的研究结果。

重要证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肯尼斯·凌的病人讲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经历。她在手术期间，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事：

我在上面看得到巨大的无影灯……灯上面好脏……我记得当时我还想，一定得把这事告诉护士。我也不知道在那儿待了多久，（但）我能看见隔壁那个小间里发生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以帘子隔开，我可以看见隔壁那个房间里的女人，她正睡着。

然而，濒死经历也许永远也不会得到科学的证实了。除非能将科学的界限延伸，让它包含对意识的研究。大多数医生甚至都不愿意讨论有关精神的问题。麦尔文·莫斯在问他的同事对他的濒死经历有何高见时，同事的答话就证明了这一点。集中护理组的组长很不客气地说：“它和所有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都相悖。即将死亡的大脑不可能产生这些画面，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活动。”

但一位年岁稍长的医生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要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科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出现的一道强光。”

说到这儿，那位集中护理组的组长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曾

经给一个患呼吸道疾病的 8 岁男孩治病。当时，小男孩的病已经基本痊愈可以出院了。这时却听他说道：“我觉得我见到祖母了。她来接我，我就要跟她去了。”男孩的母亲慌忙对他讲别说是疯话，因为他祖母在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然而，男孩的话让医生大为震惊，他改变了主意。不但没让小男孩出院，而且还将他特别看护起来。事实证明，他这种做法是很明智的。没过多久，小男孩的病情陡然加重。如果按他最初的诊断，让他出院回家，那他就死定了。而正因为他说见到祖母的那些话，他才得以留在医院里得到及时的抢救。

别忘了，这件事是一个起初对麦尔文·莫斯的濒死经历研究不屑一顾的医生讲的。或许这位医生只是为与人们心目中医生的形象相符，才会持有这种怀疑态度。这让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为保持科学家的形象，歪曲或否认他们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正当科学开始涉及濒死经历这一研究课题时，又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濒死经历真的能够证明后生命的存在吗？与来自其它方面的最好证明比起来又怎样呢？

案例

俯视我的身体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女推销员，向濒死经历高层学者肯尼斯·凌讲述了 1964 年自己被车撞了以后曾经有过的体外经历。她说：

有个男人冲我大吼……显然他是想让我闪开，车从后面撞上我……那便是我最后的记忆。接着，我就高高在上，俯视着这起交通事故的整个现场。我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对我来说，这太难以置信了……我不记得自己听到过什么，也不记得别人都说过什么。我只是观望……好像我就在那儿飘浮着一样。

她飘高了一点，然后又到了更高的地方。她继续道：

我一点感情也没有了。似乎只剩下理智。你知道，那种感觉非常美妙……（我记得）看见自己的鞋子被碾在车轮下，还有我的耳环，也挤变了形。我记得自己穿的是条新裙子，算这次只穿了两次——那时我的衣服都是我自己裁的——我心想，糟糕，新裙子毁了。至于身体是否也从此毁了，我甚至想都没想。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情形有多严重。当时我根

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天，上帝啊。我竟灵魂出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她注意到医护人员将她的身体抬上单架：

我看见自己的侧面。我来到汽车的前边和两侧，看着这一切……他们把我的身体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单架上时，我都看在眼里。实际上，我离他们还有段距离……我记得他们在扒着我的眼睛看。大概是在看我的瞳仁。

第九章

最后的敌人

濒死经历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一个人一生中惟一一次影响最为深远、最具转折意义的经历。它的影响常常大大超越他或她的一生。他们所见的那种超凡的、让他们获得新生的光芒个体性极强，以至于得知别人也有过非常类似的经历时常会使他们震惊不已。

濒死经历远比人们想像的样子要平常得多。从表面上看，它的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一次与出生很相像，仅次于真实死亡的经历。

我们知道，不同生活、宗教圈里，都有曾体验过濒死经历的人。虽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对来讲还比较新。但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断言：目前我们知道的案例只是冰山上一块最小的冰碴而已。随着对濒死经历的理解逐渐深入，人类的知识财富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大胆有为的学者的努力下，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独家数据。

那么我们从濒死经历中得到了什么？它传达了一个什么样

的信息？在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在“最后的敌人”——死亡——这方面，它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许多人对这一点坚信不移：濒死经历完全可用来证明人死后仍旧存在，不但存在而且会更加活跃。但事实是否能为这些“意识存活论者”讲话呢？

首先，我们来扼要地重述一下濒死经历“不是”什么。除了极个别几个特例外，没有人会为个人名利，比如为在小报上出名，而有意编造濒死经历。大多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即使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与学者讨论他们的这次经历尚且极不情愿，更不用说以这种“巴不得”出名的方式让众人知晓了。此外，真正的濒死经历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它可以让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产生显著的变化，而且几乎都是往好的一面变。

濒死经历带来的典型负面影响包括，它把一个人的唯物主义态度变得更倾向于精神方面，使一个人对生活持“无所谓”的态度，并且拒绝接受那些与他们新的远大理想不相符的价值观。经历了濒死经历的人会变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对知识如饥似渴，极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精神素养。他们可能会在通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能力，例如预见或治病的能力。他们开始做一些很逼真的、后来都会成为现实的梦（不一定都是好梦）。他们逐渐明白，人的身体是上帝的恩赐，不能随意怠慢。他们往往更注意养生保健（麦尔文·莫斯注意到他们在濒死经历以后吃的水果和蔬菜多了，而肉和垃圾食品吃得少了）。要假造这些变化很难，而且也实在没什么意义。

此外，真正的濒死经历不是毒品或医学疗程产生的反应。人们在濒死经历中所看到的并不是怀疑论者常常会认定的某种“旅行”幻想。当然二者可能会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比如脱离身躯，从不同的角度——通常是从上方——观看发生的一切。吸毒者也常会不知不觉来到一条黑暗的隧道，或者飞快穿过一

一条管道或走廊，有种极大的幸福感和与宇宙合而为一的神秘感。然而，二者在质与量上均存在差别。例如，吸大麻的体验和真正的濒死经历之间的不同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光。服过LSD和墨斯卡灵（一种迷幻药）的人说，他们看世界时的眼睛似乎不再是自己的了——像桌椅这么普通的东西都可能会发光，而且可以看见组成这些物质的分子在跳动。他们并没有提到那束能改变一个人的强光，而那束光却是濒死经历的重要特征。它出现以后，一切便全都变了样。

濒死经历不是梦，至少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梦（虽然有些学者表示它们之间有着相似之处）。正常情况下，任何哺乳动物开始做梦时，研究人员都可以很容易观测得到。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可测量的生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睡眠者在看梦里发生的事时，眼在眼睑下面迅速地动。但人在濒死经历中，眼睛的运动不快也不慢，除此以外，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由于做梦而产生的其它典型的生理变化——这是因为许多人在濒死经历发生时都已被诊断为临床死亡了。

批评家们有时会把缺氧或者视觉神经痉挛，说成是产生濒死经历中某些常见景象——如黑暗隧道——的原因。他们论证说，这些景象都不过是条件反射，这和我们头部受到重击或者昏倒时，眼前往往会出现星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大脑缺氧或头部被击的人，没有一个醒来以后说他曾去过另一个世界，或者详细地讲出濒死经历中常会见到的事。

那么，濒死经历是否像怀疑论者所说的，只是“大脑的最后一搏”（一种进化的标志，它的惟一作用就是在即将失去知觉时减少恐慌和痛苦）？与早已死去的人或充满爱心的宗教人物相见，是否只为让人以一种轻松的心态进入死亡的虚无？从其中的语义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空洞——如果没什么地方可去

的话，为什么还要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进入”呢？为什么我们进化得非要在无限的爱与光辉中进入无知无觉的状态？如果达尔文说得对，那么进化赋予一个物种的都会具有与适者生存有关的现实价值。如果自然想让我们平静地面对死亡，那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点想法也不能有，躺下来就死呢？在幸福中死去有什么生存价值存在？无论我们的死是平静的还是痛苦的，这一物种都将继续生存下去。

“惧死”经历

典型濒死经历的许多典型片断都是认为自己要死（而事实并非如此）的人经历的。例如有几个登山运动员说，他们跌下山崖时曾看到生命在眼前闪过，显然是朝向某种形式的死亡，结果由于命运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他们又活下来了。这或者是因为那条救命绳索未断，或者是他们恰好落在树上。这类“准濒死经历”被称做“惧死经历”。它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真正的濒死经历，它们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麦尔文·莫斯讲述了著名的荷兰心脏专家凡·洛姆医生告诉他的一个案例。此人撞车以后经历了“惧死”和“濒死”两种经历，因此两者可能更容易比较。

这个人与一辆卡车相撞之前的最后几秒，他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以后，似乎一切都放慢了速度。他慌忙地踩刹车，车失去了控制，在原地疯狂地打转。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躯体和生命化作一连串的画面飞闪而过。莫斯医生认为这是一次“惧

死经历”——在生命危机的关键时刻会出现的真实反应。然而，待到轿车与卡车相撞，这个人受了重伤，接下来的事就完全不同了。

他的伤势很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这时他又一次离开躯体，来到一条漆黑的隧道，远远地可以望见隧道尽头处有一点光亮。后来，一个“充满爱与光”的“光明使者”突然出现在面前，指引他进入另一种生活。但这次他对生活的理解是纯道德式的。

双重系统

麦尔文·莫斯认为，这两次经历充分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我们具有双重神经系统。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化学神经系统，它调节我们的运动与感觉能力”。这些活动均集中在大脑的左半球，它与“我们的左颞”相连。左脑控制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相互关联的想法一个跟着一个构成日常逻辑，筛选出事实和数字，让我们身边的世界变得明明白白。（左脑的感知能力把我们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因为它使我们每个人以相同的客观方式看事情，促使“现实”保持一致。如果这个世界真如许多宗教教义所说的只是个幻像，那么左脑便能够使这幻像持久。这样，身为这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就能够以同种方式看这个世界了。）

据莫斯医生的猜测，我们还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电磁神经系统，它负责骨折治疗、人体组织的再生，以及大脑与躯体之

间的联系”。他断言这套神经受控于最为重要的大脑右半球的右脑垂（位于右耳的正上方，大脑内部）。麦尔文·莫斯认为“这沉默的第二脑——神秘主义的‘集成电路板’——（使我们认识到）濒死经历的本质”。大脑即将死去的时候，这一部分突然被激活，这或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让我们看到一束美妙的充满爱意的光”，一个病人称之为“上帝之光”。

体外经历是垂死的大脑中某一区域活动的结果，这一区域当然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麦尔文·莫斯觉得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妥，他的右颞理论也丝毫没有否认或者诋毁濒死经历所包含的神秘成分，虽然外人也许很难将二者等同。尽管如此，仔细揣摩他的观点——大脑是一次纯精神体验的物质中介——还是有益无害。正如他所说，濒死经历的典型特征在于它改变一个人的力量——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人格，并且能彻底改变他或她以后的生活。莫斯医生还补充说：“人格的改变——尤其是长期的改变——几乎总会伴随着大脑组成结构的改变。”

这种说法乍看上去，似乎让人觉得莫斯医生的确好像在把大脑与灵魂，或者说“神智”等同起来。这一观点从本质上来讲与牛顿唯物主义者或唯理主义者的观点一致，即世界是物质的。心智变得更具“精神性”的那些人却往往视身体和大脑为与精神体验几乎无关的东西，然而，或许这两种观点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正确，甚至在理论上都毫无用处。

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无所畏惧的伟大求知者——炼金术士们——曾有句炼金术士们信奉的格言：“因为上面有，所以下面有。”这句话是说，地球上的一切在天上都有其对应物，反之亦然。将这句话的含义扩展开来，就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灵魂的每一次显现都要有一个物质出口或者反应，这一点用在这里极为中肯。英国的“异端”科学家，伦敦的植物生理学家鲁

伯特·谢尔德里克博士就是勇敢地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之一。

谢尔德里克博士说唯物主义者（从而带动大多数科学家）觉得人的个性与大脑等同，且依赖于大脑而存在。对他们来说，大脑一旦死去，化为尘土，个性便不复存在了。但如果我们将讲出道理，并能运用逻辑来论证个性并非依赖大脑而存在呢？谢尔德里克博士曾在周刊《未解之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用了一个将会十分有用的类比：

让我们设想一下电视机：动一动里面的电线或者往里面灌化学药水就会影响屏幕上的图像，但你不能说图像就是在电视机里生成的，也不能说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事就是里面发生的事。它们的确依赖于电视机而存在，但它们也要依靠人们在电视演播室里所做的工作，以及将图像从电视演播室传送出来的电磁波。

对神智或灵魂独立存在持反对意见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提到这样的事实：思想、行为，甚至个性，都会由于大脑受伤而产生戏剧性的变化。但这能证明个性与大脑同生同灭吗？谢尔德里克继续用电视机的类比回答：

即使电视机受损，屏幕上的图像都消失了，电视演播室里的各项工作仍在继续；屏幕上的人物图像并没有因为电视机坏掉了而被毁坏。

他又补充道：

目前还没有人能证明，我们曾见过的每一幅画面、曾经动过的每一个念头，都与大脑中具体的物理或化学变化一一对应。

例如，我们可以判断出睡着的人是否在做梦，但即使最最最明的监测技术也无法测出他梦见了什么。而且，可能更让你觉得奇怪的是，研究结果表明要想让别人认为你是个聪明人，甚至不（怎么）需要有大脑。

大脑必不可少吗？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聪明程度直接取决于脑的大小，但目前已有证据表明，人类过分夸大了脑的作用。1982年，英格兰北部的谢菲尔德大学有位教授名叫约翰·洛博。他发表过一篇标题极富煽动性的科学论文《大脑真的必不可少吗？》。文中他引用了一个大学生的事例。这个学生由于长有比常人稍大的头颅而被引见给教授。洛博给年轻人的头部作了个CT，结果却有个惊人的发现：

……我们看到他的脑室与大脑皮层间不像一般人那样有4.5厘米厚的脑组织，而是只有一个大约1毫米左右的薄层。

换句话说，这年轻人实际上等于没脑子。这就更离奇了，

因为这个年轻人的智商指数为 126，而且他在数学竞赛中拿过一等奖。

谢尔德里克认为神智不止是大脑功能的一种（像唯物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二者应该是互动关系。这就与灵魂存在说相符而不是相对了。魂魄存在是通过科学家一般不予承认的若干个来源得到证明的。这些来源包括：

- 通灵现象；
- 暗示着灵魂转世的“上辈子”生活留下的记忆；
- 体外经历和“遥视”（见第三章）。

我们来研究第一类来源。目前或者今后，通灵现象在有关人的意识方面能告诉我们什么？

敲，敲！

人类自从在这个星球出现以来，有一大半时间都不得不把后生命作为一种信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有一句台词：没有一个人从死亡这个国度归来；没有《旅行者轶事》，或《旅游指南》，没有地图，也没有来自那个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去的无形国度的大使。然而，许多人都会说我们在探索这个求知世界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两次重大突破。而且毋庸置疑，其中任意一个突破都比电话第一次在大西洋两岸开通更具历史意义。突破之一就是濒死经历本身，另一个则是唯灵论者运动的开始。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像出 150 年前的人们在这场运动中

曾经怎样的狂热。它像是回应了人们的祷告。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死亡无处不在。多数家庭的孩子不是一出生就夭折了，就是后来死于疾病；恶劣的卫生条件再加上相对落后的医疗手段，使得当时死于疾病与意外事故的青壮年人的比例大大高于今天的发达国家。那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50 岁左右。从习俗中也能看出，当时几乎每个人对肉体死亡的阴森恐怖都已见惯不怪——敞着的灵柩在客厅里一放就是一星期，即使最浓的花香也抵不过尸体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就连最小的孩子也熟知死人的样子和气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什么可以向他们证明牧师的话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它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亡，它可以超越这凡俗的肉体而继续生存——那么，他们几乎会怀着极近疯狂的热情去欢迎它。

虽然一直有人称自己可以与灵魂沟通，比如艾曼纽尔·斯威登堡（见第六章），但“通灵”这类现象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才形成一股大潮流。它源于纽约州海地斯维尔的一间小木屋。12 岁的凯特·福克斯和她 15 岁的姐姐玛格丽特说她们能通过“击打语言”同死者的灵魂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发端于我们今天称之为“波尔特吉斯特”（德语意为“噪音鬼”）活动的现象。恐怖的敲打声常会莫名其妙地从墙壁、门和天花板里传出来。小木屋的前任主人就是被这“不受欢迎的来访”给吓得搬走了。谁知这两姐妹竟成了这“天外来客”的克星。不久，她们便想出一套我们今天玩闹时用的“语言”与未投胎转世的游魂进行交流——敲打两下代表“是”，一下代表“不是”。来造访她们的游魂是被人谋杀的。后来，她们在墙壁中确实找到了一堆人骨。然而，不久福克斯姐妹遭人诽谤，致使两人声名狼藉，与灵魂交流的背后暗含的真理也因此而无人问津了。

唯灵论刚一出现，便笃定要受到嘲笑与污蔑。有人说这是

骗人的勾当，教堂则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一只罪恶之手，因此直接与之为敌。两姐妹在这样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怎样也逃不掉受人诋毁的噩运。这也为整个运动坎坷不平的未来留下伏笔。就在福克斯姐妹周游各地展示她们的通灵术期间，其他类似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崭露头脚。大多都是魔法师和他们的同僚们创造出来的一些愤世嫉俗，却往往不甚高明的虚幻景象。仅在短时间内，通灵术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从简单的敲打声显示灵魂的存在到让灵魂能够附着在各种物体上。这些物体最初只是花朵、首饰，后来发展到死者本身，在这里灵魂才得以“全形显现”了。

黑暗中的秘密

福克斯姐妹最终屈从了命运做出的仁慈安排——退隐田园。当将她们骂成是骗子的污言秽语响成一片时，她们曾经承认自己有罪，旋即又收回“招供”，从此只能借“杯中之物”来忘却她们的奇耻大辱。那时候，唯灵论已经风行大西洋两岸了。它的吸引力极大，不仅是对失去亲友的人——他们最希望能看到所爱的人的灵魂依旧在自己身边——而且对那寻求某种感觉的人也同样有吸引力。“降神室”（即通灵师工作的地方）给人以种种愉悦，甚至可以刺激人的性欲。因为“降神会”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所有“与会者”必须手拉手以保证存在“心灵感应”，这样才能召来灵魂。在那个性压抑的前弗洛伊德时代，“降神室”里会肉欲横流也不足为奇。

然而，要从远处又快又准地分辨出一堆谷糠中哪颗是谷、哪颗是糠可并非易事。因为虽说有些骗人的通灵师明显是在利用失去亲友的人悲痛的心情诈骗钱财，例如美国戴文波特兄弟——他们本是著名的魔术师，只是把舞台转到“降神室”——但仍有不少人否定自己曾经行骗。早期最有名的是美籍斯科特人丹尼尔·道格拉斯·休姆，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倍受欧洲人的欢迎。

休姆的飞升

休姆坚定地认为，亡者的灵魂曾经抓住了他，把他提到天花板那么高，然后又让他安全回到地上。它们使他的身体能像海豹一样一伸一缩地增长几英寸，他声称那些灵魂还赋予他一种将脸和手伸进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而毫发无损的能力。此外，他还能让物体，例如乐器，在半空中奏出流行曲调（包括那曲“家，甜蜜的家”）。有时，灵魂附体的休姆身边往往会出现一张脸，或身体的其它部分，如手臂。

这些传闻似乎很无聊，然而休姆好像的确具有超凡的法力。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通灵师都是在极近漆黑的环境里施展法力的（时人普遍认为光有害于他们的健康），而他却通常都是在白天施法；许多通灵师都有同伙为他们操作各种小器械造假象，或者装扮成死者的样子来暗中相助，而休姆却是一个人工作。而且常常是在一所以前从未造访过的私人住宅里让死者显现实灵。丹尼尔·道格拉斯·休姆似乎的确像他所说，能

与死者沟通。

的确，还尚未有人强烈指责休姆行骗。虽然也不乏非议存在（众所周知，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讽刺诗《通灵师斯拉奇先生》，指的就是休姆）。如果一位知名科学家可作评判的话，休姆的法力绝对是真实的。

科学家的“降神室”

19世纪70年代早期，威廉·克鲁克斯（后来成为威廉爵士）决定亲自调查唯灵论者的话是否属实。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可避免地召来众人的冷嘲热讽。他先是通过对休姆进行一番彻底调查，然后到了欧洲，当通灵者本人告诫他要格外小心谨慎以防被骗时，他大受鼓舞。经过几个月对休姆的考察，克鲁克斯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承认说通灵现象让自己感到震惊。他还列举出一些现象：

- 只通过（手的）接触，且不施加任何外力就能使沉重的身躯移动；
- （无法解释的）气流；
- 温度变化（温度计上有显示）；
- 打击声——常是那种敲打声，有时也有微弱的抓挠声，偶尔也会听到一声巨响；
- 物体重量的改变；
- 家具会无缘无故自己移动；
- 没人碰的家具会自己飞起来；
- 休姆本人会飞；

- 远处的物体移动；
- 没人演奏的乐器会自己奏出曲调；
- 发光；
- 人的身形、面孔的显现；
- 手的显现（发光或在亮处可见）；
- 笔自己会写字（一个看不见的人执笔写出信息）；
- 幽灵；
- 传心术（或者出现休姆无法直接获取的信息）；
- 击打语言；

这是个很吸引人的清单。克鲁克斯本人就被这些事深深吸引住了，直到他光辉漫长的一生走到尽头。科学家本人也有过一次非凡的经历。这使他的好名声至今还留有一个污点。

双重麻烦

休姆离开伦敦继续他的旅行以后不久，有一位年轻女子来拜访威廉·克鲁克斯博士，恳求他来研究她的通灵术。她说她的通灵术比任何其它通灵术都更具吸引力、意义更为深远。这位美丽绝伦的女孩就是年仅 17 岁的佛罗伦斯·库克。她来自贫穷的伦敦东市区。当时，她的天赋已经成了唯灵论界的谈资了。或许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召来的灵魂曾经一度有个习惯——将她抛向空中，扯下她所有的衣服！也许这些事情今天已经给人夸大了。但她本人以及她的崇拜者所讲的有关她的事还是让人震惊不已。据说，佛罗伦斯·库克曾让死去很久的一个海盗的女儿复活，她一边走一边跟大家说话。有人以库克小姐

的名义声称她的法术是耶稣复活的最后证明。对此，她也毫不避讳。

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场轰动，而不只是一点怀疑。当年有个叫多兹的人就曾经简洁地概括道：

如果这是真的，那有关这些人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如果是骗人的，那他们的罪恶也将是空前绝后的。

克鲁克斯对研究库克小姐这个机会心怀极大的热忱。甚至将她（和她的母亲）邀请到自己的家中——而当时他妻子正怀着他的第十个孩子不能出门。克鲁克斯在伦敦北部冒宁顿路的家中的实验室里专门为库克布置了一个“降神室”。在这里，她进行了多次法术演示。

佛罗伦斯很乐于按照他的要求让灵魂附体。她走进那间以帘布隔开的小屋（以防在她进入状态的时候受到光的照射），几分钟后，一位身着白衣的年轻女子就会走出来，和威廉以及与他手牵着手的“来访者”很自然地攀谈起来。这就是凯蒂·金。然而，要使更多人相信佛罗伦斯的本事却有个大障碍：死去很久的海盗的女儿金小姐，与通灵者本人的形象一模一样。显然大家会觉得凯蒂只不过是佛罗伦斯乔装改扮的。为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克鲁克斯拍了四十多张这两个女人在一起的照片——一个是活着的，另一个则是死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与佛罗伦斯的交往中断的时候把大部分照片都给毁掉了。余下的照片中，不是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女人的特征模糊不清，要么是被衣纹遮住了，要么是因为摄影者的技术问题。

克鲁克斯明显是在库克承认自己有几个月曾秘密地去结

婚，而仓促终止了对库克小姐通灵术的研究。因为那几个月恰是凯蒂宣称自己要回到灵魂世界去了那段时间。后来，佛罗伦斯新的“全形显灵”——这次是个叫玛丽的女孩，这个女孩也与这位通灵者惊人地相像——不过就是只穿着内衣的佛罗伦斯本人罢了。佛罗伦斯·库克在威尔士了此一生，死前她只是个看破红尘、嗜酒如命的家庭主妇。而威廉·克鲁克斯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例如，他的发明和发现促成了阴极射线管的问世。临终前，他依旧是名符其实的通灵现象专家。然而对佛罗伦斯·库克的通灵术，他却从未特别提及，以此表明自己所推崇的始终是休姆的通灵术。

如果不是后来一个有趣的附笔，这件事似乎只是在科学调查的掩盖下进行的一段以悲剧结局的桃色故事，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凯蒂·金曾经在一百年以后再次出现，这次是在罗马的一个降神会上。从外表上看，她依旧与通灵师很相像（具有意大利人的特征）。然而，这次的降神室是用红外胶片拍摄下来的，凯蒂的影子总是一闪即逝。

克鲁克斯出于为自己辩护，列举了佛罗伦斯与凯蒂之间的几处不同。例如，凯蒂比佛罗伦斯高，也比她重。她的耳朵没穿过耳眼，而佛罗伦斯则有。有一次作法的时候，佛罗伦斯的脖子上起了一个大水泡，而当时凯蒂的脖子却是洁白无瑕。凯蒂一次曾经对冒宁路那间降神室里的客人说：“我活着的时候要比现在漂亮，可现在却只能将就了。”

难道说这件事除了能让世界上最挑剔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破绽以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或许它根本就不像乍看上去那样令人信服。也或许正如有些人所说，凯蒂·金的灵魂的确存在而通灵术不够高明。或者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和乌皮·金勃格在电影《人鬼情未了》中扮演的通灵者那样，佛罗伦斯在接触

凯蒂之前一直在骗人。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由于这件事牵涉到一桩丑闻。因此在证明后生命的问题上，它便变得无足轻重了。

又一次边走边说了

休姆和佛罗伦斯两人都是众所周知的“物质”通灵的范例。他们自称可以让物质世界发生变化，甚至能在稀薄的空气中变出各种物体或神灵。

继他们两人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突出的“物质通灵师”，他们法术超群，功力无边。但总的来说，现代通灵都属于精神通灵，灵魂不在物质上显现。

精神通灵或许不大精彩，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精神通灵也的确给来访者带来很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只有死者本人知道。然而，这一领域又是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所轻车熟路的，就像最近一位颇为知名的通灵师在做电视节目时惨遭失败一样。一部关于她早期为少数几个人施展通灵术的电影向人们展示的是：她的确好像知道许多有关这些来访者及他们所爱的人的事。而当她来到摄影棚，发现自己“淡然”为听众讲读的东西张冠李戴时，便慌了神。难道她在来这几天前就已经知道了每个来访者该坐哪儿，并且为他们每个人都精心做过一番准备，只是使她惊慌的是，到了这一天却发现他们改坐了别处？事实似乎只能如此，而且通灵师们也不大可能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伎俩。

通灵现象还有一个是濒死经历提供的证明都无法驱散的大疑团：不是说死去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永远离开人世了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像凯蒂·金一样在降神会上出没，让号角声在空气中回荡，甚至还对今天的精神通灵者耳语，向他们吐露许多隐秘信息？

即使是我们认为熟知灵魂之事的神秘主义者，对通灵也常常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称能够与通灵师交流的死者只不过是装扮成灵魂的“低级实体”。这些“实体”的目的就是扰乱人心，将我们导向误区。它们与旧时所说的喜欢恶作剧的精灵更为相近，而与魔鬼或邪恶的灵魂却是相去甚远。他们所说的通灵总不能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只是徒然浪费时间罢了。根据这种观点，唯灵论中的“灵魂先导”并不能证明后生命的存在；在他们脑子里所描述出来的是一个似人非人、似精灵又非精灵，处于中间状态的东西。再或许他们曾经是有呼吸的活生生的人，但不留神跌入死亡之网，成了与活人很切近的“向世”灵魂。有些灵魂（比如电影《人鬼情未了》中帕特里克·施威兹饰演的这个角色）可能由于偶然事件而没有被光吸收了去，但大多数之所以还在地球附近转悠，是因为他们与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太强了。大部分“向世”灵魂都是过分痴迷于某事的人，如吝啬鬼、吸毒者这类人。他们无法想像失去某个重心的生活该怎么过。对他们来说，离开人世就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于是他们就留下来了。有的从孩子身上吸取能量，喜欢学“噪音鬼”给人们带来恐慌；还有的则缠住孤苦零丁的人，或者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地方。

有时，死于非命的常人也会迷失在这个世界上。据说，许多迷路的鬼魂在人世的公路上飘来荡去想求得帮助。他们可能在几十年前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但他们自己却觉得事故就发生

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前，觉得自己只不过仍在休克状态。有些通灵师专门擅长拯救这些迷乱的魂魄，将它们导向那束慈爱的光。它们一见这束光便欣然接受了它，从此将地球抛在身后。

灵魂拯救者看起来是真的，他们这么做是由于最高动机的驱使，就连神秘主义者对他们也大加赞赏。神秘主义者认为，总得来讲，通灵至多是深入死者的记忆，或者是与灵魂向“光”飞去以后，残留下来的部分进行的交流。也许通灵者所做的一切即是从前来求助的人的脑子里“偷窃思想”。

毫无疑问，正如许多例濒死经历所表明的那样，灵魂一旦遇见了那束光，就几乎没有，或者说纯粹没有了想要接近物质世界的愿望。一些跨越死亡之门的人往往都恳求将自己留下来！难以想像他们会放弃那束光中的第二生命而去与通灵师闲谈。不过，这么说也许太过于简化事实了，唯灵论发展至今天又有什么能证明“后生命”确实存在呢？

最后证明？

1882年，几位剑桥学者创立了“精神研究学会”。最初这个学会是研究传心术的，然而不久他们望洋兴叹，开始对后生命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后生命”存在吗？如果存在，用什么可以证明呢？

没想到，正是创立“精神研究学会”的这几个人拿出了“后生命”存在的最有力的、却鲜为人知的证据。1901年，该学会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梅尔斯去世了。不久以后，世界不

同地方的几个通灵师相继收到声称是他发来的信函。这些收到信件的女人有费尔洛夫人、她的女儿海伦、威利特夫人、霍兰德夫人（弗莱明夫人，即诗人基普林的姐姐），以及美国的里奥诺拉·派帕夫人（这些人中惟一的职业通灵师）。每封信函的笔迹都与梅尔斯本人生前的笔迹极为相似（有些甚至明显留有他的签名）。他告诉通灵师下一个要与谁联系。每封信件显然都有下文。最后人们才明白，只有把这些部分放在一块儿才能看出整个含义。换句话说，每封信件都是构成整体的一小部分，这一切都是一项计划中的编排。这互相承接的信文如今被称为“互异信函”（THE CROSS CONESPONDEMES）。

“精神研究学会”的其他创始人去世以后，信函的内容和范围继续扩大，而且能反映出个人的特别风格。然而，这些来自“后生命”的信函存在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它们都含有像是希腊或拉丁诗歌（当时不一定有人辨认出来）的只言片语——都是些鲜为人知的引喻。这些引喻大大超出了通灵师的理解范围，更不像是在开“学术玩笑”。每篇信文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意义，而放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互异信函”是处于“后生命”状态的梅尔斯及他的同事们编纂出来、专门用来证明“人格不死”的。

然而，“互异信函”最能说明问题、最最惊人的地方是，它竟从1901年至1932年持续了30年。学会里每一位始祖去世，信文上便会出现他的签名，“文字拼图”上便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后来，三大洲又不断有新的通灵师收到“互异信函”，这些人在此之前对此一无所知，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死人在导演这一切吗？

“精神研究学会”图书馆的架子上塞满了“互异信函”的原件。就连最最执拗的怀疑论者也找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

释。鉴于这一点，这些信函的确可以为弗雷德里克·梅尔斯及其同事的灵魂不死提供明证（然而，如果说只有“精神研究学会”的元老们的灵魂才能不死似乎不大可能）。既然“互异信函”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后生命”的最佳证明，可为什么听说过“互异信函”的人却这么少呢？

正是这些信函的创意使现代大多数学者望而却步。“互异信函”对其创造者来说可能会充满乐趣，而对今天的人来讲就难免是件极度乏味的工作。

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想到要把一些晦涩难懂的希腊和拉丁诗歌拼到一块儿都会发怵，没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则会立刻就逃开了。尽管如此，事实终究是事实，至少梅尔斯和他们的同事就是这么做的。

一级见证人

全盘否认通灵师们提供的“后生命”证据显然是错误的。最有力的证据，一直都出自那些从不喜欢抛头露面、从不在舞台上出现的具有特异功能的通灵者。我们知道，一些与“互异信函”有关的女士往往使用化名。而她们所做的一切恰恰证明是很有说服力的。

那些年间，一小群隐姓埋名的通灵师拿出了一些来自死后通灵师的有关“后生命”的信息。这些材料多数都勾画了一幅幅相差无几、令人信服的画面，而且重要的是，这画面与那些“濒死经历”的叙述极其相符。这一信息与追名逐利的所谓的

通灵不同，它不需要哗众取宠，因此可能也就更真实。

此类与灵魂之间交流的佳篇可以在保罗·比尔德的《续生存：有关死后意识继续生存的研究》一书中找到。保罗·比尔德在这本书中述及了威利特夫人（真名库姆伯苔嫩特夫人）等一些通灵师的工作。威利特夫人是个治安官，也曾卷入“互异信函”一事中。威利特夫人本人死后，曾经和另一位诚实的通灵师杰罗迪恩·卡里斯多次进行交流。威利特夫人借这位通灵师传达了神秘人格的解释。

人有若干个自我，或者说方面，有一个主我，即总体之和……这些自我只有在高水平上才能实现灵魂的统一。

保罗·比尔德补充道：“死亡，似乎并不是大多数人所惧怕的绝对事情……有证据显示，要摆脱掉俗世中的自我要比想像中的困难。”

在《续生存》一书中，保罗·比尔德讲述了许多已经去世了的通灵者的经历，这些经历与那些著名通灵师在拥挤的小会堂里传达的信息迥然不同（显然与轻佻迷人的凯蒂·金的故事也无共同之处）。

没有一个通灵者说他们曾沿着一条隧道走向光明，就连最初灵肉分离这一阶段也不曾描述过。大多数情况下，死亡都是逐渐远离生命的过程；即使他们表面上看来像是处于极度痛苦和抑郁之中，最终死亡对他们的意识都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只是沉睡过去了，醒来发现自己身边全都是死去的亲人，还有“光之使者”。这位使者不是法官，而是教师。对此，一位刚去世不久的神学家曾说：

显而易见，他把我迄今为止仍认为很重要的俗世生活，只看做是一种准备，只是我在这儿要做的真正工作的序曲。这是最最让我感到惊奇的。

有时候，与所爱的人相逢和我们的期望并不完全一样。威利特夫人为她心爱的女儿达芙尼的死悲痛了很长时间，但在“后生命”中发现女儿与她想像中的完全不同，她们两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而且好像我们人格上的弱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一辈子都与女人无缘的劳伦斯（盲目自信的阿拉伯人劳伦斯）发现他在后生命中依旧如此。证据表明有些通灵现象或许是真的，但其明晰度和易领悟度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通灵者的能力高低和诚实正直与否。死者即使是在和最杰出的通灵师交流似乎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弗雷德里克·梅尔斯借威利特之口抱怨道：

对于发出某个信息之困难，我所能找到的最贴切的类比是：我站在一大块有雾的玻璃窗后面吩咐秘书做某件事。玻璃模糊了我的视线，挡住了我的声音。而秘书也是既懒散又迟钝。我感觉那么无能为力。我根本没法告诉世人什么事情最有意义。我无法与那些理解我相信我的人进行交流。

因此，保罗写道：“现在我们是隔着玻璃观看，接下来就是面对面了。”来自另一世界的观点似乎不大清楚明白。

永无止境的梦

鲁伯特·谢尔德雷克认为，由于我们死时丢掉了肉体的皮囊，意识可能就会以一个永无止境的梦的形式继续存在，这取决于我们的惯性理念和思维模式。在梦中，我们可能会来到各种各样的地方——真实的或想像的——也可能会处于各种情境中。与此相同，后生命也可能是在持续不断的想像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幸福的，还是地狱般恐怖狰狞，则要视许多个人的因素而定，包括你是否有负罪感，想像力丰富与否等等。在后生命里，我们都“是”意识。

唯灵论者称后生命是“意义塑造”的。在这个世界里，想像即存在。因此，这与谢尔德雷克教授的假设一致，一个人若想起一个地方，他的人就已到那儿了。实际上，这也正是“濒死经历”最初的灵肉分离的典型特征。然而在后生命中，能按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愉悦很快就会令人感到乏味了，于是这个顿悟了的灵魂便立即开始寻找更高级的能量宣泄方式。只有到了这时，他或她才能走向更高层的精神王国，将这个充斥着欲望和野心的世界抛在身后。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将这一层面完全摒弃掉了。

天堂或地狱

鲁伯特·谢尔德雷克的理论是：我们死后进入什么样的世界，可能是由我们生前所做过的和所相信的事情决定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一次“神奇的经历”，还有些人可能“身陷自己的意识创造出来的地狱中”。他解释说，还有些人“可能会来到他们自己想像出来的天堂；例如穆斯林人会来到青青花园——还有舞女助兴——尽情享受伊斯兰古典文献中生动描述的良辰美景。如果是天主教徒，他就可能会在天堂之门遇到圣彼得本人”。

如果濒死经历在“后生命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上能给我们最深的启示（最最严谨求实的通灵术除外），那么谢尔德雷教授“死亡即为梦”的假想就出现了问题。首先，许多人在进入“濒死经历”时，并没想到会以任何形式超越死亡。但根据“你信什么就遇到什么”的理论，他们应该进入一片浩渺的虚无。然而，这些人从濒死经历中回来以后，却是满脑子的“超越生命”理论，而这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或信仰所不能创造出来的。许多对天堂或上帝有先入之见的人，在濒死经历中却见到完全不同的景象。那些教条主义者有过一次濒死经历以后，其宗教观点往往会觉得更加博大宽容了。有些人干脆不再从宗教，而是从灵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观点的改变与他们在“濒死经历”中所见的“后生命”一样不可预测。

“濒死经历”的证明

我们并不否认，虽然有些很特殊的梦在我们的记忆中鲜明持久，但大多数梦对做梦人的生活或态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而，濒死经历却常常让人在几十年后想起来依旧清晰，它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由此可见，似乎“濒死经历”以及“死亡后经历”或真正的死亡经历，都不能算是平常意义上的梦，虽然它们可能与梦有几分相似。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穆迪博士称为“濒死经历的不可名状”，或者说单凭语言描述出这种经历是不可能的。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个梦，因为那是我们所能想得到的最贴切的类比。我们在梦境濒死经历中，似乎都有灵肉分离的体验，或者见到过非同寻常的场景。我们身处时空之外，遇见死去的人，还到外星旅行。但“濒死经历”与梦境不同，就像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事真的发生在客厅角落里差不多。我们在电视看到的可能是科幻故事，故事中的一切都是想像出来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会看些老电影或纪录片，里面的人物尽管拍摄这部片子时还活得好好的，而事实上可能死去多年了。比如说，我们看到30多年前11月份的某一天，风华正茂的肯尼迪总统在车上向人招手，几秒钟以后便死了。事隔几十年，我们再来看这些镜头，肯定没有人会正儿八经地说总统先生在你的客厅里正被人追杀。这就是梦境与濒死经历的差别：前者是个影像，转瞬即逝；它甚至还可能是对死亡的一次

小小的“模仿”。

由于“濒死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个新事物，因此，要试图把它归入任何已知的人类经历可能都不妥当。目前已经知道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异意识状态”，例如梦境、催眠状态等。“濒死经历”虽然也与这些状态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但它似乎属于另一种很特别的独立的“意识状态”。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发现死亡本身也只是“异意识状态”的一种呢！

奇怪的是，苏珊·布莱克莫尔将“濒死经历”说成是“大脑的最后一搏”。这一理论也有几分道理，但不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即使最高明的通灵师也从未说，死亡与典型“濒死经历”完全吻合、丝毫不差，这表明“濒死经历”与真正的死亡大概是两回事。或许临近死亡（或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单单害怕死期将至）就会激活我们大脑中的某种“视觉程序”，将心理上的创痛转化成某种无法描述的让人高兴的事情。

事实上，“濒死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部落萨满教的入教仪式及古希腊的神学校。年长的萨满教徒或祭司为考验求知者，让他们经历非凡的磨难，通常包括极度的恐惧和肉体上的痛苦。例如，美洲土著的勇士们会被钉上钉子高高地吊在树上，一吊就是四个小时；或者将想要入教的人关在一个野兽妖魔出没的黑洞里。在这种极端孤独的环境中，痛苦、恐惧和疑惑便是促成这个人转变的因素。这些磨难并不是为了折磨某个人，而是让他有所感悟的一段序曲，感悟的特征便是一道无法言传的光，它照亮了这个人也照亮了他的心。

这种入教仪式与“濒死经历”，尤其是恐怖的濒死经历，如此相像大概并非巧合。众所周知，古代世界有许多祭司（比如埃及女王伊西斯的秘密宗教仪式上的祭司）都知道意识的秘密，而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他们常常使用我们称

之为遥视的东西，促使“体外经历”发生，并用它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会不会知道“濒死经历”，并且以它作为范本给想要入教的人设计出种种磨难？别忘了两者的关键所在都是“转变”。

假设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深知，无论情形多么险恶，我们这次都不会死。假设正如对做梦和催眠所作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无意识状态下的大脑功能可以超越时空，于是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便无所不知。因此无论是惧死还是濒死经历到来之时，我们不只是对后生命作了次短暂的造访，而且还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神智”（不是大脑）的一个程序，是我们的生命从一个大阶段向下一阶段过渡的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成了“入会者”，不是加入某个精英团体，也不是什么秘密社团，而是“人”这个大团体，他们本人并没有变成神，但他们的经历把他们与神的距离拉近了。

死亡问题

许多人即使处于深度昏迷还依旧清楚身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可能试过与身边的人交流，但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不受自己支配，一动也不能动。有经验的护士都知道人最后消亡的感觉是听觉，因此她们常会提醒病人家属要谨言慎行，即便他们所爱的人看起来已经一动不动了。

许多人从昏迷中醒来时都懂得那段时间听觉对自己有多重

要。比如说最近斯宾塞伯爵（戴安娜王妃的父亲）由于中风而昏迷不醒，他把他的康复归功于妻子莱恩。她花了许多个小时坐在那里对他讲话，就像是他还醒着并且能听见她的话一样，虽然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最后，她的真诚与耐心得到了回报，虽然他的身体活动受到一些影响，但在女儿结婚那天，还是亲自护送她走上圣坛。

干医生这一行的对于人在这种情况下尚能苏醒过来常常惊讶不已，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定深度的昏迷便被称为“强持植物人状态”或“持续无生命状态”。这么说纵然也符合事实，但显得对病人极不负责，同时，也反映出对意识的本质一无所知。而如果他们能虚心地查阅一下他们平时避之惟恐不及的有关“体外经历”和“濒死经历”的文章，那他们也许会取得富有建设性的、充满人情味的医疗成果，至少他们对病人的状况能有个更深的认识，因此会备加注意。

如今我们已进入新千年，继续将人看做是机器已经说不过去了。我们都有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魂，灵魂能够超越肉体的死亡而继续存在，这大概也已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证据，依理想而言，人类下一阶段的文明要与意识研究有关。灵魂改变一个人的能力可以用于治病、学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过程中，必将让人类受益无穷。

“濒死经历”现象打开了一片振奋人心的广阔天地，这不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历史篇章。最起码神智与大脑是两回事这一发现使我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创造或者说接收言语无法形容的景象的能力，可能对将来治疗神智及身体上的疾病都很有用。

许多人都相信，“濒死经历”证明可能另有一个世界存在，那里居住着天使，还有死去的我们所爱的人。如果事实果真如

此，它对人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或许，眼下最值得去研究的不是基因工程，而是人类的真实本质。从“濒死经历”提供的证明来看，我们本不该有什么烦恼，也不该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大概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说得对：难道你不清楚自己就是神明吗？

也许有一天，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雷蒙德·穆迪，肯尼斯·凌，玛尔格特·格雷，麦尔文·莫斯以及他们的同行都将与弗洛伊德和荣格齐名，全世界的小孩子都在学校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对“濒死经历”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揭示了人的临死状态是怎么回事，而且使我们对人自生到死，甚至死亡之后的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它根除了盘踞在大多数人心头上的阴影——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向我们证明死亡让我们的生命更有生机，更充实，也更幸福。正如一个小女孩对莫斯医生所说：“天堂很好玩，你会知道的。”

《濒死经历》这本书将告诉你什么是濒死经历。它追溯了有关这一现象的最早记载，比较了医生和心理学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并且概述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就人们在“濒死经历”中到底遇到什么所做的最新研究。通过这些神奇的经历，我们可以一睹生命的彼岸——那里是黑暗的太虚，还是充满光明的城市？

案例

“天堂在等着我”

威尔士的米莉 62 岁时心脏病突发，不省人事足有 10 分钟。如今她已经 78 岁了。她回忆道：

说起来很可笑。我死过一次，却觉得那是我这一辈子最最幸福的时刻！当然，心脏病突发给送进医院可不是好玩儿的。我女儿和她们一家子急坏了。我疼痛极了，躺在那儿，四周全都是医院里的各种器械。这些东西都冷冰冰的毫无人气。我心想，我可不想就这么死掉，全身上下都插着管子。

但这时，我看不见一个人站在医生身后。起初我还没认出她来，慢慢我才发现那人竟是我的嫂子希尔达。她早在 20 年前就死在美国了。她的死很突然——当时她只有 32 岁——我出不起路费就没能赶去参加她的葬礼，我难过极了。而她竟来了，幸福地笑着。我好像一下子就不知道医生们在做什么了，离开身体，从他们头顶向希尔达飘去。她已经张开双臂迎接我了。

我们在半空中拥抱。那感觉不像是拥抱平常的肉体——我们好像交融在一起。那种感觉很奇怪，却非常非常美妙，像包融了全世界的爱。她看起来心情很好，人也很年轻。和她当时还在卡笛福，没与丈夫移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时候一样年轻。接着，她似乎把我抱了起来。医院里那一幕不见了，随即出现一条隧道，耳边响起低低的风声。我们手牵着手飞翔。一

道白光照耀着我们，那感觉太好了。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只想飞进去，待在里面，后来我们来到一个遍地小鹿的公园。万事万物都那么祥和，希尔达和我在这里漫步，观赏身边的花草。那道光一直照着我们。不是太阳，而是含有爱的什么东西，也或者就是爱。

希尔达突然说，“米莉，亲爱的，你必须回去照顾姑娘们。不过你还会来的，是吧？”于是我哭了起来，一直到醒。但我对医院那些人什么也没法说，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但我知道天堂是存在的，它正等着我去呢。这确是我所盼望的。

来自一个小男孩的话

伦敦人多利斯·斯托克斯是近年来英国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通灵师之一。她死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她身后有一大群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传媒界的知名人物。1981 年初的一天，她应邀与一位有名刊物的主编共进午餐，之后这位主编问她能否见见他的属下。这些人她从前甚至都不曾听说过。

斯托克斯夫人立即向一个年轻女子——该杂志社的秘书——走去，跟她说，而不是去问，这位小姐有关她深爱的祖母最近刚刚去世的事。她甚至还说出老人的遗愿——能否让她戴着假牙去天堂！通灵师还告诉这位秘书小姐，她本名并不是大家所说的“詹尼特”，而是“吉尼·玛丽”（这样的名字要猜出来恐怕不容易）。她说得竟然丝毫不差！接着，她又说，“我这儿有个小男孩，亲爱的。他大概 9 岁的光景。他说是你儿子，

还说他很好，不必挂念。”这时每个人都觉得尴尬，因为詹尼特根本没有孩子。她和丈夫何尝不想有个大家庭，只是事实证明这很难办到。看到詹尼特突然泪眼汪汪的样子，众人才大惊失色。这时斯托克斯夫人温柔地说，“他说他原谅你了……”

通灵师走后，詹尼特坦白说，9年前她曾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做掉的也正是个男孩。

“我改变了立场”

威廉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学者。1990年，他在火奴鲁鲁的沿海游泳时出了次意外，他的“濒死体验”就是这时经历的。他还特别作了个说明说，这次事故发生以前，除了现实世界他什么也不信。

过去我认为，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所见即所得，死亡是一切的终点；还有一些，坦率地讲，未受过教育、相信迷信的人则有个错误的信仰系统，有些像“神智高于物质”、“后生命”这样的谬论存在其中。我对这些东西一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偶尔还作个这方面的讲座。后来，有了那次溺水的经历……

我正戴着水下呼吸器潜水，这时面罩出了毛病，接下来我耳朵里就响起可怕的轰鸣，我觉得自己的肺像是炸开了，然后我便晕了过去。只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嘶嘶地擦过，我像火箭一样穿出水面。那是一种纯

粹的欢乐。我一直在想：“这不可能，这不是你的世界观，教授！”但是我还是相信了。

我来到天堂，遇见了天使，这不是我随便说出来的一句话，扪心自问，我绝没有说谎。失去知觉以后，一切都变了，发生的事不是梦，也不是幻觉。那么，天堂到底是怎样的？我所见到的天使又是什么样子呢？

天堂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点；其次，它能对你的心讲话，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实，根本就不存在误解的问题。天堂是存在的，它就是爱。单单回忆就已让我感到如此满足，如果坐在这里脸上露出傻傻的笑容，那就是我又想起了自己沐浴在一片炫目的略微发蓝的光中，一个人直接对我的心讲话，对我说了许多珍贵的体已话……抱歉，这太……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把我抱到船上将我救活时，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去游泳时，我还是个狂妄自大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他们把我救活以后……我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谁？这就很难讲了。不过，我敢说，死里逃生的我不仅观点改变了，而且还发现自己是有灵魂的。如今，这么说我又不再觉得羞愧了。

众说不一的通灵术

苏格兰人海伦·邓肯是最后几位著名的“身体通灵者”之一。身体通灵者称，他们可以让死者的灵魂在短时间内依附在活人身上。她的经历表明了对这种形式的通灵术保持客观的态度要有多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她可以让阴魂附身，并且传说她还可以在导魂者“佩吉”的帮助下，造出一个与死者生前一模一样的人来。只可惜，从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张“佩吉”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用制型纸和衣架做的。

1944年，邓肯夫人被捕，成了18世纪英国巫术法的最后一个适用者。她被指控犯了重罪，许多人都为她辩护，其中还有当时两个著名记者。他们作证说邓肯夫人的通灵术不仅真实，而且意义深刻。尽管如此，她还是在伦敦坐了9个月的牢。但释放出来没多久，她就在一次施展通灵术时被一个女警员抓获，差一点又变成了新的“行骗通灵术法”的第一个适用者。结果还不到一周，她就死了——一个真正的唯灵论殉难者。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前不久，她被捕的真正原因才真相大白。原来，1943年她帮助一个死去的水手与他母亲进行交流，交流中涉及了高级机密，于是英国当局采取了行动以防更多的绝密信息被泄露出去。

而邓肯夫人的游魂也经常光顾丽塔·古尔德的降神会。甚至还有一盘磁带录有她新近最喜欢的歌曲——我按我的方式去做！

“ 我能听见医生说话…… ”

1992年，安冬尼曾经身陷昏迷，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中护理才苏醒过来。他说：

最糟糕的是，我什么都听得见。虽然我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却能听见医生护士们在讨论我，还有我对各种试验的反应，或者说没反应。他们说的话有些听起来很是草率，好像已经把我划入死亡的名单，好像我只是一摊肉一样。

其中有个人说：“ 我们还是走吧，这家人不知什么时候决定（把维持病人生命的机器关掉了），我们好把床位给别人腾出来…… ” 我吓坏了，努力想坐起来证明给他们看，我真的没死，可我一动也动不了。我睁不开眼睛，甚至想眨一下都做不到。

后来，一切都变得有些模糊，于是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时，我正站在医生身边。他那时正在做例行检查。我心想，现在我已经好了，我只跟他说再见就行了。而我跟他说话时，他竟没注意，因此我去抓他的胳膊，然而我的手竟是虚空的，一下穿透了

他的胳膊，抓了个空。我自己都几乎看不见自己的手，医生显然根本就看不到。我怀疑自己死了。我的视线越过他的肩向床上望去，这时才发现自己在上面飘浮着，几乎碰到天花板了，房间里的一切我都能尽收眼底。

我四处漂浮，面前忽然洞开了一个白色的绵软的世界，那里似乎便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走进去，感觉神奇、激动又幸福。我好像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期间偶尔也听到一点对话，我知道那是他们在我那不省人事的躯体旁边说的话。有时我猛然又弹回去，那感觉难受极了，就像是醒来时发现自己裹在一大团湿毛巾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和我说话，叫我回来。而我依旧一次次回到那个绵软的世界，直到最后有一天，我又一次回到自己的躯体，睁开了眼睛。妈妈惊喜地叫了起来，紧紧地抱着我，于是我知道这一次我真的回来了。一想到他们当初如果真的拔掉了那些插头，至今我还直冒冷汗。是的，即使死了我也会很高兴的，那感觉真好！可是，那样的话我的家人可就惨了。

人造鬼魂

据精神研究年鉴记载，有两件事对超自然现象的产生至关重要：信仰和期望。可能有人还会补充一件：停止怀疑。有了这些东西深植于心，会出现什么情况就连你自己也始料不及。

就像欧文博士的精神研究小组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的那样。

他们想制造出一个灵魂。一连几个月，他们至少每周碰一次头，讨论幻想出来的灵魂“菲利普”一生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小组中的一个成员还画了一幅“菲利普”的肖像供大家记忆。这样，“菲利普”在他们心中便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最后，他们便围坐在硬纸板做的小桌子旁，用灵媒很早以前使用的“击打”语言试着与“菲利普”取得联系。“菲利普”居然作了应答。

该小组发现欢快友好的气氛最适于产生超自然现象，于是他们常常围坐在纸桌子旁唱歌。一天晚上，那个与“菲利普”合而为一的纸桌子开始合着音乐节拍上下跳动。还有一次，桌子还像卡通片中放映的那样，追着欧文博士满屋子乱跑。

“菲利普”的辉煌“业绩”在多伦多的一次电视实况转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转播室中“走来走去”，通过击打的方式回答了许多问题。

这次实验的意义惊人，它暗示人类尚有无穷的潜力。有关“菲利普”的一件事为此提供最好的证明。有天晚上，桌子突然变得极度兴奋，小组的一个成员说：“要知道，你只是我们造出来的。”桌子立刻就不动了，还作出“击打”的声音。或许，物体本无生命，但人若为它灌注了生命，它也便有了生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濒死经历 / (美)玛丽萨·圣·克莱尔著;凌红 韩洪波译.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02.1

ISBN7 - 80607 - 849 - 5

I . 濒... II . ①克... ②凌... ③韩... III . 死亡 - 美国 - 研究

IV . B8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524 号

The License is transferred by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本

濒死经历

◎[美] 玛丽萨·圣·克莱尔著 凌红 韩洪波译

责任编辑 潘自强 潘杜鹃

装帧设计 鲍 钧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珠海市兴业路 52 号 32 楼 1 单元 2 层)

电 话 0756 -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图书邮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 5 楼)

电 话 0756 - 2292976 邮政编码 519001

照 排 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8.75 插页 8 字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ISBN7 - 80607 - 849 - 5 / B · 8

定 价 :18.00 元